

章學誠著

章氏遺書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章學誠著

章氏遺書
第二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卷十

原道第一

宗劉第二

互著第三

別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補鄭第六

校讐條理第七

著錄殘逸第八

藏書第九

卷十一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卷十二

漢志六藝第十三

漢志諸子第十四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兵書第十六

漢志數術第十七

漢志方技第十八

卷十三

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

代擬續通典禮典目錄序

天玉經解義序

陳東浦方伯詩序

元次山集書後

唐劉蛻集書後

王右丞集書後

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書後

東雅堂校刊韓文書後

葛板韓文書後

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

韓詩編年箋注書後

韓文五百家注書後

讀道古堂文集

讀北史儒林傳隨劄

論修史籍考要略
此下王目有和州志藝文書
例議今和志刻入外編故刪

與邵二雲書

與胡維君論校胡穉威集二簡

校 譬 通 義

高郵沈氏家譜敘例

與馮秋山論修譜書

宜興陳氏宗譜書後

四

章氏遺書

章氏遺書
卷第十 校讐通義

內篇一

敍曰。校讐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讐。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唐志尙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復見矣。所可推者。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業者。皆過爲貶駁之辭。蓋樵爲通史。而固則斷代爲書。兩家宗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爲校讐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爲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輒悟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之謬。未始徑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又其論求書之法。校書之業。既

詳且備。然亦未究求書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書以後圖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鄭氏所未遑暇。蓋其涉獵者博。又非專門之精。鉅編鴻製。不能無所疎漏。亦其勢也。今爲折衷諸家。究其源委。作校讐通義。總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學術淵源。有所釐別。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卽羣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錄之法也。

右一之一

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易掌太卜。書藏外史。禮在宗伯。樂隸司樂。詩領於太師。春秋存乎國史。夫子自謂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師弟子之傳業。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語。詩書。而云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其棄詩書非也。其曰以吏爲師。則猶官守學業合一之謂也。由秦人以吏爲師之言。想見三代盛時。禮以宗伯爲師。樂以司樂爲師。詩以太師爲師。書以外史爲師。三易春秋。

亦若是則已矣。又安有私門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劉歆七略。班固刪其輯略。而存其六。顏師古曰。輯略謂諸書之總要。蓋劉氏討論羣書之旨也。此最爲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傳。今可見者。唯總計部目之後條辨流別數語耳。卽此數語窺之。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門初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敍六藝而後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氏之學。失而爲某氏之掌。卽法具於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爲某家之學。卽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爲某氏之弊。卽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欲庶幾於知言之學者也。由劉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載籍。則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不徒爲甲乙紀數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劉第二

七略之流而爲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爲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隸以春秋家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諸家。後世不復有其支別。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熾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鈔輯之體。旣非叢書。又非類書。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評點詩

文亦有似別集而實非別集。似總集而又非總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如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古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學術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討論流別。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師合一之故。則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補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也。本紀爲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之與爲終始發明耳。故劉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後。而班固敍例亦云作春秋考紀十二篇。明乎其繼春秋而作也。他如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則史而經矣。譜牒通於曆數。記傳合乎小說。則史而子矣。凡此類者。卽於史部敍錄申明其旨。可使六藝不爲虛器。而諸子得其統宗。則春秋家學雖謂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後世不傳。得辨名正物之意。則顏氏匡謬。邱氏兼明之類。經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漢無傳。得尙儉兼愛之意。則老氏貴畜。釋氏普度之類。二氏中有墨家矣。討論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別者也。

右二之三

漢魏六朝著述。略有專門之意。至唐宋詩文之集。則浩如煙海矣。今卽世俗所謂唐宋大家之集論之。如韓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蘇洵之兵家。蘇軾之縱橫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見於文字。旨無旁出。卽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體旣謂之集。自不得強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著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牽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類書自不可稱爲一子。隋唐以來之編次。皆非也。然類書之體。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獻通考之類。當附史部故事之後。其無源委者。如藝文類聚之類。當附集部總集之後。總不得與子部相混淆。或擇其近似者。附其說於雜家之後可矣。

右二之五

鈔書始於葛稚川。然其體未雜。後人易識別也。唐後史家無專門別識。鈔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藝文史部創爲史鈔一條。亦不得已也。嗣後學術日趨苟簡。無論治經業史。皆有簡約鈔撮之工。其始不過便一時之記憶。初非有意留青。後乃父子授受。師弟傳習。流別旣廣。巧法滋多。其書旣不能悉異。丙丁。惟有強編甲乙。弊至近日流傳之殘本說郛而極矣。其書有經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還其部次。則

篇目不全。若自爲一書。則義類難附。凡若此者。當自立書鈔名目。附之史鈔之後可矣。

右二之六

評點之書。其源亦始鍾氏詩品。劉氏文心。然彼則有評無點。且自出心裁。發揮道妙。又且雖詩與文。而別自爲書。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學者因陋就簡。卽古人之詩文。而漫爲點識批評。庶幾便於揣摩誦習。而後人嗣起。囿於見聞。不能自具心裁。深窺古人全體。作者精微。以致相習成風。幾忘其爲尙有本書者。末流之弊。至此極矣。然其書具在。亦不得而盡廢之也。且如史記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錄矣。明茅坤歸有光輩。復加點識批評。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點識批評矣。豈可復歸正史類乎。謝枋得之檀弓。蘇洵之孟子。孫鑛之毛詩。豈可復歸經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論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豈復有通經習史之意乎。編書至此。不必更問經史部次。子集偏全。約略篇章。附於文史評之下。庶乎不失論辨流別之義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復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則四部之與七略。亦勢之不容兩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終不可復。而四部之體質。又不可改。則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別之義。以見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書之要法。而鄭樵顧刪去崇文敍錄。乃使觀者如閱甲乙簿注。而更不識其討論流別之義焉。烏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錄，不徒爲甲乙部次計。如徒爲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次部流別，申明大道，敍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卽類求書，因書究學，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爲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古人最重家學，敍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於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於一家之學，亦有所不備矣。

右三之一

劉歆七略亡矣，其義例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顏注也。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漢書作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而儒家復有荀卿子、陸賈、二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橫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惜此外之重複互見者，不盡見於著錄，容有散逸失傳之文。然卽此十家之一書兩載，則古人之申明流別，獨重家學，而不避重複著錄明矣。自班固併省部次，而後人不復知有家法，乃始以著錄之業，專爲甲乙部次之需爾。鄭樵能譏班固之胸無倫次，而不能申明劉氏之家

法以故校譬一略。工訶古人而拙於自用。卽矛盾樵又無詞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錄之創爲金石圖譜二略。與藝文並列而爲三。自鄭樵始也。就三略而論之。如藝文經部有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今字石經。易篆石經。鄭元尙書之屬。凡若干種。而金石略中無石經。豈可特著金石一略而無石經乎。諸經史部內所收圖譜。與圖譜略中互相出入。全無倫次。以謂鉅編鴻製。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藝文傳記中之祥異一條。所有地動圖。瑞應翎毛圖之類。名士一條之文翁學堂圖。忠烈一條之忠烈圖等類。俱詳載藝文。而不入圖譜。此何說也。蓋不知重複互注之法。則遇兩歧牽掣之處。自不覺其牴牾。錯雜百弊叢生。非特不能希蹤古人。卽僅求寡過。亦已難矣。

右三之三

若就書之易淆者言之。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樂家與集部之樂府子部之藝術相出入。小學家之書法。與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職官。與故事相出入。譜牒與傳記相出入。故事與集部之詔誥奏議相出入。集部之詞曲。與史部之小說相出入。子部之儒家。與經部之經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貨。與子部之農家相出入。非特如鄭樵之所謂傳記雜家。小說雜史。故事五類。與詩話文史之二類。易相紊亂已也。若就書之相資者而論。爾雅與本草之書相資爲用。地理與兵家之書相資爲用。譜牒與曆律

之書相資爲用。不特如鄭樵之所謂性命之書求之。道家小學之書求之。釋家周易藏於卜筮。洪範藏於五行已也。書之易混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類蓋亦廣矣。

右三之四

別類敍書。如列人爲傳。重在義類。不重名目也。班馬列傳。家法人事有兩關者。則詳略互載之。如子貢在仲尼弟子爲正傳。其入貨殖則互見也。儒林傳之董仲舒王吉韋賢。既次於經師之篇。而別有專傳。蓋以事義標篇。人名離合其間。取其發明而已。部次羣書標目之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闕。故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以是爲著錄之義而已。自列傳互詳之旨不顯。而著錄亦無復有互注之條。以至元史之一人兩傳。諸史藝文志之一書兩出。則弊固有所開也。

右三之五

別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禮經所部也。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蓋古人著書。有採取成說。襲用故事者。如弟子職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皆所謂採取成說也。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書之內自爲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

類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記之先。而大戴記收之。則時令而入於禮矣。小爾雅在孔叢子之外。而孔叢子合之。則小學而入於子矣。然隋書未嘗不別出小爾雅以附論語。文獻通考未嘗不別出夏小正以入時令。而孔叢子大戴記之書。又未嘗不兼收而並錄也。然此特後人之幸。而偶中。或爾雅小正之篇。有別出行世之本。故亦從而別載之爾。非真有見於學問流別。而爲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標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常重複者。有不當重複者。漢志以後。旣無互注之例。則著錄之重複。大都闕義類。全是編次之錯謬爾。篇次錯謬之弊有二。一則門類疑似。一書兩入也。一則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也。欲免一書兩入之弊。但須先作長編。取著書之人。與書之標名。按韻編之。詳注一書源委於其韻下。至分部別類之時。但須按韻稽之。雖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書。一無犯複矣。至一書兩名。誤認二家之弊。則當深究載

籍詳考史傳。並當歷究著錄之家。求其所以同異兩稱之故。而筆之於書。然後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來學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記。戰國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長語。老子之稱道德經。莊子之稱南華經。屈原賦之稱楚詞。蓋古人稱名樸。而後人入於華也。自漢以後。異名同實。文人稱引。相爲弔詭者。蓋不少矣。白虎通德論。刪去德論二字。風俗通義。刪去義字。世說新語。刪去新語二字。淮南鴻烈解。刪去鴻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不稱呂春秋。而但曰呂覽。蓋書名本全。而援引者從簡略也。此亦足以疑誤後學者已。鄭樵精於校讐。然藝文一格。既有班昭集。而復有曹大家集。則一人而誤爲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據。然郡齋一志。張君房脞說。而題爲張唐英。則二人而誤爲一人矣。此則人名字號之一。亦開歧誤之端也。然則校書著錄。其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庶乎無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補鄭第六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元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則今按

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諫及殷仲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止三卷詳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於宗諫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已也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尚書止存僞孔傳乃采鄭元易注書注之見於羣書者爲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羣書者爲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文搜羅略遍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採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採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之古逸之可採者多矣

右六之二

鄭樵論書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以爲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謂唐人能按王儉

七志。阮孝緒七錄以求之功。是則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書之全缺。則恐不可盡信也。且如應劭風俗通義。劭自序實止十卷。隋書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爲之離析篇第。其書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傳風俗通義。乃屬不全之書。豈可遽以卷帙多寡。定書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讐條理第七

鄭樵論求書遺官。校書久任之說。真得校讐之要義矣。顧求書出於一時。而求之之法。亦有善與不善。徒曰遺官而已。未見奇書祕策之必無遺逸也。夫求書在一時。而治書在平日。求書之要。卽鄭樵所謂。其道有八無遺議矣。治書之法。則鄭樵所未及議也。古者同文稱治。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蔡邕正定石經。以謂四方之民。至有賄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字者。是當時郡國傳習。容有與中書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學字體言之也。若紀載傳聞。詩書雜誌。真訛糾錯。疑似兩淆。又書肄說鈴。識大識小。歌謠風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專門名家。薄技偏長。稗官脞說。其隱顯出沒。大抵非一時徵求所能彙集。亦非一時討論所能精詳。凡若此者。並當於平日責成州縣學校。師儒講習。考求是正。著爲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載筆之士。果然發明道要。自致不朽。願託於官者聽之。如是則書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檢。則奇袤不衷之說。淫詖邪蕩之詞。無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書之時。按籍而稽。無勞搜

訪其便三也。中書不足稽之外府。外書訛誤。正以中書交互爲功。同文稱盛。其便四也。此爲治書之要。當議於求書之前者也。書掌於官。私門無許。自匿著述。最爲合古。然數千年無行之者。一旦爲之。亦自不易。持訛詐。騷擾多事之漸。則不但無益。而有損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時難行。而不存其說也。

右七之一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讐中秘。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有所謂臣向書。臣某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則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外書與臣向臣某。則家藏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讐正一書。則副本固將廣儲以待質也。夫太常領博士。今之國子監也。太史掌圖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書不特中秘之謂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讐書。終身守官。父子傳業。故能討論精詳。有功墳典。而其校讐之法。則心領神會。無可傳也。近代校書。不立專官。衆手爲之。限以程課。畫以部次。蓋亦勢之不得已也。校書者。既非專門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則校讐之法。不可不立也。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况其下乎。以謂校讐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號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做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爲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

藏之館中。以爲羣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卽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卽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卽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几席之間。非校讐之良法歟。

右七之三

古人校讐。於書有訛誤。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兩說可通者。亦兩存其說。刪去篤次者。亦必存其闕目。所以備後人之采擇。而未敢自以謂必是也。班固併省劉歆七略。遂使著錄互見之法。不傳於後世。然亦幸而尙注併省之說於本文之下。故今猶得從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顧劉氏之原文。今日雖欲復劉歆之舊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書、方技、數術爲三部。列於諸子之外者。諸子立言以明道。兵書、方技、數術皆守法以傳藝。虛理實事。義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類矣。南宋鄭寅七錄。猶以藝、方技爲三門。蓋亦七略之遺法。然列其書於子部可也。校書之人。則不可與諸子同業也。必取專門名家。亦如太史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之例。乃可無弊。否則文學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語言。而術業之誤。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右七之五

著錄殘逸第八

凡著錄之書。有當時遺漏失載者。有著錄殘逸不全者。漢書藝文志注。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霸尙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舊唐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翱。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亦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校讐家所當歷稽載籍。補於藝文之略者也。

藏書第九

孔子欲藏書周室。子路以謂周室之守藏史老。聘可以與謀。說雖出於莊子。然藏書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成百三十篇。則謂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則書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謂道藏佛藏已也。鄭樵以謂性命之書。往往出於道藏。小說之書。往往出於釋藏。夫儒書散失。至於學者。已久失其傳。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爲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叢剎。然則尼山泗水之間。有謀禹穴藏書之舊典者。抑亦可以補中秘之所不逮歟。

章氏遺書
卷第十一 校讐通義

內篇二

補校漢藝文志第十

鄭樵校讐諸論於漢志尤所疎略。蓋樵不取班氏之學故也。然班劉異同。樵亦未嘗深考。但譏班固續入揚雄一家。不分倫類而已。其劉氏遺法。樵固未嘗討論。而班氏得失。樵議亦未得其平允。夫劉略班志。乃千古著錄之淵源。而樵著校讐之略。不免疎忽如是。蓋創始者難爲功爾。今欲較正諸家著錄。當自劉略班志爲權輿也。

右十之一

鄭樵以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劉略班志不收。以爲劉班之過。此劉氏之過。非班氏之過也。劉向校書之時。自領六藝諸子詩賦三略。蓋出中秘之所藏也。至於兵法術數方技。皆分領於專官。則兵術技之三略。不盡出於中秘之藏。其書各存專官典守。是以劉氏無從而部錄之也。惟是申韓家言。次於諸子。仲舒治獄。附於春秋。不知律令藏於理官。章程存於掌故。而當時不責成於專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遺憾也。

班氏謹守劉略遺法。惟出劉氏之後者。閒爲補綴一二。其餘劉氏所不錄者。東京未必盡存。藝文佚而不載。何足病哉。

右十之二

漢志最重學術源流。似有得於太史敍傳。及莊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韓嬰詩傳引荀卿非十子。此並無譏子思孟子之文。此敍述著錄所以有關於明道之要。而非後世僅計部目者之所及也。然立法創始。不免於疎。亦其勢耳。如封禪羣祀入禮經。太史公書入春秋。較之後世別立儀注正史專門者。爲知本矣。詩賦篇帙繁多。不入詩經。而自爲一略。則敍例尙少發明其故。亦一病也。諸子推本古人官守當矣。六藝各有專官。而不與發明。豈爲博士之業所誤耶。

右十之三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善法具舉。徒善徒法。皆一偏也。本末兼該。部次相從。有倫有脊。使求書者。可以卽器而明道。會偏而得全。則任宏之校兵書。李柱國之校方技。庶幾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稱是。故劉略班志。不免貽人以口實也。夫兵書略中孫吳諸書。與方技略中內外諸經。卽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謂形而上之道也。兵書略中形勢陰陽技巧三條。與方技略中經方房中神仙三條。皆著法術名數。所謂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後。體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學者。觀其部錄。亦可瞭然而窺其統要。此專官守書

之明效也。充類求之，則後世之儀注當附禮經爲部次，史記當附春秋爲部次，縱使篇帙繁多，別出門類，亦當申明敍例，俾承學之士得考源流，庶幾無憾。而劉班承用未精，後世著錄又未嘗探索其意，此部錄之所以多舛也。

右十之四

或曰：兵書方技之部次，旣以專官而能精矣，術數亦領於專官，而謂不如彼二略，豈太史尹咸之學術不逮任宏李柱國耶？答曰：此爲劉氏所誤也。術數一略，分統七條，則天文、曆譜、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則陰陽、蓍龜、雜占三條當附易經爲部次，曆譜當附春秋爲部次，五行當附尙書爲部次，縱使書部浩繁，或如詩賦、浩繁、離詩經而別自爲略，亦當申明源委於敍錄之後也。乃劉氏旣校六藝，不復謀之術數諸家，故尹咸無從溯源流也。至於天文形法，則後世天文地理之專門書也，自立門類，別分道法，大綱旣立，細目標分，豈不整齊而有當乎？

右十之五

天文則宣夜、周髀、渾天諸家，下逮安天之論，談天之說，或正或奇，條而列之，辨明識職，所謂道也。漢志所錄泰一、五殘、星變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地理則形家之言，專門立說，所謂道也。漢志所錄山海經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以此二類，專門部勒，自有經緯，而尹咸概收術數之篇，則條理不審之咎也。山海經與

相人書爲類漢志之授人口實處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主山川險易。關塞邊防。則與兵書形勢之條相出入矣。若主陰陽虛旺。宅墓休咎。則與尙書五行相出入矣。部次門類。旣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務要於全。則又重複互注之條。不可不講者也。任宏兵書一略。鄭樵稱其最優。今觀劉略重複之書。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絕無其例。是則互注之法。劉氏具未能深究。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班氏不知而刪併之。可勝惜哉。

右十之七

後世法律之書甚多。不特蕭何所次律令而已也。就諸子中掇取申韓議法家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後世故事之書甚多。不特張蒼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諸子中掇取論治之書。若呂氏春秋。漢志入於雜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後世會典會要之屬。賈誼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論治體。漢志入於儒家。泛矣。諸家之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例以義起。斟酌損益。惟用所宜。豈有讀著錄部次。而不能考索學術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漢志失載律令章程。固無論矣。假令當日必載律令章程。就劉班之七略類例。宜如何歸附歟。答曰。

太史公書之附春秋。封禪羣祀之附禮經。其遺法也。律令自可附於法家之後。章程本當別立政治一門。漢志無其門類。然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班固自注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皆屬故事之書。而劉班次於諸子儒家。則章程亦必附於此矣。大抵漢志疎略。由於書類不全。勉強依附。至於虛論其理。與實紀其蹟者。不使體用相資。則是漢志偶疎之處。禮經春秋兵書方技便無此病而後世之言著錄者。不復知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鄭樵議章程律令之不載漢志。以爲劉班之疎漏。然班氏不必遽見西京之全書。或可委過於劉略也。若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則班氏方據以爲藝文之要刪。豈得謂之不見其書耶。此乃後世目錄之鼻祖。當時更無其門類。獨不可附於諸子名家之末乎。名家之敍錄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著錄之爲道也。卽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長也。又云。警者爲之。則苟鉤釶析亂而已。此又後世著錄紛拏不一之弊也。然則凡以名治之書。固有所附矣。後世目錄繁多。卽可自爲門類。

右十之十

鄭樵誤校漢志第十一

鄭樵譏班固敍列儒家。混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爲一總。謂揚雄所敍三十八篇。謂其胸無倫類。是樵之論篤矣。至謂太元當歸易類。法言當歸諸子。其說良是。然班固自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是樂

與箴本二書也。樵誤以爲一書。又謂樂箴當歸雜家。是樵直未識其爲何物。而強爲之歸類矣。以此譏正班固。所謂楚失而齊亦未爲得也。按樂四未詳。箴則官箴是也。在後人宜入職官。而漢志無其門類。則附官禮之後可矣。

右十一之一

鄭樵云。漢志於醫術類。有經方。有醫經。道術類有房中。有神仙。亦自微有分別。因議後人更不本此。今按漢志方技略。醫經第一。經方第二。房中第三。神仙第四。未嘗別有所謂道術類。止有道家。且以房中神仙屬之也。如謂今本編次失敍。則敍例明云。序方技爲四種。不知樵因何所見聞而爲此說也。若云一類之中節次相承。則文法猶

欠明析。

右十一之二

鄭樵譏漢志以司馬法入禮經。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謂非任宏劉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鄭樵深惡班固。故爲是不近人情之論。凡意有不可者。不爲推尋本末。有意增刪遷就。強坐班氏之過。此獄吏鍛鍊之法。亦如以漢志書爲班彪曹昭所終始。而古今人表。則謂固所自爲者。惟此。蓋心不平者。不可與論古也。按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權謀中。而入於禮。樵固無庸存疑似之說也。第班志敍錄。稱軍禮司馬法。鄭樵刪去軍禮二字。謂其入禮之非。不知司馬法乃周官職掌。如考工之

記本非官禮亦以司空職掌附著周官此等敍錄最爲知本之學班氏他處未能如是而獨於此處能具別裁樵顧深以爲譏此何說也第班氏入於禮經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復著錄未盡善也常用劉向互見之例庶幾禮家不爲空衍儀文而兵家又見先王之制乃兩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與今本不同班氏僅稱太公並無兵法二字而鄭樵又增益之謂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觀班固自注尙父本有道者又於兵權謀下注云省伊尹太公諸家則劉氏七略本屬兩載而班固不過爲之刪省重複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強收於道也注省者劉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劉錄於此而班錄於彼也如司馬法劉氏載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權術皆本於道先儒論之備矣劉略重複互載猶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意也發明學術源流之意况二百三十七篇之書今旣不可得見鄭樵何所見聞而增刪題目以謂止有兵法更無關於道家之學術耶

右十一之三

鄭樵譏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記爲春秋類是鄭樵未嘗知春秋之家學也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體故四書從而附入也且如後世以紀傳一家列之正史而編年自爲一類附諸正史之後今太史公書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譏之矣至於國別之書後世如三國十六國九國十國之類自當分別部次以清類例漢志書部無多附著春秋最爲知所原本又國語亦爲國別之書同

隸春秋樵未嘗譏正國語。而但譏國策。是則所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漢著記則後世起居注之類。當時未有專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後史當歸故事。而漢志亦無專門。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則當入於曆譜。漢志既有曆譜專門。不當猶附春秋耳。然曆譜之源。本與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四

以劉歆任宏重複著錄之理推之。戰國策一書。當與兵書之權謀條。諸子之縱橫家。重複互注。乃得盡其條理。秦大臣奏事。當與漢高祖傳。孝文傳注稱論述冊詔諸書。同入尙書部次。蓋君上詔誥。臣下章奏。皆尙書訓誥之遺。後世以之攙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當視此。

右十一之五

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

自劉班而後。藝文著錄。僅知甲乙部次。用備稽檢而已。鄭樵氏興。始爲辨章學術。考竟源流。於是特著校讐之略。雖其說不能盡當。要爲略見大意。爲著錄家所不可廢矣。樵志以後。史家積習相沿。舛訛雜出。著錄之書。校樵以前。其失更甚。此則無人繼起。爲之申明家學之咎也。明焦竑撰國史經籍志。其書之得失。別具論次於後。特其糾繆一卷。譏正前代著錄之誤。雖其識力不逮鄭樵。而整齊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節取者焉。其糾漢志一十三條。似亦不爲無見。特竑未悉古今學術源流。不於離合異同之深。間求其

故而觀其所議。乃是僅求甲乙部次。苟無違越而已。此則可謂簿記守成法。而不可爲校讐家議著作也。今卽其所舉。各爲推論。以進於古人之法度焉。

右十二之一

焦竑以漢志尙書入尙書爲非。因改入於雜史類。其意雖欲尊經。而實則不知古人類例。按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周書卽尙書也。劉氏史通述尙書家。則孔衍漢魏尙書。王邵隋書。皆次尙書之部。蓋類有相仍。學有所本。六藝本非虛器。典籍各有源流。豈可尊麒麟。而遂謂馬牛不隸走部。尊鳳凰。而遂謂燕雀不隸飛部耶。

右十二之二

焦竑以漢志尙書類中議奏四十二篇入尙書爲非。因改入於集部。按議奏之不當入集。已別具論。此不復論矣。考議奏之下。班固自注。謂宣帝時石渠論也。韋昭謂石渠爲閣名。於此論書。是則此處之所謂議奏。乃是漢孝宣時於石渠閣大集諸儒。討論經旨同異。帝爲稱制臨決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屬也。以其奏御之篇。故名奏議。其實與疏解講義之體相類。劉班附之尙書宜矣。焦竑不察。而妄附於後世之文集。何其不思之甚邪。秦大臣奏事附於春秋。此爲劉班之遺法也。

右十二之三

焦竑以漢志司馬法入禮爲非。因改入於兵家。此未見班固自注。本隸兵家。經班固改易者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四

焦竑以漢志戰國策入春秋爲非。因改入於縱橫家。此論得失參半。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五

焦竑以漢志五經雜議入孝經爲非。因改入於經解。其說良允。然漢志無經解門類。入於諸子儒家。亦其倫也。

右十二之六

焦竑以漢志爾雅小爾雅入孝經爲非。因改入於小學。其說亦不可易。漢志於此一門。本無義理。殆後世流傳錯誤也。蓋孝經本與小學部次相連。或繕書者誤合之耳。五經雜議與爾雅之屬。皆緣經起義。類從互注。則益善矣。經解小學
儒家三類

右十二之七

焦竑以漢志弟子職入孝經爲非。因歸還於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別出之法。其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惟是弟子之職。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傳成法。輯管子者採入其書。前人著作。此類甚多。今以見於管

子而不復使其別見專門。則小爾雅亦已見於孔叢子。而焦氏不遺孔叢改歸小學。又何說耶。然弟子職篇。劉班本意附於孝經。與附於小學。不可知矣。要其別出義類。重複互注。則二類皆有可通。至於六藝略中論語。孝經。小學。三門。不入六藝之本數。則標名六藝。而別種九類。乃是經傳輕重之權衡也。

右十二之八

裁篇別出之法。漢志僅存見於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禮記而已。充類而求。則欲明學術源委。而使會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敍天文之書。當取周官保章。爾雅釋天。鄒衍言天。淮南天象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後專門天文之書。以次列爲類焉。則求天文者。無遺憾矣。敍時令之書。當取大戴禮夏小正篇。小戴記月令篇。周書時訓解諸篇。裁列時令部首。而後專門時令之書。以次列爲類焉。敍地理之書。當取禹貢職方。管子地圓。淮南地形。諸史地志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後專門地理之書。以次列爲類焉。則後人求其學術源流。皆可無遺憾矣。漢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賴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糾之以爲謬。必欲歸之管子而後已焉。甚矣校讐之難也。

右十二之九

或曰。裁篇別出之法。行則一書之內。取裁甚多。紛然割裁。恐其破碎支離。而無當也。答曰。學貴專家。旨存統要。顯著專篇。明標義類者。專門之要。學所必究。乃掇取於全書之中焉。章而釅之。句而釐之。牽率名義。

紛然依附。則是類書纂輯之所爲。而非著錄源流之所貴也。且如韓非之五蠹說林。董子之玉杯竹林。當時並以篇名見行於當世。今皆蒼萃於全書之中。則古人著書。或離或合。校讐編次。本無一定之規也。月令之於呂氏春秋。三年間樂記經解之於荀子。尤其顯焉者也。然則裁篇別出之法。何爲而不可以著錄乎。

右十二之十

焦竑以漢志晏子入儒家爲非。因改入於墨家。此用柳宗元之說。以爲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歸其書於墨家。非以晏子爲墨者也。其說良是。部次羣書。所以貴有知言之學。否則徇於其名。而不考其實矣。檀弓名篇。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有梁惠王。亦豈以梁惠王爲儒者哉。

右十二之十一

焦竑以漢志高祖孝文二傳入儒家爲非。因改入於制誥。此說似矣。顧制誥與表章之類。當歸故事。而附次於尙書。焦氏以之歸入集部。則全非也。

右十二之十二

焦竑以漢志管子入道家爲非。因改入於法家。其說良允。又以尉繚子入雜家爲非。因改入於兵家。則鄭樵先有是說。竑更申之。按漢志尉繚本在兵形勢家。書凡三十一篇。其雜家之尉繚子書。止二十九篇。班

固又不著重複。併省疑本。非一書也。

右十二之十三

焦竑以漢志山海經入形法家爲非。因改入於地理。其言似矣。然漢志無地理專門。以故類例無所附耳。竊疑蕭何收秦圖籍。西京未亡。劉歆自可訪之。掌故乃亦缺而不載。得非疎歟。且班固創地理志。其自注郡縣之下。或云秦作某地某名。卽秦圖籍文也。西京奕世。及新莽之時。地名累有更易。見於志注。當日必有其書。而史逸之矣。至地理與形法家言。相爲經緯。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二之十四

焦竑以漢志陰陽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凡五出爲非。因總入於五行。不知五行本之尙書。而陰陽著龜。本之於周易也。凡術數之學。各有師承。龜卜著筮。長短不同。志並列之。已嫌其未析也。焦氏不達。概部之以五行。豈有當哉。

右十二之十五

章氏遺書
卷第十二 校讐通義

內篇三

漢志六藝第十三

六經之名起於後世。然而亦有所本也。荀子曰。夫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莊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荀莊皆孔氏再傳門人。二子皆子夏氏門人去聖未遠其書明著六經之目。則經解之出於禮記。不得遂謂勦說於荀卿也。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六經之文。皆周公之舊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爲憲章。故述之而無所用作。以其官守失傳。而師儒習業。故尊奉而稱經。聖人之徒。豈有私意標目。強配經名。以炫後人之耳目哉。故經之有六。著於禮記。標於莊子。損爲五而不可。增爲七而不能。所以爲常道也。至於論語。孝經。爾雅。則非六經之本體也。學者崇聖人之緒餘。而尊以經名。其實皆傳體也。非周典官司典常可以與六經相表裏。而不可以與六經爲並列也。蓋官司典常爲經。而師儒講習爲傳。其體判然有別。非謂聖人之書。有優有劣也。是以劉歆七略。班固藝文。敍列六藝之名。實爲九種。蓋經爲主。而傳爲附。不易之理也。後世著錄之法。無復規矩準繩。或稱七經。或稱九經。或稱十三經。紛紛不一。若紀甲乙部

次固無傷也。乃標題命義，自爲著作，而亦徇流俗稱謂，可謂不知本矣。計書幾部爲幾經可也。劉歆七經數而不依六藝之名，不知本也。

右十三之一

孝經本以經名者也。樂部有傳無經者也。然樂記自列經科，而孝經止依傳例，則劉班之特識也。蓋樂經亡，而其記猶存，則樂之位次固在經部，非若孝經之出於聖門自著也。古者諸侯大夫失其配，則貴妾攝主而行事，子婦居嫡，固非攝主之名也。然而溯昭穆者，不能躋婦於舅妾之列，亦其分有當然也。然則六藝之名，實爲七略之綱領，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

右十三之二

讀六藝略者，必參觀於儒林列傳，猶之讀諸子略，必參觀於孟荀管晏老莊申韓列傳也。詩賦略之鄒陽等傳，兵書略之孫吳穰苴等傳，術數略之龜策日者等傳，方技略之扁鵲倉公等傳，無不皆然。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藝文雖始於班固，而司馬遷之列傳，實討論之，觀其敘述戰國秦漢之間，著書諸人之列傳，未嘗不於學術淵源、文詞流別，反復而論次焉。劉向劉歆，蓋知其意矣。故其校書諸敍論，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敍錄可也。以人而言，謂之列傳可也。史家存其部目於藝文，載其行事於列傳，所以爲詳略互見之例也。是以諸子詩賦兵書諸略，凡遇史有列傳者，必注有列傳字於其下，所以使人參互而觀也。藝文據籍而

紀其於現書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書固其勢也。古人師授淵源口耳傳習不著竹帛者實爲後代羣籍所由起。蓋參觀於列傳而後知其深微也。且如田何受易於王同周王孫丁寬三人。藝文既載三家易傳矣。其云商瞿受易於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然則所謂五傳之際豈無口耳受授之學乎。是藝文易家之宗祖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三家易傳。其先固有所受乎。費高二家之易。漢志不著於錄。後人以爲不立學官故也。然孔氏古文尙書。毛氏詩傳。左氏春秋。皆不列於學官。漢志未嘗不並著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二家並無章句。直以口授弟子。猶夫田何以上之傳授也。按列傳云。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此不爲章句之明徵也。晁氏考定古易。則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直始。因罪費直之變古。不觀藝文後序。以謂劉向校施孟梁邱諸家經文。惟費氏易與古文同。是費直本無變亂古經之事也。由是推之。則古學淵源。師儒傳授。承學流別。皆可考矣。藝文一志實爲學術之宗。明道之要。而列傳之與爲表裏發明。此則用史翼經之明驗也。而後人著錄。乃用之爲甲乙計數而已矣。則校讐失職之故也。

右十三之三

易部古五子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其書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陰陽類。災異孟氏京房。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雜占。或五行類。

右十三之四

書部劉向許商二家各有五行傳記。當互見於五行類。夫書非專爲五行也。五行專家則本之於書也。故必互見。乃得原委。猶司馬法入周官之微意也。

右十三之五

詩部韓嬰詩外傳。其文雜記春秋時事。與詩意相去甚遠。蓋爲比興六義博其趣也。當互見於春秋類。與虞卿鐸椒之書相比次可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表裏。其旨可自得於韓氏之外傳。史家學春秋者。必深於詩。若司馬遷百二十篇是也。風賈孟荀諸傳尤近詩部又當互通於樂。

右十三之六

禮部中庸說。當互見諸子略之儒家類。諸記本非一家之言。可用裁篇別出之法。而文不盡傳。今存大小戴二家之記。亦文繁不可悉舉也。大約聰劉向所定。分屬制度者。可歸故事。而附尙書之部。分屬通論者。可歸儒家。而入諸子之部。總持大體。不爲鉤鈇割裂。則互見之書。各有攸當矣。

右十三之七

樂部雅樂歌詩四篇。當互見於詩部。及詩賦略之雜歌詩。

右十三之八

春秋部之董仲舒治獄。當互見於法家。與律令之書同部分門。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三之九

論語部之孔子三朝七篇。今大戴記有其一篇。考劉向別錄七篇。具出大戴之記。而劉班未著所出。遂使裁篇與互注之意。俱不可以蹤蹟焉。惜哉。

右十三之十

孝經部古今字與小爾雅爲一類。按爾雅訓詁類也。主於義理。古今字篆隸類也。主於形體。則古今字必當依史籀蒼頡諸篇爲類。而不當與爾雅爲類矣。其二書不當入於孝經。已別具論次。不復置議焉。

右十三之十一

樂部舊有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班固以爲重而刪之。今考之詩賦略而不見。豈志文之亡逸邪。春秋部注省太史公四篇。其篇名旣不可知。按太史公百三十篇。本隸春秋之部。豈同歸一略之中。猶有重複著錄。及裁篇別出之例邪。

右十三之十二

漢志諸子第十四

儒家部周史六弢六篇。兵家之書也。劉恕以謂漢志列於儒家。恐非兵書。今亦不可考矣。觀班固自注。或

曰。孔子問焉。則固先已有所不安。而附著其說。以見劉部次於儒家之義耳。雖然。書當求其名實。不以人名分部次也。太公之書有武王問。不得因武王而出其書於兵家也。漢志歸道家。劉氏七略道家兵家互收。內經之篇有黃帝問。不得因黃帝而出其書於方技也。假使六弢果有夫子之間。問在兵書。安得遂歸儒家部次邪。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書不傳。班固注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教。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附之禮經之下爲宜。入於儒家非也。大抵漢志不立史部。凡遇職官故事。章程法度之書。不入六藝部次。則歸儒雜二家。故二家之書類附率多牽混。惜不能盡見其書校正之也。夫儒之職業。誦法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諸子是也。若職官故事。章程法度。則當世之實蹟。非一家之立言。附於儒家。其義安取。故高祖孝文諸篇之入儒。前人議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爲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然其書以春秋標題。而撰著之文。則又上采春秋。下觀近世。而定著爲書。抑亦春秋之支別也。法當附著春秋。而互見於諸子。班志又僅著於儒家。惜其未習於史遷之敘例爾。

右十四之三

司馬遷之敍載籍也。疎而理。班固之志藝文也。密而舛。蓋遷能溯源。固惟辨蹟故也。遷於十二諸侯表。敍既推春秋爲主。則左邱鐸椒。虞卿呂不韋諸家。以次論其體例。則春秋之支系也。至於孟荀公孫固韓非諸書。命意各殊。與春秋之部不相附麗。然論辨紀述。多及春秋時事。則約略紀之。蓋春秋之旁證也。張蒼曆譜五德。董仲舒推春秋義。乃春秋之流別。故終篇推衍及之。則觀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無遺憾矣。至於著書之人。學有專長。所著之書。義非一概。則自有專篇列傳。別爲表明。亦猶劉向任宏於校讐部。次重複爲之互注例也。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內。此其所以類例難精。而動多掣肘歟。

右十四之四

賈誼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與法家當互見也。考賈誼傳。初以通諸家書。召爲博士。又出河南守吳公門下。吳公嘗學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爲廷尉。乃薦賈誼。誼所上書。稱說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興禮樂。草具儀法。文帝謙讓未遑。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自誼發之。又司馬遷曰。賈生晁錯。明申商。今其書尙可考見。宗旨雖出於儒。而作用實本於法也。漢志敍錄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蓋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蓋名物度數。周官之禮典也。古者刑法禮制。相爲損益。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五刑之屬三千。條繁文密。其數適相等也。是故聖王教民以禮。而禁之以刑。出於禮者。卽入於刑。勢無中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自致也。儒家者流。總約刑禮。而折衷於道。蓋懼斯民泥於

刑禮之蹟。而忘其性所固有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夫法則禮刑條目有節度者。皆是也。善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無形體者皆是也。程子曰。有關雝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所謂關雝麟趾。仁義是也。所謂周官法度。刑禮之屬皆是也。然則儒與名法。其原皆出於一。非若異端釋老。屏去民彝物則。而自爲一端者比也。商鞅韓非之法。未嘗不本聖人之法。而所以制而用者非也。鄧析公孫龍之名。不得自外於聖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儒分爲三。墨分爲八。則儒亦有不合聖人之道者矣。此其所以著錄之書。貴知原委。而又當善條其流別也。賈生之言王道。深識本原。推論三代。其爲儒效。不待言矣。然其立法創制。條列禁令。則是法家之實。其書互見法家。正以明其體用所備。儒固未足爲榮。名法亦不足爲隱諱也。後世不知家學流別之義。相率而爭於無益之空名。其有列於儒家者。不勝其榮。而次以名法者。不勝其辱。豈知同出聖人之道。而品第高下。又各有其得失。但求名實相副。爲得其宜。不必有所選擇。而後其學始爲貴也。漢志始別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後世著錄之人。更無別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爲蛇龍之菹焉。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附於儒。輕之則推於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耶。

右十四之五

編仲舒百二十三篇。部於儒家是矣。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至於說春秋事。得失間舉。所謂玉杯繁

露。清明竹林之屬。則當互見春秋部次者也。

右十四之六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部於儒家。此亦良允。第鹽鐵之議。乃孝昭之時政。其事見食貨志。桓寬撰輯一時所
謂文學。賢良對議。乃具當代之舊事。不盡爲儒門見風節也。法當互見於故事。而漢志無故事之專門。亦
可附於尙書之後也。

右十四之七

劉向所敍六十七篇。部於儒家。則世說新序說苑列女傳頌圖四種書也。此劉歆七略所收。全無倫類。班
固從而效之。因有揚雄所敍三十七篇。不分太元法言樂箴四種之弊也。鄭樵譏班固之混收揚雄一家
爲無倫類。而謂班氏不能學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劉歆也。乃於劉歆之創爲者。則故縱之。班固之因
仍者。則酷斷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惡也。按說苑新序雜舉春秋時事。當互見於春秋之篇。世說今不可
詳。本傳所謂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諸篇。依歸古事。悼己及同類也。似亦可以互見春秋矣。惟列女傳本
探詩書所載婦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諷諫宮闈。則是史家傳記之書。而漢志未有傳記專門。亦當附次
春秋之後可矣。至其引風綴雅。託興六義。又與韓詩外傳相爲出入。則互注於詩經部次。庶幾相合。總非
諸子儒家書也。

右十四之八

道家部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按老子本書。今傳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疎也。凡書有傳註解義諸家。離析篇次。則著錄者。必以本書篇章原數。登於首條。使讀之者。可以考其原委。如漢志六藝各略之諸經篇目。是其義矣。

右十四之九

或疑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遂爲道家所宗。以是疑爲後人假託。其說亦自合理。惟是古人著書。援引稱說。不拘於方道家源委。莊子天下篇所敘述者。略可見矣。是則伊尹太公莊老之徒。未必引以爲祖。意其著書稱述。以及假說問對。偶及其人。而後人不辨。則以爲其人自著。及察其不類。又以爲後人依託。今其書不存。殆亦難以考正也。且如儒家之魏文侯平原君。未必非儒者之徒。篇名偶用其人。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之類耳。不然。則劉班篇次雖疎。何至以戰國諸侯公子。稱爲儒家之書歟。

右十四之十

陰陽二十一家。與兵書陰陽十六家。同名異術。偏全各有所主。敘例發明其同異之故。抑亦可矣。今乃缺而不詳。失之疎耳。第諸子陰陽之本。敘以謂出於羲和之官。數術七種之總。敘又云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今觀陰陽部次所敘列本。與數術中之天文五行不相入。是則劉班敘例之不明。不免後學之疑惑。

矣。蓋諸子略中陰陽家。乃鄒衍談天。鄒奭雕龍之類。空論其理。而不徵其數者也。數術略之天文曆譜諸家。乃秦一五殘日月星氣。以及黃帝顓頊日月宿曆之類。顯徵度數。而不衍空文者也。其分門別類。固無可議。惟於敍例。亦似鮮所發明爾。然道器合一。理數同符。劉向父子校讐諸子。而不以陰陽諸篇。付之太史尹咸。以爲七種之綱領。固已失矣。敍例皆引義和爲官守。是又不精之咎也。莊周天下之篇。敍列古今學術。其於諸家流別。皆折衷於道要。首章稱述六藝。則云易以道陰陽。是易爲陰陽諸書之宗主也。使劉班著略於諸子陰陽之下。著云源出於易。於易部之下。著云古者掌於太卜。則官守師承之離合。不可因是而考其得失歟。至於義和之官。則當特著於天文曆譜之下。而不可兼引於諸子陰陽之敍也。劉氏父子精於曆數。而校書猶失其次第。又况後世著錄。大率偏於文史之儒乎。

右十四之十一

或曰。爽衍之談天雕龍。大道之破碎也。今日其源出於大易。豈不荒經而蔑古乎。答曰。此流別之義也。官司失其典守。則私門之書。推原古人憲典。以定其離合。師儒失其傳授。則遊談之書。推原前聖經傳。以折其是非。其官無典守。而師無傳習者。則是不根之妄言。屏而絕之。不得通於著錄焉。其有幸而獲傳者。附於本類之下。而明著其違悖焉。是則著錄之義。固所以明大道而治百家也。何爲荒經蔑古乎。

右十四之十二

今爲陰陽諸家作敘例。當云陰陽家者流。其原蓋出於易。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天地陰陽之所由著也。星曆司於保章。卜筮存乎官守。聖人因事而明道。於是爲之演易而繫詞。後世官司失守。而聖教不得其傳。則有談天雕龍之說。破碎支離。去道愈遠。是其弊也。其書傳者。有某甲乙得失如何。則陰陽之原委明矣。今存敘例。乃云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乃數術曆譜之敘例。於衍爽諸家何涉歟。

右十四之十三

陰陽家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禱傳鄒爽終始書。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下。注云。鄒衍所說。而公禱下注。鄒爽始終。名既互易。而以終始爲始終。亦必有錯訛也。又閻邱子十三篇。將鉅子五篇。班固俱注云。在南公前。而其書俱列南公三十一篇之後。亦似不可解也。觀終始五德之運。則以爲始終誤也。

右十四之十四

五曹官制五篇。列陰陽家。其書今不可考。然觀班固注云。漢制似賈誼所條。按誼傳。誼以爲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此其所以爲五曹官制歟。如此則當入於官禮。今附入陰陽家言。豈有當耶。大約此類皆因終始五德之意。故附於陰陽。然則周官六典。取象天

地四時。亦可入於曆譜家矣。

右十四之十五

子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前人已有議其非者。或曰。其書今已不傳。無由知其義例。然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則其書亦可以想見矣。縱使其中參入陰陽家言。亦宜別出互見。而使觀者得明其類例。何劉班之無所區別耶。蓋七略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撰著。惟有劉向列女。與此二書耳。附於春秋。而別爲之說。猶愈於攙入陰陽家言也。

右十四之十六

法家申子六篇。其書今失傳矣。按劉向別錄。申子學號刑名。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荀卿子曰。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是則申子爲名家者流。而漢志部於法家。失其旨矣。

右十四之十七

商君開塞耕戰諸篇。可互見於兵書之權謀條。韓非解老喻老諸篇。可互見於道家之老子經。其裁篇別出之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十八

名家之書。常敍於法家之前。而今列於後。失事理之倫敍矣。蓋名家論其理。而法家又詳於事也。雖曰二

家各有所本。其中亦有相通之原委也。

右十四之十九

名家之言。分爲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之言云爾。然而命物之名。其體也。毀譽況謂之名。其用也。名家言治道。大率綜核毀譽。整齊況謂。所謂循名責實之義爾。命物之名。其源實本於爾雅。後世經解家言辨名正物。蓋亦名家之支別也。由此溯之名之得失可辨矣。凡曲學支言。淫辭邪說。其初莫不有所本。著錄之家。見其體分用異。而離析其部次。甚且拒絕而不使相通。則流遠而源不可尋。雖欲不泛濫而橫溢也。不可得矣。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夫謂之知其所者。從大道而溯其遠近離合之故也。不曰淫詖邪遁之絕其途。而曰淫詖邪遁之知其所者。蓋百家之言。亦大道之散著也。奉經典而臨治之。則收百家之用。忘本源而釐析之。則失道體之全。

右十四之二十

墨家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班固俱注墨翟弟子。而敍書在墨子之前。我子一篇。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其時更在後矣。敍書在隨巢之前。此理之不可解者。或當日必有錯誤也。

右十四之二十一

道家祖老子。而先有伊尹太公鬻子管子之書。墨家祖墨翟。而先有尹佚田俀子之書。此豈著錄諸家窮源之論耶。今按管子當入法家。著錄部次之未審也。至於伊尹太公鬻子。乃道家者流稱述古人。因其人命書。非必盡出僞託。亦非以伊尹太公之人爲道家也。尹佚之於墨家。意其亦若是焉而已。然則鄭樵所云。看名不看書。誠有難於編次者矣。否則班劉著錄。豈竟全無區別耶。第七略於道家。敍黃帝諸書於老萊鷗冠諸子之後。爲其後人依託。不以所託之人。敍時代也。而伊尹尹佚諸書。顧冠道墨之首。豈誠以謂本所自著耶。其書今既不傳。附以存疑之說可矣。

右十四之二十二

六藝之書。與儒家之言。固當參觀於儒林列傳。道家名家墨家之書。則列傳而外。又當參觀於莊周天下之篇也。蓋司馬遷敍傳。所推六藝宗旨。尙未究其流別。而莊周天下一篇。實爲諸家學術之權衡。著錄諸家。宜取法也。觀其首章。列敍舊法。世傳之史。與詩書六藝之文。則後世經史之大原也。其後敍及墨翟禽滑釐之學。則墨支。墨翟弟子墨別。相里勤以墨言。禹湮洪水墨經。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具有經緯條貫。較之劉班著錄。源委尤爲秩然。不啻儒林列傳之於六藝略也。宋鉞尹文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惠施公孫龍之屬。皆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見。然則古人著書。苟欲推明大道。未有不辨諸家學術源流。著錄雖始於劉班。而義法實本於前古也。

右十四之二十三

縱橫者。詞說之總名也。蘇秦合六國爲縱。張儀爲秦散六國爲橫。同術而異用。所以爲戰國事也。旣無戰國。則無縱橫矣。而其學具存。則以兵法權謀所參互。而抵掌談說所取資也。是以蘇張諸家。可互見於兵書。七略以蘇秦劇通入兵書。而鄒陽嚴徐諸家。又爲後世詞命之祖也。

右十四之二十四

蒯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蒯子。且傳云自序其說八十一首。而著錄僅稱五篇。不爲注語以別白之。則劉班之疎也。

右十四之二十五

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擬之於樂。則篇爲大。成而章爲一闕也。漢志計書多以篇名。間有計及章數者。小學敍例之稱倉頡諸書也。至於敍次目錄。而以章計者。惟儒家公孫固一篇注十八章。羊子四篇注百章而已。其如何詳略。恐劉班當日亦未有深意也。至於以首計者。獨見蒯通之傳。不知首之爲章計。與爲篇計。與志存五篇之數。而不詳其所由。此傳志之所以當互考也。

右十四之二十六

雜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尉繚子之當入兵家。已爲鄭樵糾正。不

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七

尸子二十篇。書旣不傳。旣云商鞅師之。恐亦法家之言矣。如云尸子非爲法者。則商鞅師其何術。亦當辨而著之。今不置一說。部次雜家。恐有誤也。

右十四之二十八

呂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春秋尙書。而猥次於雜家。亦錯誤也。古者春秋家言。體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說。而諸家著書。往往以春秋爲獨見心裁之總名。然而左氏而外。鐸椒虞卿呂不韋之書。雖非依經爲文。而宗仰獲麟之意。觀司馬遷敍十二諸侯年表。而後曉然也。呂氏之書。蓋司馬遷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紀。倣其十二月紀。八書。倣其八覽。七十列傳。倣其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時錯舉。名曰春秋。則呂氏猶較虞卿晏子春秋爲合度也。劉知幾譏其本非史書。而冒稱春秋。失其旨矣。其合於章程已具論次。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九

淮南內二十一篇。本名爲鴻烈解。而止稱淮南。則不知爲地名與。人名書名。與此著錄之苟簡也。其書則當互見於道家志。僅列於雜家。非也。外篇不傳。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三十

道家黃帝銘六篇。與雜家荆軻論五篇。其書今既不可見矣。考皇覽黃帝金人器銘。及皇王大紀。所謂輿几之箴。巾几之銘。則六篇之旨。可想見也。荆軻論下注。司馬相如等論之。而文心雕龍則云。相如屬詞。始讚荆軻。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讚之類也。銘箴頌讚。有韻之文。例當互見於詩賦。與詩賦門之孝景皇帝頌。同類編次者也。孔甲盤孟二十六篇亦是其類。

右十四之三十一

農家託始神農。遺教緒言。或有得其一二。未可知也。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草。管子之牧民篇。呂氏春秋任地諸篇。俱當用裁篇別出之法。冠於農家之首者也。神農野書。既難憑信。故經言不得不詳。

右十四之三十二

小說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書雖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考周事也。注青史子。云古史官紀事也。則其書非尙書所部。卽春秋所次矣。觀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則其書亦不儕於小說也。

右十四之三十三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分藝文爲六略。每略又各別爲數種。每種始敍。列爲諸家。猶如太元之經。方州部家。大綱細目。互相維繫。法至善也。每略各有總敍。論辨流別。義至詳也。惟詩賦一略。區爲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敍論。不知劉班之所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敍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與。若雜賦與雜歌詩二種。則署名既異。觀者猶可辨別。第不如五略之有敍錄。更得詳其源委耳。

右十五之一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敍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文林。義不多讓。爲此志也。然則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爲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裒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

右十五之二

賦者古詩之流。劉勰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者是也。義當列詩於前。而敍賦於後。乃得文章承變之次第。劉班顧以賦居詩前。則標略之稱詩賦。豈非顛倒與。每怪蕭梁文選。賦冠詩前。絕無義理。而後人競效法之。爲不可解。今知劉班著錄已啓之矣。又詩賦本詩經支系。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五之三

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敍爲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及第三種之秦時雜賦九篇。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廁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揆其所以附麗之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雜賦。列於荀卿賦後。志作孫卿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豈有類例不通。源流迥異。概以意爲出入者哉。

右十五之四

上所自造賦二篇。顏師古注。武帝所作。按劉向爲成帝時人。其去孝武之世遠矣。武帝著作。當稱孝武皇帝。乃使後人得以考定。今日上所自造。何其標目之不明與。臣工稱當代之君。則曰上也。否則摛文紀事。上文已署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稱爲上也。竊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時人標目。劉向從而著

之不與審定稱謂。則談七略者。疑爲成帝賦矣。班氏錄以入志。則上又從班固所稱。若無師古之注。則讀志者。又疑後漢肅宗所作賦矣。

右十五之五

荀卿賦十篇。居第三種之首。當日必有取義也。接荀卿之書。有賦篇列於三十二篇之內。不知所謂賦十篇者。取其賦篇與否。曾用裁篇別出之法與否。著錄不爲明析。亦其疎也。

右十五之六

孝景皇帝頌十五篇。次於第三種賦內。其旨不可強爲之解矣。按六藝流別。賦爲最廣。比興之義。皆冒賦名。風詩無徵。存於謠諺。則雅頌之體。實與賦類同源異流者也。縱使篇第傳流。多寡不敵。有如漢代而後。濟水入河。不復別出。亦當敍入詩歌總部之後。別而次之。或與銘箴贊誄。通爲部錄。抑亦可矣。何至雜入賦篇。漫無區別耶。

右十五之七

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次於雜賦之後。未爲得也。按楊倞注。荀子成相。蓋亦賦之流也。朱子以爲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之風詩。以諷時君。命曰雜辭。非竟賦也。隱書注。引劉向別錄。謂疑其言以相問對。通以思慮。可以無不喻。是則二書之體。乃是戰國諸子流別。後代連珠韻語之濫觴也。法當隸於諸

子雜家互見其名爲說而附於歌詩之後可也。

右十五之八

漢志詳賦而略詩。豈其時尙使然與。帝王之作。有高祖大風鴻鵠之篇。而無武帝瓠子秋風之什。或云秋風卽在上所自造賦內。臣工之作。有黃門倡車忠等歌詩。而無蘇李河梁之篇。或云雜家有主名詩十篇。或有蘇李之作。然漢廷主名詩豈止十篇而已乎。

右十五之九

詩歌一門。雜亂無敘。如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齊鄭歌詩之類。風之屬也。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雅之屬也。宗廟歌詩。諸神歌詩。送靈頌歌詩。頌之屬也。不爲詮次類別。六義之遺法蕩然。不可爲蹤蹟矣。

右十五之十

漢志兵書第十六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此兵書權謀之首條也。按孫武傳。闔閭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阮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杜牧謂魏武削其數十萬言爲十三篇者。非也。蓋十三篇爲經語。故進之於闔閭。其餘當是法度名數。有如形勢陰陽技巧之類。不盡通於議論文詞。故編次於中下。而爲後世亡逸者也。十三篇之自爲一書。在闔閭時已然。而漢志僅記八十三篇。

之總數。此其所以益滋後人之惑矣。

右十六之一

大抵漢志之疎。由於以人類書。不能以書類人也。太元法言樂箴四書。類於揚雄所敍三十八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四書。類於劉向所敍六十七篇。尤其顯而易見者也。孫子八十三篇。用同而書體有異。則當別而次之。縱欲以人類書。亦當如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已列總目。其下分析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之例可也。任宏部次不精。遂滋後人之惑。致謂十三篇非孫武之完書。則校讐不精之咎也。

右十六之二

八十二篇之僅存十三。非後人之刪削也。大抵文辭易傳。而度數難久。卽如同一兵書。而權謀之家。尙有存文。若形勢陰陽技巧三門。百不能得一矣。同一方技。而醫經一家。尙有存文。若經方房中神仙三門。百不能得一矣。蓋文辭人皆誦習。而制度則非專門不傳。此其所以有存逸之別歟。然則校書之於形名制度。尤宜加之意也。

右十六之三

卽如孫武孫臏書列權謀之家。而孫武有圖九卷。孫臏有圖四卷。書篇類次。猶之可也。圖則斷非權謀之

篇所用者矣。不爲形勢之需，必爲技巧之用。理易見也。而任宏劉班之徒，但知出於其人，卽附其書之下。然則以人類書之弊，誠不可以爲訓者也。

右十六之四

按阮孝緒七錄有孫武八陣圖一卷，是卽漢志九卷之圖。與否未可知也。然圖必有名，八陣之取以名圖，亦猶始計之取以名篇。今書有其名，而圖無其目，蓋篇名合於諸子之總稱，例如是也。圖亦附於其下，而不著其名，則後人不知圖之何所用矣。

右十六之五

鄭樵言任宏部次有法，今可考而知也。權謀人也。形勢地也。陰陽天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三書之次第也。權謀道也。技巧藝也。以道爲本，以藝爲末。此始末之部秩也。然周官大司馬之職掌，與軍禮之司馬法諸條，當先列爲經言，別次部首，使習兵事者，知聖王之遺意焉。任宏以司馬法入權謀篇，班固始移於經禮。夫司馬之法，豈可以爲權謀乎。宜班固之出此而入彼也。惜班固不知互見之法，與別出部首，尊爲經言之例耳。

右十六之六

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則與重複互注，裁篇別出之法，可以並行而不

悖矣。兵形勢家之尉繚三十一篇。與雜家之尉繚子二十九篇同名。兵陰陽家之孟子一篇。與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師曠八篇。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同名。力牧十五篇。與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家之伍子胥十篇。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著錄之家。皆當別白。而條著者也。若兵書之公孫鞅二十七篇。與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號雖異。而實爲一人。亦當著其是否一書也。

右十六之七

鄭樵痛詆劉班著錄。收書而不收圖。以爲圖譜之亡。由於不爲專門著錄始也。因於七略之中。獨取任宏兵書略。爲其書列七百九十篇。而圖至四十三卷也。然任宏兵略具在。而按錄以徵亡逸之圖。又安在哉。夫著錄之道。不係存亡。而係於考證耳。存其部目。可以旁證遠搜。此逸詩逸書之所以貴存小序也。任宏收圖。不能詳分部次。收而猶之未收也。誠欲廣圖之用。則當別爲部次。表名圖目。如八陣圖之類。而於本人本書之下。更爲重複互注。庶幾得其倫敘歟。

右十六之八

漢志數術第十七

數術諸書。多以圖著。如天文之泰一雜子星。五殘雜變星。書雖不傳。而世傳甘石星經。未嘗於錄。則有星圖可證者也。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不傳。而隋志魏氏日旁氣圖一卷可證。海中星占驗不傳。而隋志海中星圖

一卷可證。圖書祕記十七篇。著於天文之錄。耿昌月行帛圖。著於曆譜之錄。後漢曆志賈逵論。引甘露二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則諸書之有圖。蓋指不可勝屈矣。尹咸校數術書。非特不能釐別圖書。標目家學。卽僅如任宏之兵書條例。但注有圖於本書之下。亦不能也。此其所以難究索歟。

右十七之一

五行家之鍾律災應。當與六藝略樂經諸書互注。鍾律叢辰日苑。鍾律消息黃鍾三書亦同。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刑德二十一卷。當與兵書陰陽家互注。其五行之本尙書。善龜之本周易。已具論次。不復置議。

右十七之二

雜占家之禳祀。天文。請雨。止雨。雜子候歲。泰一子神農教田。相土耕種諸書。當與諸子農家互注。

右十七之三

形法之家。不出五行雜占二條。惟山海經宜出地理專門。而無其部次。故強著之形法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七之四

漢志方技第十八

方技之書。大要有四。經脈方藥而已。經闡其道。脈運其術。方致其功。藥辨其性。四者備而方技之事備矣。今李柱國所校四種。則有醫經經方二種而已。脈書藥書。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則事兼道術。非復方技之正宗矣。宜乎敍方技者。至今猶昧昧於四部相承之義焉。按司馬遷扁鵲倉公傳。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是西京未嘗無脈書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是西京未嘗無藥書也。李柱國專官典校。而書有缺遺。類例不盡。著錄家法。豈易言哉。

章氏遺書 卷第十三 校讐通義

外篇

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

承示詩鈔凡目義例精純。考訂該博。足爲近代佳選。鄙人於詩無能爲役。古人用意及流傳篇什。是非得失。所在茫然。殆於黑白不分。是以平日未敢輕置一議。惟於編書義例及著錄考訂之處。輒因管窺所及。用報下問殷懷。亦未敢遽以爲然。聊備采擇可耳。

凡例第一條。鄙意以謂全書冠首。似可統舉。大凡原例八十七字。鄙擬易爲古人編詩。各有所主。約有分代。分家。分調。分類。分體之別。分代主於世運。分家主於流別。分調主於協律。分類主於比例。分體主於法度。各有所長。而不可偏廢者也。茲輯主於分體一體之中。又存分代分家之意。原例但云分體。

凡例第八條原文云。歷代諸詩。閒亦采用後人改本。然必其參酌盡善者。大都止在詞句之間。惟沈佺期獨不見七言一首。本用齊梁舊體。後人改爲七律。較之七古更佳。今特從之。固不以改其體製爲嫌也。若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五言。亦齊梁舊格。改爲五律。意致頓減。自當仍從其舊。此外凡從後人改本。有原集可考者。皆載入注內。其善否。覽者當自得之。立論取義。可謂詳矣。其下數語。鄙意嫌於過謙。似恐考據

經史一流。從而指摘。而爲是周旋。轉於義理有未暢也。今欲妄刪原文中論詩與考古書不同數語。而易其文曰。詩文乃天下公器。點竄塗改。古人不諱。要於一是而已。莊子點竄列子。而勝於列子。史遷點竄國策。而勝於國策。卽如論語接輿之歌。莊子增改其文。亦自有妙境。雖聖經賢傳。亦何嫌於異本。別出耶。若事關考據。文有取於疏通證明。則雖村書俚說。亦一字不容移易。理各有所當也。論文別有專長。固不得以此爲拘。但庸妄一流。任意改易古人面目。自有毫釐千里之別。不容於影附也。如此立說。其下乃接原文。梁人增減隴頭歌。楊慎增減絳州歌等語。似覺意義融洽。得毋笑其言之放邪。

凡例第十條。馮維訥詩紀。蒐輯略備句下。擬增入臧懋循詩所據馮本。而更有增益。而馮本考訂頗疏。臧亦無所匡正數語。聊備采擇。

凡例第十二條。鄙意以爲詩注本不易爲。且選家與注家本屬兩途。例言但明司選。不及司注。其下援引故事。申說注不易爲可也。其所云千載而後。安能盡識古人之意。必欲徵實。轉致臆說橫生數語。似可刪節。蓋推此語意。轉似古今注詩一途。皆當廢矣。抑鄙見更有進者。古人誦詩讀書。尙友論世。自三百篇訖於近代詩篇。存者多矣。其閒實有篇章字句。毫無改易。而說詩意致有殊。則詩意之貞淫厚薄。與詩辭之工拙優劣。霄壤相懸。則譜詩序詩較之注詩。更不易爲。然其實不可不爲者也。惟當缺其所不可知。而慎爲其可知者。斯庶幾矣。原例文云。凡自注外。必其可信。因某事作者始識數語。可見不必盡難知也。鄙意

欲仿唐宋詩文別集。各著年譜之義。將入選之詩。作一統同年譜。取漢訖明。凡二千年。橫排甲子干支。而以朝代年號繫之。其入選詩人。生卒年月有可考者。附於其下。無可考者。取其姓名見於史鑑何年。或其詩題詩序有年月者。附於譜文。再取其年時事。裁取大綱。約略爲辭。以列於格。可與諸家之詩互相印證。不特爲詩家證明義旨。亦兼可爲史傳正其流訛。爲功藝林。亦自不尠。但依正史綱目爲主。而簡省裁約。工程亦不至甚繁苦也。

凡例第十三條云。鈔中所載詩話。凡訂正詩題。及詩中故實。必確鑿無疑義。始爲采錄。說旣美矣。盡矣。至云詩評各有好尚不同。不必盡確。概不闖入。則頗疑於過也。詩鈔所謂分代。分家。分調。分類。尙自別有主義。至於分體。專究詩法。原例所云求精不求博。以詩不以人。則舍論詩之外。更無可以生色矣。自注所云。客有病此不加評點。不知詩非評點所能盡。此誠深造有得之言。評點始於宋人。原爲啓牖蒙學設法。固不可以厚非。但評點興而學者心思耳目。轉爲評點所拘。宜大雅之所鄙也。鄙意則謂就詩文而加評點。如就經傳而作訓故。雖伏鄭大儒不能無強求失實之弊。以人事有意爲攻取也。離詩文而爲評論。如離經傳而說大義。雖諸子百家未嘗無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機無意而自呈也。故西山疊山之評點。非不專攻啓鑰。而劉勰鍾嶸之流。或於一書標識數篇。或於全篇摘舉數語。而觀者心領神會。卽一言而可作千百之用。校之銖銖解而節節評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明人如孫鑛鍾惺。蓋嘗評毛詩矣。雖未可盡棄。

然謝氏以穆如清風一語該三百篇。豈不超然遠哉。故妄謂諸家詩話似當裁其尤雅。錄於詩人小傳之後。略如徐氏之全唐詩錄。不知高明以謂如何。

例言分上下卷。上卷例也。下卷乃論詩。非例也。似可別爲一目。或標偶評。或標雜說。何如其識議精妙。惜鄙人無從問津塗也。

下卷凡例第二條。編詩次序。先帝王。次宮壺。次宗室。次諸家。次閨閣。次道釋。次謠諺。次妓女。次外國。命意卓然。明倫紀而崇風教。可謂精矣。鄙意妓女不必另爲門類。附於閨閣之後可矣。如恐與貞節婦女同編。則諸家一門。奸良善惡。並未區別爲類。何獨刻於女而寬於男乎。況史傳列女。如毛惜惜等。妓而能烈。大書褒之。假令此妓能詩。如何位置。宮壺中之武后。上官昭容。閨閣中之蔡文姬。李清照。對如此妓女。有愧色矣。惟女道士與比丘尼。未見例及。則李冶魚元機輩。或附道釋後耶。此中有仙佛。亦有娼優也。

諸家詩文集本多異同。著今存本極佳。然韓昌黎集。舍下存四五本。約計部目。與尊著小有異同。東雅堂本上。似當加徐時泰名姓。至所著王伯大重編韓文考異原本。此時果否尚存。今流俗所傳。乃是明人朱崇沐重刊王本。非留耕舊面目矣。蓋留耕但取朱子考異。附正集之下。其所自定音釋。附逐卷後。不入正文。所謂南劍官本是也。至朱崇沐悉取以入正集。而坊估流通。尙稱韓文考異。不知其本已三變也。然外集實有十卷。今鈔目所書。則外集遺文。各止一卷。豈王氏原書固如此耶。此中亦恐有誤。又此外尙有明

葛蘖校刻韓集五十三卷。其詩文皆以朱子考異所定爲準。不注諸本異同。而遺文又與考異原本十卷中所著目次。時有出入。則葛氏又不知何所受之。恐此本亦常併載也。

詩既分體。人名先後參差。隨詩互見。固其勢也。鄙意諸家小傳。自爲卷次。不必與詩同見。致有古今倒置之慮。惟於目錄之外。再別撰一分家譜錄。則合之年譜之編。是於分體之輯。而兼分代分家之法矣。蓋自四言以至七絕。分體有九。則縱橫可以畫表。橫畫九格。每體各占一格。大書四言五古各體字樣於每格之首。以爲之經。再將入選諸家名姓。冠於上方。名姓之下。檢取其人入選有何體詩。卽於何體橫格內。書其題目。再有何體入選。又於其何體橫格內。書其題目。其詩諸體俱備。則逐格皆書。止有一體二體。亦如數止書一格二格。一人詩目填完。再書一人名姓。逐格檢填如前。以爲之緯。則讀者辨體辨家。如指諸掌。用以考古訂今。有餘裕矣。古人撰著一書。必備數家之用。在於精熟著書之義例爾。

代擬續通典禮典目錄序

臣謹按杜佑上溯經傳。旁採藝文。討論古今沿革。故事凡吉嘉賓軍凶。以類相從。爲禮典一百卷。而當代典章。其儀節度數。見於施行者。別爲開元禮纂三十五篇。凡開元禮本百五十卷殿其後云。佑之意。以謂禮教之原。倣於三五。損益因革。至周大備。而周官儀禮。周公所以致太平。述文武德業。爲後王法度者。學士至今誦之。兩漢以還。或得或失。就其善者。皆卓然自垂。一代成憲。而儒宗碩師。保守遺經。深明古先聖王述作精

意當廟堂治定功成。潤色鴻業。相與討論制作。昭文章。辨等威。明法度。訟說糾紛之間。並得稽古考經。衷其至是。嗚呼。詎不重歟。夫三皇不共轍而化。五帝不襲跡而治。帝王升降。三代文質之辨。雖善斷者。莫能自擇。而決嫌定是。當時所常行。自謂毫髮無遺。後人觀之。往往或有餘憾。則其勢也。佑之爲是書也。蓋欲博採異同。歸於實用。故其文雖簡直。而指實開通。體雖旁摭舊聞。而義則裁以獨見。其於經訓之文。有與與者。則爲之說以導達之。參差之。論有不齊者。則爲之評以品節之。而時又申明成說。更標爲議。三例皆見自注。

彌綸終始。貫乎其閒。又以史志體例。載言繁瑣。或妨敘述。別取公私論撰。刪蕪掇英。以次本條之後。爲禮

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說之取效於時。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斯亦古今得失之林。作述源流所由會也。第

佑當建中貞元閒。有唐禮制經於三變。太宗貞觀禮百卷。祕書監魏徵等撰。高宗顯慶禮百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等撰。玄宗開元禮百五十卷。起居舍人王仲邱等撰。

折衷今古。莫近乎開元。又爲時王制度。當代所行。故其敘述沿革。特重經制文章。至於揖讓跪拜之容。俎

豆尊彝之位。凡所謂縟文末節者。一以開元禮纂爲歸。不特詳略因時。抑亦著書之體有宜然爾。自通典

成書而後。憲宗元和中。祕書郎韋公肅錄開元以後。至元和十年沿革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凡十五門。見中

興書目。其後檢討官王彥威。又集至元和十三年。裁制敕格。爲曲臺新禮三十卷。並續曲臺禮三十卷。奏上

拜彥威爲博士。後唐明宗嘗詔太常卿劉岳。及博士田敏等。刪定鄭餘慶書儀。當時以爲不經。周世宗顯

德中。詔竇儼依唐會要門類。編大周通禮。其書不傳。然儼疏謂上疏五帝。訖於本朝。開元通典之書。綜包

於內。蓋亦巍然鉅觀已。宋太祖既受周禪。則命御史中丞劉溫叟等。撰開寶通禮二百卷。又通禮義纂仁宗天聖初。太常博士王皞。又爲禮閣新編六十卷。其書不爲著述。一仍官府文書。有司便之。自慶曆嘉祐迄元豐紹聖之間。四方承平。廟堂討論典章。史官編次。日以繁富。其尤著者。若賈昌朝太常新禮。王欽若天書儀制。文彥博大享明堂記。二十卷。歐陽修蘇洵等太常因革禮。百卷。蘇頌開門儀制之類。至私門著述。若陳祥道禮書。司馬光書儀。蘇洵謚法。韓琦范祖禹呂大防諸家祭式祭儀。不可勝紀。而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鄭○中等。猶上於徽宗之朝。則一代之文章繁縟。可想見焉。南宋紹興初。命續太常因革禮。訖不見全書。嘉泰二年。禮部尙書費士賓等。始奏進禮寺所續中興禮書八十卷。嘉定六年。李廌上通禮三十卷。自咸淳以降。則可言者鮮矣。遼俗近樸。典制無聞。可略舉者。遙輦胡刺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琴瑟儀而已。金明昌間。有金纂修雜錄四百餘卷。事物名數。最爲詳博。後亦僅傳集禮一書。餘多散逸。元作禮典三篇。爲三十二卷。泰定四年。博士李好文。以前令州郡修集禮久不成。乃白長官爲太常集禮五十卷。是亦一時之制作也。明太祖洪武中。禮樂制度。講求甚備。其可見者。洪武禮制。稽古定制。洪武集禮五十卷。洪武禮法禮儀定式祭祀禮儀禮制集要諸書。在廷之臣。若宋濂劉基陶安詹同咸相裁定。又詔舉通經博雅之士。若徐一夔。梁寬。周子諒。胡行簡。諸人。亦與討論。可謂善矣。自後惟世宗嘉靖間。張璁桂萼之論。紛紛議禮。雖阿時希旨。而釐正郊壇。分配南北。所頒嘉靖祀典。十七卷。郊祀通典。三十卷。及壇廟殿輿服諸

圖二十餘種。頗有可採。是又逆施晚蓋。不可遽以人廢者也。於戲。自通典訖開元禮。以至明季中。歷八百餘年。風會變遷。典雅又隨時改易。自非聰明天竄。造聲律身度之極者。烏能振其弊。而定中和之則乎。

天玉經解義序

家淮墅觀察。聞名二十年。未得相接。嘉慶丁巳之春。來遊古皖。訪君於東郊之紅莊別業。談款往復。知君所得良深。君學淹貫天人。而於陰陽五行之理。尤洞其奧。精識名理。得於天授。非術數家所能窺測。出其著地理諸書。皆以一己之潛喻默識。推闡古人精微。析疑破惑。俾讀者曠如得未曾有。而還證古人。又若其說之必當如是。而後始安者。此豈尋常所可幾也。君以手著楊氏天玉經解義。問序於余。余以此道茫然。而閒嘗從事校讐。略辨其中源委。請附君所解。而還質於君。按儒者言古無相地之學。呂才以爲禮經葬皆北方北首。晉之九原。漢之北邙。皆有定處。非人所擇。其說非也。周官墓大夫掌辨兆域。傳稱卜其宅兆。雖非陰陽五行家言。而有卜有辨。則其候風脈水之理。未嘗不具於中矣。周公澗東灋西卜維洛食。建都立邑。大既有之。小亦宜然。漢志形家者流。以山海經與相人之書。同著爲部。則地理之必合陰陽五行。其來已久。而著兵家形勢之書。又與地理形家分部。則其同源異流。各專家學。古人辨之。未嘗不詳且析也。第文人學士。未通於術。而藝業諸家。又闕於文。故其書又失傳。而傳者亦多不得其解。文人不暇討論。而俗師輒以己意顛倒更張。仍訛襲舛。則術業之誤。因以災人禍世。所關非纖細也。郭氏葬經。爲後世

形家鼻祖。而所傳已非完本。楊氏天玉經號爲完書。與青囊奧語。並衍郭氏心傳。而開後人門徑。顧宗旨既晦。不知四經三合。各有精義。而以天玉所言四經。爲補青囊三合之歎。其內傳分上中下篇。節次相承。而俗本流傳。倒亂章段。文義不明。訛謬錯出。術家亦相與沿其習。而莫之覺也。非一日矣。君以天擅之識。濟以博通之學。加以數十年閱歷徵驗之功。反復討論。求其至是。章犁句析。爲之解義。俾千百年沈霾晦蝕之書。渙然冰釋。油然理解。蓋用文學士之所長。而通法術家之所祕。蒼萃成書。俾習術而疏於學者。可因法以知文。通文而不知術者。又可因文以通於法。其嘉惠後學。而有功前人。不亦深且至哉。君生質甚奇。讀書抱經濟志。由州縣起家監司。幹濟之略。見於設施。年甫服政。遽爾懸車。杜門著書。靜觀物理。不爲無益空言。蓋以卓魯之經綸。而晚爲陳邵之高蹈。吾宗豪傑士也。學術該洽。此特其一端云。

陳東浦方伯詩序

詩文同出六籍。文流而爲纂組之藝。詩流而爲聲律之工。非詩文矣。而不知者。猶以工藝竊自喜也。文須依附名義。而詩無達指。多託比興。中人以下。得以竄竊形似。故詩人之濫。或甚於文學。誠天性不工韻言。既不能學古人詩。而又不敢知紛紜者之詩集。故於斯道謝不敏焉。顧嘗從事於校讐之業。略辨詩教源流。謂六經教衰。諸子爭鳴。劉向條別。其流有九。至諸子衰而爲文集。後世史官不能繼。劉向條辨文集流別。故文集濫焉。六義風衰。而騷賦變體。劉向條別。其流有五。則詩賦亦非一家已也。第劉向九流之說。猶

存。今推其意以校後世之文。如韓出儒家。柳出名家。蘇出兵家。王出法家。子瞻縱橫。子固校讐。猶可推類以治其餘。詩賦五家之說已逸。今漢藝文志詩賦略五家之分目猶存而闕其分家之說而後世遂混合詩賦爲一流。不知其中流別。古人甚於諸子之分家學。此則班劉以後千七百年未有議焉者也。故文集之於六經。僅一失傳。而詩賦之於六義。已再失傳。詩家猥濫。甚於文也。蘇州布政德化陳東浦先生。清名重望。在人耳目。吏民知爲使相大臣。福星一路而已。詩句流傳。名流稱誦。則又知爲風雅之宗。政事能兼文學而已。是說雖未易幾。然以此論先生。則未盡也。學誠嘗推劉班區別五家之義。以校古今詩賦。寥寥鮮有合者。詩家不勝患苦。或反詰如何方合五家之推。則報之曰。古詩去其音節鏗鏘。律詩去其聲病對偶。且併去其謀篇用事。琢句鍊字。一切工藝之法。而令翻譯者流。但取詩之意義。演爲通俗語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於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數者。而楞然一無所有。是工藝而非詩也。而詩家者流。方謂微妙不可思議。又謂意會不可言傳。詩有別長妙悟。非關學識云云。吾不謂諸說盡非也。然必有立於是詩之先者。且亦必無連篇累什。皆無可指之實。而盡爲微妙難言者也。而江湖游乞。與夫纖詭輕薄宵人。方藉別長妙悟之說。以爲城社之憑。則經詩三百。聖人未嘗有是訓也。今觀東浦先生之詩。未嘗無微妙。未嘗無會意難言。至於聲調法律。與夫篇章字句。一切工藝之精。不能禁人不激賞也。而人因以謂是工於詩。不知去是數者。而先生之詩自在也。譬華袞所以章身。而華袞非身。則所謂使相大臣。福星一路。可見

其人又豈足以盡其爲人也哉。今讀冬日和陶狂瘦癡肥諸什。則情性之恬。會心之遠。素所樹立然也。讀桑苧春風。匡廬巖嵒。寒雲蔽江諸篇。則師友淵源。交情氣誼。非漫然也。讀中秋舟中砌花呈喜。圓月滄舟。及茂州辭別。邊塞感憶諸篇。則依親爲命。孺慕不衰。可想見也。早春觀農。夏至占雨。二麥三蠶。留別閩中諸詩。則父母師保。稱殫心也。風流儒雅。則有清秋錦水。鶴感前松之灑逸。勤勞民事。則有開堰禱雨諸篇之懇悃。至於出塞從戎。崎嶇險阻。出入死生。奮勵忠孝。臨機制變。弭安反側。事上接下。不吐不茹。前後五年。見於篇什。學問志節。經濟事功。與夫番漢風俗。山川景象。體撰幽險。刻畫微不至。雖千載而下。猶如目見。昔王全斌平蜀。功成而不聞述作。杜子美入蜀。詩高而不著事功。先生殆兼之矣。至梭木歸詩之遠意。不測寄防歸家。黃河失舵之從容。蓋庶幾談笑於生死閒。非豫立有素。而可勉強爲邪。夫江南天下財賦區也。勝國事隸陪京六部。今三布政分理之。江寧當淮甸之衝。安慶控西江之勢。其地要耳。承平則坦途也。蘇州吳越門戶。而尤爲南部膏腴。賦重役繁。非清惠使相。不能風化列城。臻於至治。先生歛歷四十年。能守一官之貧。今遍歷三司。恩周蔀屋。行且節鉞開府。洊進平章。福星一路者。轉而福星天下。皆以素所樹立操之。無有所屈。則誦其詩。固可知其人也。倘推劉班五家之例。必曰此儒者言。孝友施於有政者耳。學誠稔先生名也久。嘗恨不得一見。嘉慶丙辰歲杪。來止安慶。幸接警欵。披誠如素。明年二月。先生移部蘇州。見示詩編。因書所見。以爲贈別。亦不自辨其爲序詩與序人也。

元次山集書後

元次山集十二卷。淮南黃又研旅訂刊。黃又不知何時人。淮南亦不知何縣治。無題跋。不知其訂刊歲月。楮板精佳。款式亦似近代人所爲。大兒貽選購之。五柳居陶氏書估。可寶貴也。晁氏讀書志有元子十卷。琦玕子一卷。文編十卷。按次山自序文編十卷。凡二百三首。今正集十卷。實二百四首。當是傳誤也。陳氏書錄解題。元次山集二本。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序冠首。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十惡之屬。皆在。江本則分置十卷。按商隱序次山文集。有文編。有後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爲元文後編。而琦玕子一卷者。反不在錄。後集一作詩集。未知孰是。宋陳晃二家所錄。則無後集後編。而所謂蜀本拾遺一卷者。不知何人所稱。今本拾遺二十三篇。分爲二卷。而五規與惡圓惡曲二篇。在拾遺前卷。通檢正集十卷。與拾遺二卷。亦無十惡篇目。其中興頌則在正集第六卷中。與蜀本所謂俱在拾遺。與江州本所謂分置十卷者。俱不合。其琦玕子集中。又閒作琦玕子。當是傳寫之訛。洪容齋隨筆。謂次山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紓作序。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文編。其餘大抵澶漫矯亢。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按元子一百五篇。今亦未見。而洪氏謂見文編者一十有四。則今集中有稱琦玕子者。疑卽所著琦玕子一卷之中。亦有出入者也。又次山自序文編。今在拾遺後卷。與蜀本拾遺一卷。而自序冠於首者。亦不相合。序末書大歷三年丁未中冬。

按大歷三年。當是戊申。丁未乃在二年。次山本傳。卒年五十。按次山別王佐卿序。癸卯歲。元結年四十五。癸卯爲代宗廣德元年。是年次山年四十五。其生當在玄宗開元七年己未。卒年五十。正代宗大歷戊申。撰序又在中冬。疑三年爲二年之誤。撰後一年。而次山遂卒。遺文當遺無多疑。商隱所謂後集。或作詩集者。爲近之。然自序卒不可見。當闕疑也。次山於文。前人評論已詳。大約抗節勵志。不可規隨。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雖若矯勵。大過矜失之廉。然而亦君子矣。義山稱許其文。未免失實。必若所言。昌黎韓氏猶未敢任。至謂不必仲尼爲師。尤害於理。高氏子略取與柳州頡頏上下。似爲得之。第柳以少年驟進。中間得罪貶竄。謫居悔過。旣已無望於時。其志將以傳後。故氣稍平。元則晚歲始達。中間浮沈亂世。旣結主知。又多與時椎鑿。其心切於憤世。故氣尤亢。蓋其所處然也。元之面目出於諸子。人所共知。其根蘊本之騷人。而感激怨懟奇怪之作。亦自天問招魂揚其餘烈。人不知也。洪氏謂其元子十卷。悖理害教。今觀洪氏所舉。嘗方二十國事。是亦憤世嫉邪之意。不以文害辭志。亦自無傷。蓋元子作於天寶乙未以前。次山之才。壯歲不獲一第。故本屈騷之志。而蕩肆於莊周之寓言。古人本自有此一種。無足怪也。至其涉世之文。高古淳樸。唐賢鮮有能及之者。使以次山之才之學。生後四五十年。得與昌黎韓氏同時。酬唱講摩討論。則相如揚雄。竝時生矣。人謂六朝綺靡。昌黎始回八代之衰。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氏爲古學於舉世。不爲之日也。嗚呼。元亦豪傑也哉。

唐劉蛻集書後

劉復愚文集六卷。明天啓四年。吳騏編輯。刻板行世。乾隆丁酉戊戌之間。大兒貽選。從朱先生假影鈔本。攜歸手錄。爲文四十八篇。騏自跋。爲於緇廬。披翻蠹冊。文多漫滅。以意強會。僅辨山書。及文冢銘。猶有桑悅私印。因搜唐編。衆輯而哀。爲六卷。蛻上崔尙書。有集十卷。舊拔刺書一卷。雜歌詩二卷。陳氏書錄解題。文泉子十卷。皆不可見。蓋劉氏舊書之亡久矣。論者以劉蛻孫樵並稱。今以蛻較樵。蛻爲尤僻矣。山書頗得莊生緒言。禹書則經生著論。而稍變音節。無深義也。古漁父首篇頗奇。後三篇柳州雜著類也。其餘雜論。及投報諸書。文詭而理不失。正大約怪澀。自其天性。窮不得志。愈鬱而爲奇詭。此養氣之所以爲要務也。孫樵劉蛻所養未充。要於古人之學。實有所見。而文境幽僻。乃其生質使然。故披文見志。可以卓然不朽。後人無其志意。而貌襲其詭激。不知於文理殊未通也。此不可以不辨。吳騏不知何許人。首有熊文舉序。稱其字爲衆香餘。俟異日考之。

王右丞集書後

王摩詰詩文二十八卷。弁語一卷。附錄一卷。序目一卷。總三十一卷。仁和趙殿成松谷氏箋注。李穆堂跋。杭大宗世駿全謝山祖望。厲太鴻鶚。皆爲之序。趙君於此書博瞻精辨。於近代注書家號爲傑出。其自述所見王集舊本。如廬陵劉須溪。武陵顧元緯。句曲顧可久。吳興凌初成。四家之書。推須溪本爲最善。而惜

於蜀本。廣信本。維揚本。與何義門考正宋槧本。俱未得見。又以詩有多本可校。而文則僅有顧元緯本。餘皆不見爲惜。嘗考王縉進維集表。詩筆十卷。今須溪本詩集六卷。合武陵本文集四卷。卻如其數。則析爲二十八卷。自趙君箋注始也。趙君又云。舊唐書維傳。弟縉對代宗言。編綴都得四百餘篇。今須溪本所載。僅三百七十一篇。疑非寶應所進原本。今按傳載代宗語云。多少文集。卿可進來表。進文云。其成十卷。隨表奉進。則四百餘首。似合詩文計之。詩篇三百七十。雜體文字六十餘篇。合計正符其數。似未有所遺也。摩詰蕭遠清謐。淡然塵外。詩文絢爛。歸入平淡。似不食人間煙火味者。鬱輪袍取解之辱。杭太宗已辨其誣。陷身於賊。服藥取痢。佯瘡。賦凝碧池詩。前人謂其心未忘君。不能引決爲遺憾耳。歷觀前世清靜自好之士。能輕富貴。寡嗜欲。而往往顧惜身命。臨難不能引決。依違濡忍。卒遺後世譏議。若揚子雲之投閣。餘生。王摩詰之輞川晚節。均可惜也。子雲心儀老氏。摩詰神契空王。聰明才學。使人可欲者多。則不免於雉羅之患。而淡泊寧靜。不自義方。敬直中來。則隱微私口猶存。不能臨危難而授義命也。故責以古人之道。義。摩詰可謂君子而不幸者矣。若其庸懦猥鄙。患得患失。本非學道之人。則文章流麗。必有跼蹐牽率。發於不知其然而然。不能有此物外遠致。是又在乎知言者之善鑒也。

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書後

韓文公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卷。遺文一卷。序目一卷。總五十三卷。朱子校昌黎文集。別著考異十

卷自爲一書。留耕王氏伯大倅劍南時。取考異附於正集本文之下。而以洪氏與祖年譜辨證。樊氏汝霖韓志及年譜注。孫氏汝聽。韓氏醇。祝氏充。三家全解。參附其間。王氏又集諸家之善。更定音釋。附於逐卷之後。不入正文。仍空其下。以待竄補。書以考異爲主。故正文篇次。俱按方崧卿本。而以諸本參校。著爲凡例一十二條。所謂南劍官本是也。明萬曆中。朱子裔孫崇沐。又取劍本重刻。而以王氏音釋。同附正文之下。以便省覽。蓋自朱子考異以後。三更其面目矣。此本行世最廣。而標名仍稱朱子韓文考異。學者不察。遂以王氏之書爲考異也。王氏此書。兼採樊韓孫祝諸家之說。補綴考異之所不逮。良亦有功。其於考異全文。初無改竄。至字句小有異同。或爲傳寫之訛。碑誌數卷考異。於卷首注明某篇爲碑。某篇爲誌。此本刪去。尙無甚礙。惟於遺文傳末。有憲宗崩慰諸道疏。及慈恩洛陽華岳題名七段。朱子俱仍方本存錄。今本刪去不載。且他本所有。而方本刪去。或方本所有。而朱子刪去者。尙皆存其篇目。而著說於下。獨於此處。并篇目而刪之。殆不可解。余家所藏韓文四本。此本最爲流俗通用。楮板未爲精佳。惟是童子塾中。初購此書。卽已寶如拱璧。其後先君丹墨評點。指示初學爲文義法。小子自幼習焉。手澤所存。珍而襲之。不特以其爲舊物也。憶此書乃甲戌秋冬所購。是時先君方官湖北應城知縣。塾師於舉業外。禁不得閱省他書。及得此集。匿藏篋笥。燈牕輒竊觀之。初不盡解。顧愛好焉。不忍釋手。今撫玩之。三十年前光景。猶歷歷也。

東雅堂校刻韓文書後

長洲徐氏時泰校刊昌黎先生集。用宋廖瑩中世綵堂本。卷次篇第。與南劍官本不異。徐氏之意。以魏仲舉刊五百家注。引注冗複。而方崧卿舉正。及朱子校本。與考異之文。未得附入。故以朱子校本考異爲主。而刪取諸家要語。附注其下。在今世遂稱佳本。所謂東雅堂本是也。此本較諸刻最爲晚出。前人考校疏證論辨之說。至是匯集。不爲不多。苟欲刊定此書。蔚垂不朽。則宜詳具始末。彙集衆長。爲韓集之大全可也。如考訂時事。辨別傳聞。則程呂洪燮諸譜記。當備載也。校正文字。疏證名物。則祝氏音義。王氏音釋。蔡氏補注諸編。不宜略也。評論文墨。商榷義理。則詩話文評。儒先語錄。前人序例。常甄採也。詩有唱和。文有端委。如月蝕詩之盧全原作。平淮西碑之段文昌改本。俱宜附注本篇之下。推類而及。凡有同時交際。詩文苟有傳者。必當搜輯同編。以見郢人之質。同歌之善。乃使讀韓集者。無遺憾焉可也。至於外集遺文。眞僞雜出。亦當存其本文。著其所以辨別之說。一如諸子外雜諸篇。縱有他人之筆。苟使相傳有自。斷無刪去其文者也。蓋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事其文。苟與其人相涉。未有不爲一例通編。固不必盡出其人手筆。亦不可遽以我意區分。乃爲善考古人之業也。徐氏苟欲訂定善本。折衷一是。以供子弟之誦習。則按據朱子考異。盡刪繁文。以歸簡易。抑亦可矣。如曰將盡心於韓集。使無憾焉。則當博取衆長。有條不紊。如前說焉。然後可也。今乃約既不精。博又不盡。所求非其所用。所志非其所爲。世傳以爲佳本。相與矜之。誠

不知其何所取也。且如原道一篇。最爲先儒聚訟。徐氏初無折衷。僅採楊龜山及蘇子由駁議二條。理既不確。又不博採他說以參互之。使人得以自爲別擇。將使後生小子。何所決是非乎。大者如此。他可知矣。桐城方氏世舉。謂其辨注多而箋事少。不知辨注雖多。仍少發明其書。可備參稽。而不可爲定本。苟欲集韓氏之大全。固當醇駁兼收。虛實互致。其有成書者。如舉正考異。音釋補注之類。各自爲書。列於正集之後。其本無成書。或雖有其書而久亡者。則哀集諸說。條次逐篇之末。而間附己意以折其中。如范寧集解。穀梁之例可也。至隨文解義。偏旁音訓之類。則順次本文之下。以便讀者之省覽可也。嗚呼。文士之見。祇拘拘於文章工拙。而先儒之辨。惟介介於義理醇疵。至考古之士。則又惟是時事始末出處先後之間。援記證傳。紛紛未已。不知一人之集。固爲一人之史。而他集與他史傳。固將藉是以爲辨裁。執一不可相通。兼收乃克有濟。然而自古及今。未聞有議及者。是固斯文之闕典也。余故發明其指。以待後之從事於韓集者。且欲凡有志於考定前人。胥用是爲例焉。詎非藝文之大觀。不朽之盛事耶。此書於韓集雖未爲至。而劄劂精良。款識古雅。置之案間。摩挲寶玩。蓋亦不可少之物也。緣世之所震矜。是以推本而極言之。

葛板韓文書後

前明東吳葛蘄靖調氏。校刻韓集五十三卷。卷第篇次。與諸本皆同。盡刪諸家之說。而一以朱子考正原文爲主。折衷一定。朱子所兩存者。亦不復更存旁注。所以便初學也。靖調氏伯仲校刻諸書。世號葛板。其

爲篇雖簡約。而校讐頗復盡心。此本雖本朱子校定正文。而審定篇第。則尤爲慎密。按考異篇第於正集四十卷。俱仍李漢原編。其外集遺文。則據方崧卿所收二十五篇之外。增入諸家所錄。與順宗實錄五卷竝編十卷。中有刪者。亦存篇目。以俟後人考定。嗣是諸本。皆以考異篇目爲準。則矣。然考異於遺文篇次。將皇帝卽位。賀宰相啓。編於汴州嘉禾嘉瓜狀後。賀諸道狀。賀觀察使狀之前。其憲宗崩。慰諸道疏。則編於賀諸道狀。賀觀察使狀後。潮州謝孔大夫狀前。於類例似爲不倫。朱崇沐本。則以賀宰相啓。移置奏嘉禾狀之前。似矣。而刪去慰諸道疏。亦不可解。葛氏則啓列狀前。疏列狀後。文以類從。頗似得當。第不著其說。似病於過略耳。又退之與大顛師書。朱子於第三書。不如親顏色句。謂親字下。顏字上。常有見字。而石本。杭本皆闕。故不敢增。而空其處。此校書闕文之義。必當如是。今葛氏既以闕處填作見字。亦似非闕疑慎言之意。至於正集之下。邳侯革華傳題下。注闕本無此篇。乃用方崧卿說。而刪去之。外集遺文。有用舉正。及考異之文。而刪去者。俱注闕字。不注去之之說。則體例亦未畫一矣。凡此皆葛板之未盡善者。是校書之所以難也。前人文集。非特校正爲難。卽編次篇第。亦不易易。蓋不明著作之意。及文字承用體裁。鮮有能得當者。世俗習而不察。集部目次。多是率意編類。如賦先於詩。詩賦先於衆體。乃是昭明文選一時陋例。而文人編集。遂爲千古典型。尤可異也。唐人文集。韓退之文。定於李漢。柳子厚文。定於劉禹錫。最爲當世所稱。柳集卷數。今已訛錯。而李漢韓集目次。則諸本皆同。雖甲賦乙詩。尙沿陋例。而中間雜體文字。

則頗見其用心。蓋緣雜著四十三題，不爲強分類例，則似有窺於古人著作之遺。惟十三卷卷末七記，明是記體，不合編於雜著耳。若移七記冠於十四卷之首，而標類爲記，更以十四卷貓相乳以下七題，編於十三卷之末，定爲雜著三卷，鄆州谿堂詩，別編於詩，則位置無遺憾矣。至坊者王承福傳，編入雜著，而毛穎傳編於雜文，旣不別立傳類，而又不混合爲一，尤爲有識。蓋二篇本非傳體，文苑文粹入傳，非也。王承福乃有爲而作，故入雜著。毛穎乃是遊戲，故入雜文也。至太學生何蕃傳，編於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後，答張籍二書之前，方崧卿從舊本作太學生何蕃書，以爲此文總於書類，當從舊本作書。朱子以謂文實傳體，仍當爲傳，此則疑方說爲得之。蓋史法不傳生人，且文體亦不類傳，乃是書事體耳。孫樵書何異於卽其例也。書事之文，依李漢例，亦當編於雜著。今因篇以書名，而竟編於書牘之內，乃李漢之疏也。若篇題本自爲傳，李漢安得如是之舛誤乎。至於餞送詩序，當分主客，一己作詩，而序引其端，則序乃一詩之序，當編入詩類，而序乃同於詩小序也。與衆同賦，而又爲作序，則序乃衆詩之序也。序編序類，而分賦之詩，仍歸詩類，乃爲得當。今送溫處士赴河陽軍，送鄭尙書鎮海南等篇，皆序與詩分載，當矣。而送張道士與鄭十校理，皆以詩編序後，未免爲例不純。而送陸歙州詩，乃是昌黎一人所賦，其序卽同詩之小序。今不編於詩類，而編入序類，又不免於反主而爲客矣。石鼎聯句詩序，乃是以文滑稽，例當編入雜文。今亦編於序類，非也。石鼎序之不可爲序，猶毛穎傳之不可爲傳也。又狀體亦自不一，奏御之狀，與表同類。

申達上官之狀。與書啓同類。今與盧郎中薦侯喜狀。袁州申使狀。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三首。雜入奏狀之內。皆不可以爲訓。凡此並是李漢編次。不能條理。舉一可以反三。編集諸家。不可不討論而熟察之也。此類固與葛氏校刊得失無與。因其闕篇之注。義例不明。故引申而及之。以爲篤於時而拘於墟者覺也。

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

朱子韓文考異十卷。自王留耕散入韓集正文之下。其原本久失傳矣。康熙中。安溪李厚菴相國。得宋槧本於石門藏書家。重付之梓。校讐字畫。精密甚。計字十一萬七千九百有奇。諦審此書。乃知俗本增刪失舊觀也。第一卷。第四卷。第六卷。第七卷。卷尾俱有補注。安溪公親見原本補注。皆作行書。第一卷注文。自稱曰洽。故疑爲朱子門人張元德所刊。尤非他宋槧本可比。洵可寶也。按第四卷補注。引楊倞荀子注。性惡篇後。注文全載原性一篇。與今本多異。而楊倞稱原性爲性原。則五原以原字在下。唐人所見之本。已有如此者矣。方本諸篇。皆以原字居上。獨原性題爲性原。宜朱子以爲不然。不知唐人已有是篇目也。此等雖無關於文義。然東雅堂本。已以淮南子原道篇相擬矣。今按劉勰文心雕龍。亦有原道。與韓子原道鼎峙而三。韓最晚出。而世人言原道者。但知韓氏。不甚知彼二家。此布帛粟菽。所以重於空青大澆也。古人讀書。不憚委曲繁重。初不近取耳目之便。故傳注訓故。其先皆離經而別自爲書。至馬鄭諸儒。以傳附經。就經作注。觀覽雖便。而古法乃漸亡矣。評論文字。抑揚工拙。雖爲道之末務。然如摯氏文章志論。劉

氏文心雕龍亦離文而別自爲書。至真謝諸公就文加評。因評而加圈點識別。雖便誦習。而體例乃漸褻矣。至於校讐書籍。則自劉向揚雄以還。類皆就書是正。未有辨論同異。離本文而別自爲書者。郭京周易舉正。以家藏王韓手寫真本。比校世所行本。正得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自爲一書。不以入經。此尊經也。其餘則絕無其例矣。至宋人校正韓集。如方氏舉正。朱子考異。則用古傳注例。離文別自爲書。是皆後人義例之密。過於古人。竊謂校書必當以是爲法。刻古人書。亦當取善本校讐之。自爲一書者。附刻本書之後。俾後之人。不憚先後檢閱之繁。而參互審諦。則心思易於精入。所謂一覽而無遺。不如反覆之覈核也。古人離文別自爲書。非但自存謙牧。不敢參越前人之書而已。亦欲學者不憚繁難。而致功庶幾有益耳。一取便於耳目。未免漫忽而不經心。此意亦可思也。

韓詩編年箋注書後

桐城方世舉扶南氏撰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每卷之首。標列篇目。篇目之下。標明出處時世。觀者但考十二篇目。而洪氏年譜辨證。程氏歷官之記。皆可列眉而指數焉。德州盧氏見曾爲之訂正。復舛而刻以行世。是亦攻韓集者不可不備之書也。唐人詩集宜編年者。莫若杜韓。杜之編年多矣。韓則僅見於此。是固論世知人之學。實亦可見詩文之集。固爲一人之史。學者不可不知此意。爲詩文者。篇題苟皆自注歲月。則後人一隅三反。藉以考正時事。當不止於小補而已。按周紫芝辨韓詩嘲鼾睡二首。以爲退

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且鐵佛皺眉之類。語近鄙俚。此詩非韓作。眞瞽說也。方氏據朱子集中有晨起讀佛經解之似矣。顧韓詩中尙有東野失子大用涅槃經語。何嘗以佛經爲詫。月蝕詩中把沙腳手婪酣大肚等語。何嘗以鄙俚爲嫌。顧俠君號爲通博。乃取此等悠謬議論。殊不可解。近聞有說詩者。於廬江小吏焦仲卿妻一篇。極詆焦仲卿之溺愛忘親。自謂有補風教。此等真是村荒學究見識。以此論文。最爲誤事。惜方氏闢之。猶未暢厥指也。大抵學人之詩。才人之詩。詩人之詩。文人之詩。各有所長。亦各有其流弊。但要醞釀於中。有其自得。而不襲於形貌。不矜於聲名。卽其所以不朽之質。是以漢志區詩賦爲五種。而賦家者流。又分屈原荀況陸賈以下。別爲三家之學。惜劉班當日。但分其類。而未嘗明著其說。而後世家學流別之義。又無有能通之者。是以各就己之所近。浸淫入之。以爲詩賦之道。一而已矣。苟有不爲其說。不同其道。而稱詩賦者。卽不勝其入主出奴。憤若不共戴天。苟有識者。通其源流。奚足當吹劍之一映乎。主風教者。貴有操持之實。極言是也。婉言亦是也。無其實而憊於適人之鐸。無謂也。徵學術者。謂有懷抱之志。侈言是也。約言亦是也。無其志而勞於書肆之估。無謂也。性靈詩之質也。魂夢於虛無飄渺。豈有質乎。音節詩之文也。桎梏於平反雙單。豈成文乎。三百之旨。五種之流。三家之學。虛實侈約。平奇雅俗。何者非從六義中出。但問胸懷志趣。有得否耳。而世人論詩紛紛攘攘。昧原逐流。離跂攘臂於醜缶之間。以謂詩人別有懷抱。嗚呼。詩千萬。一言以蔽之曰。惑而已矣。

韓文五 百家注書後

韓文五百家注四十卷。序目姓氏一卷。無外集遺文。蓋魏仲舉哀輯諸家。朱子考異未出。故外集遺文猶未有定本也。其注有視今詳備。可採輯者。亦有冗複無取。可刪削者。其名五百家注。自韓子同時柳劉籍混。以至趙宋文人。凡有一語偶及一言偶舉之者。無不羅列姓氏。猶未足五百也。約略其辭。舉其成數云耳。其實專門治韓集者。不過十餘家。猶未得盡見其全書也。杜詩有千家注。治騷者稱七十二家。美其言以詫庸俗之耳目。蓋前後出一轍也。然而余不病其過侈。特病其過於約也。向使專門治韓之書。如叢書之例。盡刻其全。而次附本集之後。三百餘家姓氏。凡有言議涉於韓者。悉採無遺。而附於逐篇之後。豈不蔚然成大觀哉。凡輯書之體。約則欲其極精。廣則欲其極備。精以明專家之長。而備以待採擇之便。二者交資。而不可偏廢者也。若標名博大。而按實頗疏。君子無所取也。

讀道古堂文集

杭大宗集有兩浙經籍志序。自言雍正辛亥。制府禮聘名碩。修浙省全志。經籍一志。其所創也。爲卷五。爲目五十。有九。爲書一萬有奇。無何。制府朝京。局事大變。狐憑虎以作威。蠹含沙而射影。檄取成書。妄生彈射。謂時令地理非史。天文律曆非子。食貨不宜別標寶貨器用。醫家不宜更分經方針灸。樹頤頰而插齒牙。沸吼吹唇。牢不可破。予援四代史志。及崇文昭德莆田鄱陽之書以證之。益復中其所畏。倡爲鴟張狼

顧之談。以濟其鷓鴣腐鼠之嚇。謂聖天子稽古向學。將按籍而開獻書之路。封疆大吏。慮不能盡應。至郢書燕說。記醜而博貽曲學之譏。來求全之責。又草莽私史。孤憤離騷。將吹毛索疵。傷桃戒李。凡此數說。轉丸遞錯。惘疑虛喝。當局秉筆者。舌橋頸縮。大有戒心。艾儒魁士之述作。以疑似而見刪。家猷國憲之章程。因運移而并廢。續鳧斷鶴。取笑通人。今世行本是也。杭復與爭。謂經籍所以補列傳闕漏。班固不爲馮商列傳。而續史記則志於藝文。劉昫不爲劉蛻列傳。而文泉子則志於經籍。然竟不能救。杭因次其舊案。別本單行。聊述其顛末如此。按杭所稱制府李公衛也。予在京師。見朱竹君先生家藏各省通志。其體例以浙江通志爲最。卽李公所修本也。此事見於雍正年間硃批奏摺。李公當日請勅公帑萬金。彼時物力不甚艱難。一切人功食用。剗較今殆省倍蓰。而請帑萬金。優禮厚幣。徵名賢也。杭於史學未爲深造。然才雄學富。一時未易其儔。浙志體例。優於他部。殆其力歟。而小人譁張。邊已如此。蒼蠅變亂黑白。雖李公之裁斷。猶不能禁於暫去之際。羣邪醜正。從古然矣。

讀北史儒林傳隨劄

北史儒林傳。梁祚嘗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不知體例如何。莫能考也。

隋牛宏引劉炫同修律令九品妻母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宏從之。按品官之妻再醮坐絞。而隋制無罪。何可訓也。命婦再醮坐絞。今律也。

魏平恆薊人傳云。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按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

中山張吾貴。與饒陽劉獻之齊名。皆稱儒宗。吾貴門徒千數。而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皆通經之士。識者辨其優劣。

北史儒林傳。於劉獻之甚爲推許。然嘗注涅槃經。孫惠蔚最爲通顯。嘗因夜論佛經。有愜帝意。詔加惠蔚法師之號。是雖當時風氣。然諸儒入傳。竟無完行。李延壽其有所激而爲是篇歟。孫靈暉爲南陽王死後。每七日至百日。請僧設齋。

劉蘭之傳。旣云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惟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又云排毀公羊。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至於紱及葛巾單衣。鬼物入坐。責其無禮。今特見召。少時蘭死。則荒唐不可爲訓。李氏過采小說。有玷儒林篇目也。一篇之中。褒貶亦不相蒙。惠蔚傳。議太祖廟雖改制。昭穆不易。助崔光議。昭穆應以次易。諸儒莫能屈。及遷祕書丞。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揉。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并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此是劉向劉歆校讐之業也。及代崔光爲

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然則禮家制度。館閣校讐。其與文史一途。各不相侔久矣。華陰徐遵明。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尙書禮記。一年辭去。師張吾貴數月。私謂友人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又從范陽周買德。一年復欲去之。平原田猛略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終恐無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尙書三禮。不出門院六年。又知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往讀復經數載。教授門徒。海內莫不宗仰。事師而不愜意。自不可以因循。然屢就而屢辭。則終嫌其始訪之不愜爾。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古人束修請誨。載酒問字。所謂禮也。禮不備。君子惡之。因以貨殖是爲利也。宜爲北史所譏矣。鄭元論語序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遵明不知爲誤。而又不得解。因曲爲之說。則遵明之學。亦必有傳會不諦者也。

衛國董徵。魏孝武所受業。於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述職過家。置酒高會。曰。腰龜歸國。昔人稱榮。仗節過家。云胡不樂。識子弟曰。此之富貴。勤學所致耳。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詩。爲先儒所譏。今徵言之陋如此。而史以爲榮何哉。

上黨李業興。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尙寡。乃詣靈

馥類受業者。靈馥曰。李生久逐菟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然而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起曰。菟弟子。正如是爾。便途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興業爲之也。此等雖見氣誼。亦近猥浮。後世標榜聲名。釀成惡習。其端自此起。而史亦無貶辭。固知當時風氣所趨。不以爲詫也。盧景裕講易。其子崇祖。年方十一。與之論難。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閱。亦非儒者氣象也。

隋李文博著政道集十卷。亦自定集名之積漸也。

文苑中如明克讓。豈不當入儒林。

熊安生博通五經。專以三禮教授。何至受人之誑。指古墓爲晉河南將軍七十二世。訟不得直。率族向塚而號。此經學豈可信邪。抑生性迂拘。世以此誣之邪。觀其對周武帝。直是佞幸一流。阿旨取容。儒教乃若是耶。

劉炫自贊。歷引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皆自敝微美。傳芳來葉。按相如子雲。自序。人皆知之。馬扶風。鄭高密。自序。不見前人議。及炫固常見之。

隋蜀王秀爲太子。廣誣構。禁錮之中。上書乞哀。文帝報書。深譴謫之。不得其死。讀其本傳。未嘗不哀其不幸。及閱北史儒林傳。劉焯。劉炫。當代碩儒。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秀。焯等遷延未往。秀大

怒枷送益州。大窘辱之。幸秀廢斥。方得免難。暴慢如此。幽廢殞身。非不幸也。

昌亭劉焯。景城劉炫。結盟爲友。並有大名。焯旣通博著聞。無可訾議。而北史譏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若如北史所言。正合夫子束修以上。未嘗無誨之旨。何反以爲譏。炫則旣造僞三墳。與魯春秋。又失身從盜。以至官吏不收。飢寒而死。雖史文似慨。當日輕儒。以至於此。然儒林之篇。幾於無一完行。史亦未嘗不交譏之。蓋士賤則易於喪品。時賤而能自貴其品。乃聖賢之徒。儒林不過學者之事。未可與言立身而行道也。

平恆傳。恆三子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恆不爲營事。曰。此輩曾是衰頓。何勞煩我。別構精廬。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一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此序平恆夫妻父子之閒。全是乖謬。至時老東安公一雍句。文理亦大欠明白。此等序入儒林。何所取之。

論修史籍考要略

較讐著錄。自古爲難。二十一家之書。志典籍者。僅有漢隋唐宋四家。餘則闕如。明史止錄有明一代著述。不錄前代留遺。非故爲闕略也。蓋無專門著錄名家。勒爲成書。以作憑藉也。史志篇幅有限。故止記部目。且亦不免錯訛。私家記載。閒有考訂。僅就耳目所見。不能悉覽無遺。朱竹垞氏經義一考。爲功甚鉅。旣辨經籍存亡。且探羣書敍錄。閒爲案斷。以折其衷。後人溯經藝者。所攸賴矣。第類例閒有未盡。則創始之難。

而所收止於經部。則史籍浩繁。一人之力不能兼盡。勢固不能無待於後人也。今擬修史籍考。一倣朱氏成法。少加變通。蔚爲鉅部。以存經緯相宣之意。一曰古逸。宜存史之部。次後於經。而史之原起。實先於經。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蒼頡嘗爲黃帝之史。則經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後世著錄。惟以史漢爲首。則尙書春秋。尊爲經訓。故也。今作史考。宜具原委。凡六經左國周秦諸子所引古史逸文。如左傳所稱軍志周志。大戴所稱丹書青史之類。略倣玉海藝文之意。首標古逸一門。以討其原。二曰家法。宜辨較讐之學。與著錄相爲表裏。較讐類例不清。著錄終無原委。舊例以二十一家之言。同列正史。其實類例不清。馬遷乃通史也。梁武通史。鄭樵通志之類。屬之班固。斷代專門之書也。華謝范沈諸家屬之。陳志分國之書也。十六國春秋九國志之類。屬之南北史。斷取數代之書也。歐薛五代諸史屬之。晉書唐書集衆官修之書也。宋遼金元諸史屬之。家法分明。庶幾條理可貫。而究史學者。可以溯源流矣。他若編年故事。職官儀注之類。折衷歷代。藝文史部。子目。以次區分可也。三曰剪裁宜法。史部之書。倍於經部。卷帙多寡。約略計之。僅與朱氏經考相去不遠。蓋一書之中。但取精要數語。足以該括全書足矣。篇目有可考者。自宜備載。其序論題跋。文辭浮汎。與意義複沓者。概從刪節。但記作序作跋年月銜名。以備參考而已。按語亦取簡而易明。無庸多事敷衍。庶幾文無虛飾。書歸有用。四曰逸篇宜採。古逸之史。已詳首條。若兩漢以下。至於隋代。史氏家學。尙未盡泯。亡逸之史。載在傳志。崖略尙有可考。其遺篇逸句。散見羣書。稱引亦可寶貴。自隋

以前古書存者無多。耳目易於周遍。可做王伯厚氏採輯鄭氏書易三家詩訓之例。備錄本書之下。亦朱竹垞氏采錄緯候逸文之成法也。此於史學所補實非淺鮮。五曰嫌名宜辨。史記之名起於後世。當時止稱司馬遷書漢書。因東京而橫加前漢。固俗稱也。五代之書薛氏稱五代史。歐陽則稱新五代史記。至於漢記之有東觀。異乎劉賈之所敍錄。曹氏自有魏書。異於陳子之分子目。古人之書。或一書歧名。或異書同名者多矣。皆於標題之下。注明同異名目。以便稽檢。仍取諸書名目。做佩文韻府之例。依韻先編檔簿。以俟檢覈。庶幾編次之時。乃無遺漏複疊之患。六曰經部宜通。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不特尙書與春秋也。今六藝以聖訓而尊。初非以其體用不入史也。而經部之所以浩繁。則因訓詁解義音訓而多。若六藝本書。卽是諸史根源。豈可離哉。今如易部之乾坤繫度。書部之逸周諸解。春秋之外傳後語。韓氏傳詩。戴氏記禮。俱與古昔史記相爲出入。雖云已入朱氏經考。不能不於史考溯其淵源。乃使人瞭然於殊途同歸之義。然彼詳此略。彼全此偏。主賓輕重。又自有權衡也。七曰子部宜擇。諸子之書多與史部相爲表裏。如周官典法。多見於管子。呂覽。列國瑣事。多見於晏子。韓非。若使鉤章鉅句。附會史裁。固非作書體要。但如官圖月令。地圓諸篇之鴻文鉅典。儲說諫篇之排列記載。實於史部例有專門。自宜擇取要刪。入於篇次。乃使求史事者無遺憾矣。八曰集部宜裁。漢魏六朝史學。必取專門。文人之集。不過銘箴頌誄詩賦書表文檄諸作而已。唐人文集。間有紀事。蓋史學至唐而盡失也。及宋元以來。文人之集。傳記漸

多史學文才混而爲一。於是古人專門之業不可問矣。然人之聰明智力必有所近耳。聞目見備急應求。則有傳記誌狀之撰。書事紀述之文。其所取用反較古人文集徵實爲多。此乃史裁本體。因無專門家學。失陷文集之中。亦可惜也。是宜取其連篇累卷入史例者。分別登書。此亦朱氏取洪範五行傳於曾王文集之故事也。九曰方志宜選。旣作史考。凡關史學之書。自宜鉅細無遺。備登於錄矣。乃有不得不去取者。府州縣志是也。其書計數盈千。又兼新舊雜揉。不下三十餘種。而淺俗不典。迂謬可怪。油俚不根。猥劣可憎者。殆過半焉。若胥吏簿書。經生策括。猶足稱爲彼善於此者矣。是以言及方志。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又其書散在天下。非一時人力所能彙聚。是宜僅就見聞所及。有可取者。稍爲敘述。無可取者。僅著名目。不及見者。亦無庸過爲搜尋。後人亦得以量其所不及也。十曰譜牒宜略。方志在官之書猶多。庸劣家譜。私門之記。其弊較之方志。殆又甚焉。古者譜牒掌於官。而後世人自爲書。不復領於郎令史故也。其徵求之難。甚於方志。是亦不可得而強索者矣。惟於統譜類譜彙合爲編。而專家之譜。但取一時理法名家。世宦巨族。力之所能及者。以次列之。仍著所以不能遍及之故。以待後人之別擇可耳。十一曰考異宜精。史籍成編。取精用宏。其功包經子集。而其用同經義考矣。然比類旣多。不能無所牴牾。參差同異。勢不能免。隨時編次之際。取其分歧互見之說。賅而存之。俟成書之後。別爲考異一編。庶幾無罅漏矣。十二曰板刻宜詳。朱氏經義考後有刊板一條。不過記載刊本原委。而惜其未盡善者。未載刊本之異同也。金石刻畫。自

歐趙洪薛以來。詳哉其言之矣。板刻之書。流傳既廣。訛失亦多。其所據何本。較訂何人。出於誰氏。刻於何年。款識何若。有誰題跋。孰爲序引。板存何處。有無缺訛。一書曾經幾刻。諸刻有何異同。惜未嘗有人做前人金石錄例。而爲之專書者也。如其有之。則按錄求書。不迷所向。嘉惠後學。豈不遠勝金石錄乎。如有餘力所及。則當補朱氏經考之遺。史考亦可以例做也。十三曰制書宜尊。列聖寶訓。五朝寶錄。巡幸盛典。蕩平方略。一切尊藏史歲者。不分類例。但照年月先後。恭編卷首。十四曰禁例宜明。凡違礙書籍。或銷毀全書。或摘抽摘毀。其摘抽而尙聽存留本書者。仍分別著錄。如全書銷毀者。著其違礙應禁之故。不分類例。另編卷末。以昭功令。十五曰採摭宜詳。現有之書。鈔錄敍目。凡例。亡逸之書。搜剔羣書紀載。以及聞見所及。理宜先作長編。序跋評論之類。鈔錄不厭其詳。長編既定。及至纂輯之時。刪繁就簡。考訂易於爲力。仍照朱氏經考之例。分別存軼闕與未見四門。以見徵信。

與邵二雲書

逢之寄來逸史。甚得所用。至云摭逸之多。有百餘紙不止者。難以附入史考。但須載其考證。此說亦有理。然弟意以爲蒐羅逸史。爲功亦自不小。其書既成。當與余仲林經解鈎沈可以對峙。理宜別爲一書。另刻以附史考之後。史考以敵朱氏經考。逸史以敵余氏鈎沈。亦一時天生瑜亮。洵稱藝林之盛事也。但朱余二人各自爲書。故朱氏經考本以著錄爲事。附登緯候逸文。余氏鈎沈本以搜逸爲功。而於首卷別爲五

百餘家著錄。蓋著錄與蒐逸二事。本屬同功異用。故兩家推究所極。不侔而合如此。今兩書皆出弇山先生一人之手。則又可自爲呼吸照應。較彼二家更便利矣。夫史籍遺篇逸句。不講著錄部次。則無所附麗。更不比余氏經解。猶有本經白文。可以作閒架也。今爲酌定凡例。自唐以前諸品逸史。除蒐采尙可成卷帙者。做叢書例。另作敍跋較刻。以附史籍考後。其零章碎句。不能成卷帙者。仍入史籍考內。以作考證。至書之另刻。不過以其卷頁累墜。不便附於各條之下。其爲體裁。仍是搜逸。以證著錄。與零章碎句之附於各條下者。未始有殊。故文雖另刻。必於本條著錄之下。注明另刻字樣。以便稽檢。鴻編鉅製。取多用宏。創例僅得大凡。及其從事編摩時。遇盤根錯節。必須因時準酌。例以義起。窮變通久。難以一端而盡。凡事不厭往復熟商。今茲所擬。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至宋元以來。史部著述浩繁。自諸家目錄之外。名人文集。有序文題跋。雜書說部。有評論敍述。均須摘抉搜羅。其文集之敍跋。不無仰資館閣。說部則當搜其外閒所無者。此事不知張供奉能勝任否。吾兄幸熟計之。若得此二事具。則於采擇之功。庶幾十得其八九矣。又文集內有傳誌狀述。敍人著述。有關於史部者。皆不可忽。四月二十二日。

與胡維君論校胡穉威集二簡

昨示校刊胡穉威徵君文集。所言先後目次。與其人之專。愚誠不足當一噓。徵君於雍正乾隆間。名重京師三十年。至今猶有相引重者。學使命刊。必有京師同志相囑。誠佳事也。鄉人取比毛西河氏。此恐未逮。

當與杭堇浦氏齊息園氏互校短長。夫毛氏甚駁，不及杭齊之醇也。但取立言有故，能自成家，不徒以文學表見，則杭齊若有待焉。若其才雄學富，舉相似也。鄙人亦未讀徵君全書，蓋習聞其緒論，而窺其一二序記，因以所見質於同人，則頗以鄙論爲然。故今欲一見其書，以冀質乎向者之所擬議也。所以錄本暫假一觀，明日必可納上也。至編次諸體，先序殿賦，以爲徵君手定，此言恐有所授，當審察之。鄙著文史通義，有繁稱匡謬，文集文選韓柳諸篇，專論編次文集目錄之事，深慨昔人編次集部目錄，不達古人立言宗旨。夫文集諸體大略相同，而諸集成家，百變未已。漢志詩賦，卽後世集部辭章之祖也。諸子亦後世集部論撰之祖也。然詩賦區爲五略，諸子別爲九流，且同一賦也，而荀卿之賦，不與屈宋同編，同一詩也，而高祖歌詩，不與孝景同編。古人具有家法，鄭重分明，而後世編次文集，不知校讐之學，但奉蕭梁陋例，一概甲賦乙詩，而癸弔祭文，曾無有人覺其非者。可爲浩歎。故嘗忘謂編次集目，當先定其人家學流別，然後可以甲乙諸體，未可一概繩也。此說雖創自鄙人，而仰窺古人，閒有暗合，特未盡符契耳。而世或轉以爲非，此古學之所以難也。昔在保定，梁制軍有業師仁和葉君，身亡無後，而門下搜其遺文，屬鄙人編次成集而刊行之。鄙就其所長，審其立言指趣，於諸體中以序爲甲，而編詩於癸，彼時甚有斟酌，非鹵莽者。制軍初不爲然，鄙援古今而辨正之，遂爲定本。今杭城有其書也。茲聞徵君全集，甲序癸賦，適與鄙人定葉君文集有合，而又傳出自徵君手定，不覺有觸於心，疑此言之或有因也。徵君全集諸體，誠不知其

何如。即使果出手定。而所定之爲是爲非。亦難懸斷。鄙於讀書無他長。子史諸集。頗能一覽而得其指歸。至於未彙之集。商榷去取。審定甲乙。似於前人小有拾鞭之益。但乞假一觀。當有片獻。必可備采擇也。并以此達文翁明府。何如何如。

惠借胡徵君集。足慰久企。往在都門。曾見沈徵君詩義序。及杭侍御續方言序。與送馬力畚序。禹穴記四篇。今此本獨無詩義序耳。徵君平日好擬揚子雲。今參質聞見。頗有沈博絕麗之文。而乏淵默深沈之思。先生以爲辭章之傑良然。然徵君以經學知名。尤長三禮。今未見其經學之書。而集中序記書牘。發揮所見。亦未見有得於三禮。而可徵蘊蓄者。恐經學諸書。亦未必如江戴之精專而有得也。惟與周內翰論洪範書。與本韻二序。及禹穴記。則於經訓史籍。蓋嘗肄業及之。而發言不甚離宗。非專門也。與朱羅孝廉二書。論詩古文。其得亦似未深。今雖所見僅三之一。而大體可知。日內擬整行裝。而筆墨之債。焚集。亦不及索觀中下卷矣。賢侯授梓。想有一本見惠。當徐讀之也。胡集博麗。似非有意於立言。向擬杭齊之間。亦不甚似。至目錄先後。無可庸心。彼墨守之愚妄。先生所言良是。鄙意駢體與散行夾雜不分。而以三洞璇華一序冠首。尤不可訓。想高明善編審也。雖然。浙東前輩撰述未刊。此猶中駟耳。昨聞邵二雲學士逝世哀悼累日。非盡爲友誼也。浙東史學。自宋元數百年來。歷有淵源。自斯人不祿。而浙東文獻盡矣。蓋其人天性本敏。家藏宋元遺書最多。而世有遁人口耳相傳。多非挾策之士所聞見者。鄙嘗勸其授高第學子。彼

云未得其人。勸其著書。又云未暇。而今長已矣。哀哉。前在楚中。與鄙有同修宋史之約。又有私輯府志之訂。今皆成虛願矣。曾憶都門初相見時。詢其伯祖邵廷采氏撰著。多未刻者。皆有其稿。其已刻之思復堂文集。中多譌濫非真。欲校訂重刊。至今未果。此乃合班馬韓歐程朱陸王爲一家言。而胸中別具造化者也。而其名不爲越士所知。又有黃梨洲者。人雖知之。遺書尙多未刻。曾於其裔孫前嘉善訓導黃璋家。見所輯元儒學案數十鉅冊。搜羅元代掌故。未有如是之富者也。又於鄞人全謝山通籍清華學士。亦聞其名矣。其文集專搜遺文逸獻。爲功於史學甚大。文筆雖遜於邵。而博大過之。以其清樸不務塗澤。故都人士不甚稱道。此皆急宜表章之書。學使所未聞者。曷乘閒爲略言之。鄙與學使素稱知契。然本部憲使不欲屢通書問故也。如何如何。適有小恙。未及手書。口授不悉。餘晤罄。

高郵沈氏家譜敘例

譜敕第一敘曰。三代以上。天子賜姓。諸侯命氏。周官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蓋其時氏族。掌於官守。平章百姓。異於黎民。姓氏皆本於君命也。後世封建。易爲郡縣。仕不世官。氏族不命於君上。人皆有姓無氏。而貴賤不可得分矣。然六朝郡望。以及唐宋以來。門閥名家。必取仕宦顯貴。以爲清望所歸。則譜牒之冠。誥敕。其亦賜姓命氏之遺意也。吾宗自士忠公以來。累代傳有仕宦。綸綍褒揚。奕葉稱榮。家乘自當恭錄。以弁首矣。第譜牒之例。門類雖分。而先後一依行輩時代爲序。惟誥敕本於命族之旨。義取尊君。昔人所謂

稟時王之制度也。故恭登本朝恩命於先，而前代所頒附於後云。

世系源流圖第二敍曰：萬物本天，人本乎祖。普天之民，追所自出，莫非三五之裔也。時遠世隔，則闕所疑，而徵其所信，傳聞有自，則存其說，而不泥其文。記載之通義也。吾沈溯原聘季，因沈子國以爲氏，質之古而有合。此徵其所信者也。吳興譜自該以上至周聘季七十五世，皆支系聯屬，班班可考。雖經戰國去籍，秦火楚劫之餘，而猶無一世不貫。此存其說而不必泥其文者也。今謹繪爲源流之圖，備稽考云。

支系表第三敍曰：家譜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譜舊式。後史所本者也。其法自上而下，尺幅可貫二三十世，文簡而明。近代修譜率以五世分截，於是由六世上溯五世，勢須重檢前系，追其自出，由十一世溯第十世，亦復如之。繙釋旣煩，支系又難清析。蓋緣多作子注，占其綫格，不知表外有牒，又不知字行職官，生卒年月之例，詳於牒者，本不藉表格以明也。夫世系設表，惟取其分別支派，使蟬聯系屬，皎若列眉，但書名諱，占地無多，故尺幅可以徹上下也。茲譜自四四公以來，傳世二十有二，表格所占無多，但自士忠公後，嬾樵公一支，居普安之南關，漫漁公一支，居普安之城中，南關之裔無考，今高郵普安子姓，俱漫漁公後也。漫漁公六傳至存孝公，從祖昆弟五支，乃或一傳而絕，或傳數世而無考，今惟存禮公一支，子姓繁衍，故表中所列，始自存禮公，而自四四公至存禮公一十一世，別爲世系之圖，冠於表首，絕支支派無多，披圖可識，無取於表格也。存禮公至今凡十一世，故表中僅列十一格，表中之第一世，卽系圖連合之第

十二世也。將來傳至二三十世，俱可依次增格，毋庸分截淆觀覽矣。其餘詳見世牒云。

世牒第四敍曰：牒者，表之注也。表僅列名，而人之行次字號，歷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塋墓向方，皆當注於名下。如履貫然，表綫所不能容，故著牒以詳之。蓋古法也。牒用橫格分列款目，占幅稍多，而觀覽易著。直書加注，占幅較省，而披閱難明。然用橫格款目，則存疑待質，與留缺俟補之處，各有一定方所，於例較便。故今用其式焉。表以支派爲主，伯支末世子孫未盡，不能書仲支之祖宗，所謂經也。牒以行輩爲主，一輩弟兄叔季未盡，不能書伯支之子系，所謂緯也。一經一緯，所以表人倫之道也。

列傳第五敍曰：譜傳卽史傳之支流，亦以備史傳之采也。近代譜家之傳，往往雜取時人投贈之筆，祝嘏銘誄之辭，藉以取徵，不復繩削。夫體裁雜出，旣已義例不純，撰文之人，各敍因緣，則文辭不皆切用。至於一人之事，慶弔不同，或贊頌互詳，或誌狀複出，偏存則懼有遺漏，並錄又不免繁蕪。斯則不解別裁，列傳自具陶鎔，殆於滕薛爭長魯庭，而不識賓由主度也。今取先世嘉言懿行，可示訓者，編次列傳，舊譜所載，庭訓所貽，參以耳目聞見，依其世次，敬撰爲若干篇，以存一家之記載。夫家傳備史傳之取裁，例視史傳加寬，寬乃可以備約取爾。然例寬而辭無假藉，蓋子孫表揚祖父，人有同情，但事必信而有徵，不敢矯誣失實，惟其謹嚴之至，斯乃所以敬其先也。

內傳第六敍曰：史傳方志，並有列女之篇，所以表內行也。內言不出於閫，何所事於表章，所以示婦學也。

德言容工本於官禮。後世婦教所師範也。劉向所錄勸戒竝存。范史所標。但取高秀。後世乃專畫於貞孝節烈。於義雖曰甚正。而塗則隘矣。方志寬於史傳。家譜自當寬於方志。內行可稱。何必盡出一途。凡安常處順。而不以貞孝節烈當其變者。有如淑媛相夫。賢母訓子。哲婦持家。閨秀文墨之才。婢妾一節之善。豈無可錄。則規規於節孝斯存。毋乃拘乎。

外傳第七敍曰。沈女婦於他姓。而內訓可傳。節行可表者。著爲外傳。禮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受之者也。劉氏向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由所適之族而視沈爲外。則沈氏之譜。不得以嫁女入外篇矣。其未許嫁。而孝行著於門內者。則附於內傳焉。

影圖第八敍曰。事有出於先王。而後世必不可行者。祭必立尸以象神是也。事有出於後世。雖起先王而不可廢者。祀先之有影圖是也。肖象起於傅巖影堂。祀先則仿於唐。而行於趙宋。禮以義起。雖百世可不可廢也。程子謂影設不可不慎。假有絲毫不似。便是他人。非吾親矣。此說固正。亦未盡然。前人所畫聖賢仙佛。名人高士諸圖。著於錄者。亦非得於目擊。多從想象爲之。安能責其盡肖。而既已爲之。而名之矣。披圖敢不敬歎。孝子思親。繪影以存。目想自然。惟恐追摩有弗至也。畫史有工拙。或流傳憶擬有失真。則亦不幸而無可如何之事也。然較之聖賢高士之憑空結撰。必有得其真傳之髣髴矣。苟有絲毫似吾親。而敢斥爲他人歟。爲人子者。盡心於力所能致。斯已耳。然朝章冠服。采色陸離。綾絹裝潢。設以供奉甚便。而經

久恐有失傳。募佳手白描。鐫板以爲印本。附於譜牒。則愈久而不忘。雖前人所未爲。亦禮之義起者歟。瑩域圖第九敍曰。古者葬必北方北向。有專地也。墓大夫辨其兆域。有專官也。後世不可拘以古法。而大河以南。與大河而北。分合之勢。又各有所宜。形家之言所由起也。然北地族葬。瑩域猶易識別。南地分葬。數世而後。不爲誌記。則失所考矣。先世自普安之徙。而高郵祖墓荒蕪。豪強乘瑕侵蝕。非樂山公之清釐。刻石。則石友公且無所憑藉以復祖業矣。乃知譜錄不可少也。今取累葉瑩墓方向坐落。若祀田頃畝。繪其形勢方面。及其四至八到。悉譜列之。以示久遠。疑未析者缺之。

文徵內篇第十敍曰。譜爲家史。前人嘉言懿行。諸傳旣已載之。文則言之尤雅者也。奏疏尊君。列於首矣。舊譜傳狀。多刪取爲新譜列傳。取畫一於體例。非敢掠前人之美也。原本錄於文徵。非第存文。且使新譜諸傳。詳略互見。亦史家旁證之遺意也。考訂論辨之文。有關先世傳聞異同。嫌介疑似。尤爲譜牒指南。則次列之。詩賦詞章。或有所抒發。或中有感遇。古人所貴賦詩以見志也。則又次列之。嗚呼。先世自潯州公以下。累世以儒業顯。流離兵革。患難頻遭。所存不得十之一二。茲所錄者。又累經散失之餘也。然文不貴多。子孫能讀前人之書。卽區區所錄。教忠教孝。顯親揚名。大義已無所不備矣。

文徵外篇第十一敍曰。內篇爲沈氏累世撰著。外篇則他姓文人爲沈氏作也。一時應酬投贈。豈無藻飾。腴辭。然君子之交。文不離質。試取外篇辭事。與內篇所載。反復互勘。而知當日交誼。不爲過情之譽也。唐

柳子厚氏有先友記。記其先世所友。皆一時名輩。見古人之於交際致慎重也。外篇之輯。非第爲沈氏譜傳廣其旁證。亦見秉筆諸君子之行誼。不可爲苟悅也。傳誌居首。序記祝嘏之文次之。詩詞又次之。凡若干篇。

舊譜敍例第十二敍曰。書之迭纂而迭修者。惟方志與家譜爲多。蓋可備史官之裁擇。則自下而上。比於日程月要。以待歲計。理勢然也。但前人纂錄。具有苦心。後人襲其書。而不著前人之序例。或僅存序跋。而不著前書之義例如何。則幾於飲水而忘源矣。故創輯者。必著取材之所自。否則等於無徵弗信也。重修者。必著前譜之序例。否則等於伯宗攘善也。迭修者。則迭存之義例詳盡。而無事於修者。則但續其所無。而不改其所有。斯庶幾矣。

與馮秋山論修譜書

竊見譜例眉目不清。款列混淆。難以使人稽檢。足下所輯。特一門支譜耳。爲系不過九世。存歿通計不過百人。卽已擾擾不精。至於如是。設撰東南鉅族。統宗會譜。傳世至二三十。存歿名字至萬千人。勢必連牀架屋。不能自休。而子孫欲考支系原流。亦必繙閱窮年。不得端緒。則不知何所見。而作此舉也。而指授之人。方且以爲美善。惟恐人不知說之出於己也。序中反覆言之。則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序云。修譜貴簡。庶幾子孫他日遷移。便於攜挈。此說已不可訓。夫譜乃一家之史。史文宜簡宜繁。各有攸當。豈得偏主簡之

一說以概其凡。至云便於遷移攜挈。則尤不成議論。充其所言。家藏六經三史。其文不爲簡矣。一遇子孫遷移。必當拋擲而棄毀之邪。抑六經三史傳示子孫。必當刪節而簡括之邪。此則不問而知說之非也。雖然。彼之所見。卽以主簡立說。則指授於人。必當以簡爲法。庶幾所爲之事。一如其所見也。夫譜乃周人舊法。旁行斜上。用別昭穆親疏。較之連篇直書。觀覽易識。斯其義也。世數積三二十輩。尺幅可申。猶當一貫而下。統合爲篇。或至三四十世。尺幅必不能容。然後再起別幅。以其首格承前卷之末格可也。然亦必須下卷首格。標明上卷末格支系。俾人按支覆審。此則無可如何。而出於不得已也。然已不勝標注之繁。與覆審之苦矣。今馮氏支譜。僅列九世。則律文五服之圖。上治四世。下治四世。亦九世也。尺幅之間。寬綽可容。而授其例者。乃截三世爲幅。由四之六。由七之九。卽須別幅更起。而四世七世之冠於二幅三幅之首格者。又不標明前幅末行三世六世之支系所出。欲知二幅三幅首格所列之人。出於前幅何支何派。又須反就前幅細閱於注。往復再三。乃始辨之。而每人名下。詳書字號官階。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多者繁至一二百言。少亦數十餘言。橫格排列。累幅未了。欲尋支系派別。一望迷悶。莫知所從。此則不如不用橫格一體。連篇直書。如閱花名卯簿。猶爲簡易者矣。夫旁行斜上。取辨昭穆親疏。況所謂字號官階。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窆葬處所。本不待旁行斜上之體。而始能分明。例須無其輩行排列於後。直書爲牒。彼觀之者。見表而昭穆親疏。瞭如指掌。然後循表之名。考牒之注。豈不觀覽有序。編次可法也。

哉。今爲分別表牒。用紙不過十番。而一望可曉。而自稱尙簡者之所指授。則注盈橫格。用紙至二十六番。而轉令閱者尋究無從。其簡爲何如邪。至卷首先代世系之圖。則溯其祖之所出。但有本支。而無旁支。故圖之所列。但有弟兄以定伯仲。而無兄弟之子以入旁親。此亦一定例也。第旣名爲圖。則約略方幅。系以墨綫。指掌可明。而亦分橫格。儼如作表。廣至兩幅。使覽者乍觀。有類系表。又似旁支皆絕。止有本支子孫者。然是又尙簡者之好繁而使人惑也。夫史學失傳已久。家譜之類。人自爲書。家自爲說。其難言者多矣。經生帖括之才。其於史事本無所解。不足怪也。乃不自度德量力。強作解事。以自誤而誤人。且欲以此自鳴。至云欲天下之爲譜者。以是爲法何邪。

宜興陳氏宗譜書後

宜興陳氏江南望族。自前明少保端毅公以來。世有聞人。少保四子。貞貽。貞裕。貞達。貞慧。貞達以忠義著。貞慧以名節顯。其最表者也。貞慧四子。其長子翰林檢討維崧。以文采著於宜興。其第三子戶部主事宗石。遷於商邱。有二子。履中。履平。俱官科道京卿。履中子淮。爲布政使。孫崇本。爲翰林侍講學士。履平子濂。爲翰林編修。家世貴顯。宜興之族。莫能及焉。貞達殉忠。事已顯著。有妾王殉烈。王生子崑。生有後。於今百五十年。名不相通。而宜興本支無能知者。幸商邱學士君得見畫像。始爲覈而通之。則知譜系之敍。雖賴子孫世守。亦必摺紳通籍。世閥昭明。而後能徵流失之派。考沈淪之迹也。古人之貴右族。豈無謂哉。第名

門世族譜牒記載。必有可觀。今覽陳氏之譜。編次蕪雜。全無體要。以五世爲一表。第五格所列之名。仍標後表首格。五世以至九世。九世至第十三世亦然。其無端重複之累。不待言矣。且亦思俗譜之所以五世爲格者。乃不解以字行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之類。羅列爲牒。而悉注本名之下。故因子注多而橫格寬。又復限於尺幅。是以限數局於五世也。陳氏之譜。則表列單名。橫格易容。雖二三十世。不難萃聚於一表也。而亦用俗譜之例。五世別圖。不亦困乎。每圖之後。列書字行生卒妻妾子女之屬。所謂牒也。乃稱世傳。則亦大不諳於義例矣。世傳自是作譜人於橫表縱牒之中。擇其嘉言懿行。可以爲法則者。羅列爲傳。非字行生卒之類。人所同具。而式有一定者。可稱傳也。陳譜以此爲世傳。而取他人所作傳誌記序。一時求給投贈之篇。彙而次之。以謂可以見其先人言行。不知他人所作。雜出不倫。工拙互見。勢不能與全書一律。姑無論矣。且應求酬答之作。豈無過情之譽。偏主之辭。別爲一類。以備參考可也。卽以此爲紀載之實。則譜乃一家史也。史文豈如是之漫無決擇乎。世系僅用墨線鉤聯。名雖爲表。其實圖也。仕宦科第類表。行墨排書。竝無縱橫格綫。其實牒也。此等沾沾細故。猶且不能辨別。又安論其他乎。第其中亦有良法。爲世族大家宜取則者。則宗譜刊修。扃封其板。禁絕私印。而其所印造者。編列字號。收掌有人。子孫欲領譜者。收掌按字號以給之。而登於簿籍。仍填收掌名字。及所排字號於每卷之端。子孫雖有不肖。不能鬻譜。卽鬻之。而卷端有號與名。他人亦莫得而冒焉。抑亦可謂慎防於始者矣。余章姓天下無二宗者。聚族

之盛。今推會稽譜則修於康熙中年。今雕板散佚。子孫家鮮藏本。離家久者。往往不辨宗系。而鄉曲有求附余宗譜者。宗人不可。因以重貲購宗人之不肖者。得統宗彙譜全以獻之。彼自作譜。乃擇余宗譜中旁支有注後裔失考。及出繼爲他姓者。冒稱子姓歸宗。雖宗人守祠墓者。自能辨之。而他所相遇。則直稱宗族。敍余家先世事。乃較章氏本支尤爲詳明。蓋熟讀宗譜故也。此事近日猶可辨別。久之遷於他處。必有誤聯之弊矣。余故取陳氏分譜例。爲他日修譜者法。

章氏遺書 方志略目錄

例一

方志辨體

地志統部

方志立三書議

州縣請立志科議

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王目無書字今從浙本

覆崔荊州書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王目吉甫作維禡無司馬二字今從浙本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王目作畢制軍今從浙本

目錄

爲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王目作畢制軍今從浙本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王目祇作石首縣志序無上數字今從浙本

書吳郡志後

書姑蘇志後

書灤志後

書武功志後

書朝邑志後

書靈壽縣志後

王目無縣字今從浙本

姑孰備考書後

例二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王目上有和州志皇言紀序諸篇下又有湖北通志永清縣志敘錄各文今以通志已有檢存稿載於後和州永清則均刻入外編以避重複故刪其目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以下各篇王目無
今用浙本入此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

此與下篇雖論文選義例實以方志另立文體
是仿文選而作申明前書之意故類列於此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修志十議

天門縣志藝文考序

藝文
論附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章氏遺書
卷第十四
方志略

例一

方志辨體

直隸州之領縣。如古方伯之領侯國。唐節度大府之領小府。雖官屬相統。而疆界各殊。余嘗修江南直隸和州志。具草初成。上於學使。學使以州轄含山一縣。志但詳州而略於縣。且多意見不合。往返駁詰。志事中廢。然余嘗推論其事。詳州略縣。於例是也。蓋文墨之事。無論精粗大小。各有題目。古人所謂文質相宜。題目卽質之謂也。如考試詩文命題。詩文稍不如題。卽非佳文。修書亦如是也。如修統部通志。必集所部府州而成。然統部自有統部志例。非但集諸府州志可稱通志。亦非分拆統部通志之文。卽可散爲府州志也。諸府之志。又有府志一定義例。旣非可以上分通志而成。亦不可以下合州縣屬志而成。苟通志及府州縣志。可以互相分合爲書。則天下亦安用此重見疊出之綴旒爲哉。至直隸之州。其體視府。爲其轄諸縣也。其志不得視府志例。以府境皆州縣境。州縣旣各有志。府志自應於州縣志外。別審詳略之宜。直隸之州。除屬縣外。別有本州之境。義與縣境無異。如以府志之例。載屬縣事。而以縣志之法。載本州事。則詳略不倫。如皆用府志之例。則以州境太踈。如皆用縣志之例。則於屬縣重複。惟於疆域沿革。備載屬縣。

以見州境之全。其餘門類一切存州去縣。以見專治之界度。古人制度。方伯國史。未必具屬國之文。節度大府。未必兼屬郡之載。此亦擬於相體裁衣之得當者矣。或問今之志直隸州者。未聞如是之分別也。曰。今之通志。與府州縣志。皆可互相分合者也。既可互相分合。亦可互相有無。書苟可以互相有無。卽不得爲書矣。余又何從而置議哉。

余撰湖北通志。初特督府一人之知。竟用別裁獨斷。後爲小人讒毀。乘督府入覲之隙。諸當道憑先入之言。委人磨勘。而向依督府爲生計者。祇窺數十金之利。一時騰躍而起。無不關蒙弓而反射。名士習氣。然也。如斯學識。豈直置議。然所指摘。督府需余答復。今存駁議一卷。見者皆胡盧絕倒也。茲約舉其二條。取證諸志分合大凡。餘可以例推矣。湖廣舊志。山川一門。取各府州縣志載。山川名目。仍依府州縣次排列。山川名下之注。亦照冊排列。此亦世俗通例。未足深怪。但如此排寫。占紙四五百番。實與府州縣志毫無分別。余意此等祇應詳州縣志。府志已當稍裁繁注。況通志乎。因聘明於形家言者。俾叙湖北十一府州山川形勢。上溯夔陝。下接江西。盤旋數千里。閒分合迴互。曲直向背。爲長篇總論。而山川名目。有當形勢脈絡起伏嚮應者。則大書以入文裁。仍加分注以詳坐落。其文灑灑。凡三千餘言。觀者朗誦一過。則數千里閒形勢。快如掌上觀紋。至於無當形勢脈絡。支流斷港。堆阜小邱。則但以小注記其總數於所隸州縣之下。且盡刪其注文。前以所隸州縣爲經。後以總論山川爲緯。略仿賈禹職方義例。用紙不及三十番。而

大勢豁然。可謂意匠經營極盡鑪錘之工者矣。駁議乃曰：通志固須簡約。然此門將舊志原有之山川而刪去之。則通志轉成無用之書矣。此門須重辦。併山川中事。有關於考據者補入。此等駁議。真使人絕倒也。通志固須簡約。在彼方自以謂解事先作原情論矣。殊不知彼以簡約爲言。卽已不知通志之體裁矣。蓋彼見府州縣志。連牀架屋。通志合爲一書。自須刪繁就簡云耳。此直無異兒童之見。夫世人之撰通志。率盈百帙。余撰通志。不過綫裝二十冊。卽與舊志相較。新志勢必加增於舊。余反減舊志僅存三分之一。彼不知者。以謂求簡約矣。其實余初無必須簡約之心。但每事必思其所以然而求其是爾。所貴乎通志者。爲能合府州縣志所不能合。則全書義例。自當詳府州縣志所不能詳。旣已詳人之所不詳。勢必略人之所不略。譬如揖左則必背右。揮東則必顧西。情理必然之事。等於渴飲飢食之常。不特無疵病可指摘。亦併無新奇可驚歎也。彼不識其敍論形勢之詳。而但搜其名目注說之略。轉譏通志爲無用之書。蓋彼意中不問書將何用。但知一部山川類攷爲有用耳。且彼幸而姑妄言之。當事姑妄聽之。未嘗實試於行事也。假令當事卽以彼之所言。責彼筆削此書。則不知如何副其所言。旣云通志須簡約矣。舊志排列山川名目。注其事蹟。連編四五百紙。已不勝繁。又云舊志所有不可刪去。復云有關考據者補入。是欲比舊志加詳矣。是非連牀架屋。不足以盡其輿。則彼不知別有何等簡約之法。以成通志之別裁也。大抵彼時磨勘局中所駁之議。半是不見天日之言。半是自相矛盾之說。余辨例已詳。此特舉一端耳。又通志食貨

考田賦一門。余取賦役全書。布政使司總彙之冊。登其款數。而采明人及本朝人所著。則賦利病奏議詳揭。與士大夫私門論撰之屬。聯絡爲篇。爲文亦不過四五千言。而讀者於十一府州數百年間。財賦沿革利弊。洞如觀火。蓋有布政司冊以總大數。又有議論以明得失。故文簡而事理明也。舊志盡取各府州縣賦役全書。挨次排纂。書盈五六百紙。而議論財賦章奏論說之文。則散歸藝文。而本門一概不錄。閱者連篇累卷。但見賦稅錢穀之數。其十一府州數百年來利病得失。則茫然無可求矣。然則余之通志。非苟爲簡。惟其明而簡也。舊志以繁爲詳。瞻乎。殊不知府州賦役全書。自當於府州志詳之。州縣賦役全書。自當於州縣志詳之。通志體裁。自不當代爲屑屑纂錄。十一府州財賦大勢。沿革利病。非府州縣志所能具者。舊志轉不采入。故文繁而反於事理晦也。而嘉興進士陳燾駁云。當取賦役全書補入。又云。其當補者十分之九。是將盡謄府州縣志錢糧冊矣。又余於志例。極具裁翦苦心。而於見行章程。案牘文冊。入志不合於體裁者。別裁湖北掌故六十六篇。略仿會典則例。以備一方實用。具經世有用之書也。賦役不比山川。可以全委於府州縣志。故志文攝其總要。貫以議論。以存精華。仍取十一府州六十餘州縣賦役全書。鉅帙七十餘冊。總其款目。以爲之經。分其細數。以爲之緯。縱橫其法。排約爲賦役表。不過二卷之書。包括數十鉅冊。略無遺脫。掌故六十六篇。書分六科。以吏戶禮兵刑工爲目。此表列戶科中。最爲執簡馭繁之法。此書與志同在局中。陳燾親目所覩。而爲是警說。謂之失心。良不誣矣。

古之方志。雖有著錄。而傳者無多。惟宋志尙十餘家。元明志之可稱者。亦十餘家。雖與流俗不可同日而語。而求之古人義例。鮮能無憾。余別有專篇討論。不復贅言。惟統部與府州。及所屬州縣。各自爲志。古人所無。其例實始前明。明人鮮知史學。故於志分三等。義例須作三家。分別全未知也。宋制以州領縣。諸縣不皆有志。而州志不上職方。故書名或取古郡。或題山水。未有直稱某州志者。所以避圖經官書名目。余嘗謂方志不得以圖經爲例。此亦其一證也。然觀宋人之爲方志。雖不盡得古人之意。但既無諸縣之志。可以湊泊而成。亦不可以分析其書。遂爲縣志。此實可爲後世府志取法。而統部通志之不可同於府志。亦可從此推矣。宋人州志。自以州事聯絡爲篇。屬縣別爲專篇。記其建置沿革。意殊簡略。凡所隸事實。自以合州大勢貫之。不可分析求也。惟羅氏寶慶四明志。前志本州事實爲十一卷。後志所屬六縣爲十卷。與他志稍異。則彼時明州建府。而州治並無附郭之縣。與近日之直隸州制。正復相同。彼時屬縣不皆有志。故不得已而分爲詳略。有如是爾。今日之直隸州。則屬縣已皆有志。又不必以此爲例矣。

地志統部

陽湖洪編修亮吉。嘗撰輯乾隆府廳州縣志。其分部乃用一統志例。以布政使司分隸府廳州縣。余於十年前訪洪君於其家。謂此書於今制當稱部院。不當泥布政使司舊文。因歷言今制分部。與初制異者。以明例義。洪君意未然也。近見其所刻卷施閣文集。內有與章進士書。繁稱博引。痛駁分部之說。余終不敢

爲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當復云云者。則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憶矣。因疏別其說。存示子弟。明其所見然耳。不敢謂己說之必是也。

統部之制。封建之世。則有方伯。郡縣之世。則自漢分十三部州。六朝州郡制度迭改。其統部之官。雖有都督總管諸名。而建府無常。故唐人修五代地志。即隋志不得統部之說。至以禹貢九州。畫分郡縣。其弊然也。

唐人分道。宋人分路。雖官制統轄不常。而道路之名不改。故修地志者。但舉道路而分部明也。元制雖亦分路。而諸路俱以行省平章爲主。故又稱行省。而明改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其守土之官。則曰布政使。司布政使。布政使司者。分部之名。而布政使者。統部之官。不可混也。然布政使司。連四字爲言。而行省則又可單稱爲省。人情樂趨簡便。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止稱爲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我朝布政使司。仍明舊制。而沿習稱省。亦仍明舊。此如漢制子弟封國。頒爵爲王。而詔誥章奏。乃稱爲諸侯王。當時本非諸侯。則亦徇古而沿其名也。但初制盡如明舊。故正名自當爲布政使司。百餘年來。因時制宜。名稱雖沿明故。而體制與明漸殊。今洪君書以乾隆爲名。則循名責實。必當以巡撫爲主。而稱部院。不當更稱布政使司矣。蓋初制巡撫無專地。前明兩京無布政使司。而順天應天開設巡撫。順天之外。又有正定。應天之外。又有鳳陽諸撫。不似今之總轄全部。自有專地。此當稱部院者一也。初制巡撫無專官。故康熙以前。巡撫有二品三品四品之不同。其兼侍郎則二品。副都御史則三品。僉都御史則

四品。今則皆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矣。其畫一制度，不復如欽差無定之例。此當稱部院者二也。學差關部，皆有京職。去其京職，卽無其官矣。今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雖故事相沿，未有不兼銜者。但既有應否之請，則亦有可不兼銜之理矣。按會典品級攷諸書，已列巡撫爲從二品。注云：加侍郎銜正二。則巡撫雖不兼京銜，亦有一定階級。正如宋之京朝官知州軍知縣事，雖有京銜，不得謂州縣非職方也。此當稱部院者三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戎政爲總督專司，而巡撫亦有標兵，固無論矣。壇廟祭祀，向由布政使主祭者，而今用巡撫主祭。則當稱部院者四也。賓興大典，向用布政使印鈐榜者，而今用巡撫關防。此當稱部院者五也。初制布政使司有左右使，分理吏戶禮工之事。都司掌兵，按察使司提刑，是布政二使內比六部，而按察一使內比都察院也。今裁二使歸一，而分驛傳之責於按察使。裁都司而兵權歸於督撫，其職任與前異。故上自詔旨，下及章奏文移，皆指督撫爲封疆，而不曰軺使。皆謂布政之司爲錢穀總匯，按察之司爲刑名總匯，而不以布政使爲封疆。此尤準時立制，必當稱部院者六也。督撫雖同曰封疆，而總督頭銜，則稱部堂。蓋兵部堂官雖兼右都御史，而仍以戎政爲主者也。巡撫頭銜，則稱部院。蓋都察院堂官雖兼兵部侍郎，而仍以察吏爲主者也。故今制陪京以外，有不隸總督之府州縣，而斷無不隸巡撫之府州縣也。如河南、山東、山西，有巡撫而無總督；巡撫不必兼總督銜，直隸、四川、甘肅，有總督而無巡撫。則總督必兼巡撫銜，督撫事權相等。何以有督無撫，督必兼撫銜哉？正以巡撫部

院畫一職方制度。並非無端多此兼銜。此尤生今之時。宜達今之體制。其必當稱部院者七也。今天下有十九布政使司。而會典則例六部文移。若吏部大計。戶部奏銷。禮部會試。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蓋因巡撫止有十八部院故也。巡撫實止十五。總督兼缺有三。故江蘇部院相沿稱江蘇省久矣。蘇松布政使司與江淮布政使司分治八府三州。不聞公私文告有蘇松直省。江淮直省之分。此尤見分部制度。今日萬萬不當稱使司。必當稱部院者八也。洪君以巡撫印用關防。不如布政使司正印。不得爲地方正主。可謂知一十而忘其爲二五矣。如洪君說。則其所爲府廳州縣之稱。亦不當也。府州縣固自有印。廳乃直隸同知。止有關防而無印也。同知分知府印。而關防可領職方。巡撫分都察院印。而關防不可以領職方。何明於小而暗於大也。此當稱部院者九也。洪君又謂今制督撫當如漢用丞相長史出刺州事。州雖領郡。而漢志仍以郡國爲主。不以刺史列於其閒。此比不甚親切。今制惟江蘇一部院有兩布政使司。此外使司所治。卽部院所治。不比漢制之一州必領若干郡也。然卽洪君所言。則闕駟十三州志自有專書。何嘗不以州刺史著職方哉。闕書今雖不傳。而隋志著錄。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六臣文選注多引之。洪君以博雅名。豈未見邪。此當稱部院者十也。夫制度更改。必有明文。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閒耳。其稍尊者。不過王臣。列於諸侯之上例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行臺旨。然制度未改。一切計典奏銷。賓興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爲統部長官。不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我朝百餘年來。職掌制度。逐

漸更易。至今日而布政使官與按察使官分治錢穀刑名。同爲部院屬吏。略如元制行省之有參政參議耳。一切大政大典。奪布政使職而歸部院者。歷有明文。此朝野所共知也。而統部之當稱使司。與改稱部院。乃轉無明文何哉。以官私文告。皆沿習便而稱直省。不特部院無更新之名。即使司亦並未沿舊之名耳。律令典例。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志尙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洪君旣以乾隆名志。豈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時事乎。或曰。統志乃館閣書。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謂統志初例已定。其後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當以司爲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爲部院者。以漸而更。非有一旦翻新之舉。故館閣不及改也。私門自著例以義起。正爲制度云然。且余所辨不盡爲洪君書也。今之爲古文辭者。於統部稱謂。亦曰諸省。或曰某省。棄現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稱於古。蓋未之聞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無使司之稱。彼時理必當稱使司則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爲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於古文辭。有當稱統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某部院。或節文稱某部。流俗或云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節文則曰諸部某某等部。庶幾名正爲言順耳。使非今日制度。則必曰使司。或節文稱司。未爲不可。其稱省則不可行也。或云。詔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爲辭語。故無傷。非古文書事例也。且如詔旨章奏文移。稱布政爲藩。按察爲臬。府州縣長爲守牧令。辭語故無害也。史文無此例矣。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拗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爲三書者。今忽析而爲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攷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檣杙之類。是一國之全史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

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爲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或曰。封建罷爲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彙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旣已不世其家。卽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爲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至積久。然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

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竹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爲一矣。其中辭命。卽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卽貢範之類也。故周書訖平王。秦晉乃附候國之。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尙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旣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以治厯明時。同爲一朝之制。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厯授時爲政典。而占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

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二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元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并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志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游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游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攷覈之勞。且誤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卽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成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志既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易見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道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略言之。志既倣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爲藝文志。是宋文鑑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矣。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或曰。選事倣於蕭梁。繼之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既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旣已別爲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卽文鑑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

所同好。卽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卽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傳記學論撰子學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倣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尙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爲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禹貢者。猶欲於滎澤陶邱濬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卽衍本紀之文。而合其

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尚書，而尚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尚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卽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討論，不具詳也。此乃附論，非言方志。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爲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爲約取地。旣約取矣，博覽所餘，攔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附於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志。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旣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借，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

州縣請立志科議

鄙人少長貧困，筆墨千人，屢膺志乘之聘，閱歷志事多矣。其閒評隲古人是非，斟酌後志凡例，蓋嘗詳哉其言之矣。要皆披文相質，因體立裁。至於立法開先，善規防後，旣非職業所及，嫌爲出位之謀。閒或清燕談天，輒付泥牛入海，美志不效，中懷闕如。然定法旣不爲一時，則立說亦何妨俟後。是以願終言之，以待

知者擇焉。按周官宗伯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諸侯之成書也。成書豈無所藉。蓋嘗攷之周制。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悉也。司會既於郊野縣都。掌其書契版圖之貳黨。正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閭胥比衆。書其敬敏任卹。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俗。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訓方掌導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形方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師川師各掌山林川澤之名。辨物與其利害。原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原隰之名。是於鄉遂都鄙之間。山川風俗物產人倫。亦已鉅細無遺矣。至於行人之獻五書。職方之聚圖籍。太師之陳風詩。則其達之於上者也。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惟采摭備。斯制度愈精。三代之良法也。後代史事。上詳於下。郡縣異於封建。方志不復視古國史。而入於地理家言。則其事已偏而不全。且其書無官守制度。而聽人之自爲。故其例亦參差。而不可爲典要。勢使然也。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三代以後之文章。可無三代之遺制。三代以後之政事。不能不師三代之遺意也。苟於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又何患乎文章不得三代之美備哉。天下政事。始於州縣。而達乎朝廷。猶三代比閭族黨。以上於六卿。其在侯國。則由長帥正伯。以通於天子也。朝廷六部尙書之所治。則合天下州縣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其自下而上。亦猶三代比閭族黨。長帥正伯之遺也。六部必合天下掌改而政存。史官必合天下紀載而籍備也。乃州縣掌故。因事爲名。承行典吏。多添注於六科之外。而州縣紀載。並無專人

典守大義闕如。聞有好事者流，修輯志乘，率憑一時采訪，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挾私誣罔，賄賂行文，是以言及方志，薦紳先生每難言之。史官采風自下，州縣志乘如是，將憑何者爲筆削資也？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譜牒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朝廷修史，必將於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則統部取於諸府，諸府取於州縣，亦自下而上之道也。然則州縣志書，下爲譜牒，傳志持平，上爲部府徵信，實朝史之要刪也。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州縣特有吏典掌故，能供六部之徵求，至於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州縣掣要之籍，旣不足觀，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矣。夫期會工程，賦稅獄訟，六部不由州縣，而直問於民間，庸有當歟？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夫文章視諸政事而已矣，無三代之官守典籍，卽無三代之文章，苟無三代之文章，雖有三代之事功，不能昭揭如日月也。令史案牘，文學之儒不屑道也，而經綸政教，未有舍是而別出者也。後世專以史事責之於文學，而官司掌故，不爲史氏備其法制焉。斯則三代以後離質言文，史事所以難言也。今天下大計旣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州縣有荒陋無稽之志，而無荒陋無稽之令史案牘，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案牘無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義例文辭，蓋以登載有一定之

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謂師三代之遺意也。故州縣之志不可取辦於一時。平日當於諸典吏中特立志科。僉典吏之稍明於文法者以充其選。而且立爲成法。俾如法以紀載。略如案牘之有公式焉。則無妄作聰明之弊矣。積數十年之久。則訪能文學而通史裁者。筆削以爲成書。所謂待其人而後行也。如是又積而又修之。於事不勞而功效已爲文史之儒所不能及。所謂政法亦存三代文章之遺制也。然則立爲成法將奈何。六科案牘約取大略而錄藏其副可也。官長師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錄其始末可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誌狀述必呈其副。學校師儒采取公論覈正而藏於志科可也。所屬人士或有經史撰著詩辭文筆論定成編。必呈其副藏於志科。兼錄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學廟祠宇隄堰橋梁有所修建。必告於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銘金刻石紀事摛辭。必摩其本而藏之於科可也。賓興鄉飲讀法講書。凡有舉行。必書一時官秩及諸名姓。錄其所聞所見可也。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鎖櫃焉。分科別類。歲月有時。封誌以藏。無故不得而私啓也。仿鄉塾義學之意。四鄉各設採訪一人。遴紳士之公正符人望者爲之。俾搜遺文逸事。以時呈納可也。學校師儒慎選老成。凡有呈納。相與持公覈實可也。夫禮樂與政事相爲表裏者也。學士討論禮樂。必詢器數於宗祝。考音節於工師。乃爲文章不託於空言也。令史案牘則大臣討論國政之所資。猶禮之有宗祝器數。樂之有工師音節也。苟議政事而鄙令史案牘。定禮樂而不屑宗祝器數。與夫工師音節。則是無質之文。不可用也。獨於史氏之業。不爲立

無法弊。豈曰委之文學之儒已足辦歟。

或曰。州縣旣立志科。不患文獻之散逸矣。由州縣而達乎史官。其地懸而其勢亦無統要。府與布政使司。可不過而問歟。曰。州縣奉行不實。司府必當以條察也。至於志科。旣約六科案牘之要以存其籍矣。府吏必約州縣志科之要。以爲府志取裁。司吏必約府科之要。以爲通志取裁。不特司府之志有所取裁。且兼收並蓄。參互攷求。可以稽州縣志科之實否也。至於統部大僚司科。亦於去官之日。如州縣志科之於其官長師儒。錄其平日行事。善惡有實據者。詳其始末存於科也。諸府官僚府科亦於去官之日。錄如州縣可也。此則府志科吏。不特合州縣科冊而存其副。司志科吏。不特合諸府科而存其副。且有自爲其司與府者。不容略也。或曰。是於史事誠有裨矣。不識政理亦有賴於是歟。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令史案牘。政事之憑藉也。有事出不虞。而失於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謹。而蝕於溼蠹者焉。有姦吏舞法。而竄竊更改者焉。如皆錄其要。而藏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不尠也。譜牒不掌於官。亦今古異宜。天下門族之繁。不能悉覈於京曹也。然祠襲爭奪。則有訟焉。產業繼嗣。則有訟焉。冒姓占籍。降服歸宗。則有訟焉。婚姻違律。則有訟焉。戶役隱漏。則有訟焉。或譜牒遺失。或姦徒僞撰。臨時炫惑。叢弊滋焉。平日凡有譜牒。悉呈其副於志科。則無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又不尠也。古無私門之著述。蓋自戰國以還。未有可以古法拘也。然文字不隸於官守。則人不勝自用之私。聖學衰而橫議亂其教。史官失而

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清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矣。苟於論定成編之業。必呈副於志科。而學校師儒。從公討論。則地近而易於質實。時近而不能託於傳聞。又不致有數者之患矣。此補於政理者。殆不可以勝計也。故曰。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裏者也。

與陳觀民工部論史學

僕論史事詳矣。大約古今學術源流。諸家體裁義例。多所發明。至於文辭不甚措議。蓋論史而至於文辭。未也。然就文論文。則一切文士見解。不可與論史文。譬之品泉鑒石。非不精妙。然不可與測海嶽也。卽如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爲言之無徵。無徵且不信於後也。識如鄭樵。而譏班史於孝武前多襲遷書。然則遷書集尙書世本。春秋國策。楚漢牒記。又何如哉。充其所說。孔子刪述六經。乃蹈襲之尤矣。豈通論乎。夫工師之爲巨室度材。比於燮理陰陽。名醫之製方劑炮炙。通乎鬼神造化。史家詮次羣言。亦若是焉已爾。是故文獻未集。則搜羅咨訪。不易爲功。觀鄭樵所謂八例求書。則非尋常之輩所可能也。觀史遷之東漸南浮。則非心知其意不能迹也。此則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紛然雜陳。則貴決擇去取。人徒見著於書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旣經裁取。則貴陶鎔變化。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卽以刊去而論。文劣而事庸者。無足道矣。其間有介兩端之可。而不能不出。

於一途。有嫌兩美之傷。而不能不忍於割愛。佳篇而或乖於例。事足而恐徇於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如以化裁而論。則古語不可入今。則當疏以達之。俚言不可雜邪。則當溫以潤之。辭則必稱其體。語則必肖其人。質野不可用文語。而猥鄙須刪。急遽不可以爲宛辭。而曲折仍見。文移須從公式。而案牘又不宜徇。駢麗不入史裁。而詔表亦豈可廢。此皆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文至舉子之四書義。可謂雕蟲之極難者矣。法律細於繭絲牛毛。經生老儒。白首攻習。而較量於微茫秒忽之間。鮮能無憾。其故非他。命題虛實偏全。千變萬化。文欲適如其題。而不可增損故也。史文千變萬化。豈止如四書命題之數。而記言記事。必欲適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損。恐左馬復生。不能無遺憾也。故六經以還。著述之才。不盡於經解。諸子詩賦文集。而盡於史學。凡百家之學。攻取而才見優者。入於史學。而無不緝也。記事之法。有損無增。一字之增。是造僞也。往往有極意敷張。其事弗顯。刊落濃辭。微文旁綴。而情狀躍然。是貴得其意也。記言之法。增損無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當日意中之所有。雖增千百言。而不爲多。苟言雖成文。而推言者當日意中所本無。雖一字之增。亦造僞也。或有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減省文句。而意轉刻露者。是又以損爲增。變化多端。不可筆墨罄也。僕於平日持論若此。而通志之役。則負愧多矣。當官採訪者。多於此道。茫如甚。且陰以爲利。十室必有忠信。規方千有餘里。部領六七十城。豈無搢紳都士。可與言者。地遠勢隔。無由朝夕商可。府縣官吏。疲爛不支。其有指名徵取之件。憲司羽檄疊催。十不報六。而又逼以時限。不

能盡其從容。中間惑於浮議。當事委人磨勘。而應聘司磨勘者。不知適從何來。夏畦負販一流。大率毀瓦書墁。若將求食。然有問須答。不免降心抑氣。如與互鄉講禮。鳩舌辨言。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今著辨例一卷。特存大略。取明義例而已。此輩所爲。可駭可傷。可笑又可憐者。固不勝舉也。以此敗意。分其心力。然於衆謗羣閔之際。獨特督府一人之知。而能卓然無所搖動。用其別識心裁。勒成三家之書。各具淵源師法。以爲撰方志者鑿山濬源。自詡雅有一得之長。非漫然也。夫著述之事。初始爲難。踵成爲易。僕闕然不自足者。傳分記人記事。可謂闢前史之蹊矣。而事有未備。人有未全。蓋采訪有闕。十居七八。亦緣結撰文字。非他人所可分任。而居鮮暇豫。不得悉心探討。以極事文之能事。亦居十之二三也。然紀分綱目。事亦稱約舉矣。人物一表。包羅全體。其有不及立傳之人。皆以一二字句。隱括大略於表注。無遺漏也。以十一府州之大。新舊人物之多。不下數萬。他志所必不能該者。今以表注之法。轉無一人遺漏。則體撰雖疏。而其法乃密。於時人之類纂。亦差足以解免於都人士矣。後人踵事增華。或取所闕而補其未備。而無改其規矩焉。庶幾叔皮後傳之遺乎。文徵之集。實多未備。則緣詩文諸集。送局無多。藏書之家。又於未及成書。而紛紛催還原集。是以不得盡心於選事也。然僕於文體粗有解會。故選文不甚鹵莽。且於其意可存。而文不合格者。往往刪改點竄。以歸雅潔。亦不自爲功也。至於詩賦韻言。乃是僕之所短。故悉委他人而已。無所與。不幸所委非人。徇情通賄。無所不至。惡劣詩賦。不堪注目者。僕隨時刪抹。而姦詭之徒。又賄

抄胥私增。誠爲出人意。外然僕畢竟疏於覆勘。當引咎耳。惟是史志經世之業。詩賦本非所重。而流俗鶩名。輒以詩賦爭相請託。情干勢挾。蜂湧而來。督府尙且不能杜絕。何況館中。僕是以甲集編輯記傳。乙集選集議論。而詩賦特分於丙丁二集。丙集專載佳篇。丁集專收惡濫。譬居家者。必有廁圍。而後可以潔清房舍。他時勢去人亡。則丁葉自可毀板。此中劇有苦心。恨委任失人。不盡如僕意也。足下文維學富。而又常留意湖北文獻。徒以人事參差。不得相與共功。深可惜也。猶望足下自以所得。勒成一家。他日流傳。並行不背。或者春蘭秋菊。各占一時之芳秀。亦千秋之佳話也。如何如何。勉之無怠。第有稍進於足下者。足下前月過從。僕以蘄州諸傳相質。以足下蘄人也。足下不甚省覽。意謂傳文所本。足下固已見之。僕之竄改。一似重贍邸報然者。故不須加意爾。噫。苟以此意論古。負古人矣。僕嘗恨天下記傳古文。不存所據原本。遂使其文渾然如天生。事本如此。無從窺見作者心經意緯。反不如應舉時文。有題即可論其法也。昔人得歐陽氏五代史草。而文思加進。爲其中有點竄塗改。可以窺所用心。亦此意耳。前日奉質顧天錫父子列傳。全出自茅堂集。其文幾及萬言。而僕所自出。己意爲聯絡者。不及十分之一。此外多襲原文。可覆按也。然周窺全集。而擷其要領。剪裁部勒。爲此經世大篇。實費數日經營。極有慘淡苦心。不見顧氏集者。不知斧鑿所施。既見顧氏之集。則此傳乃正不宜忽也。嘉定蘄難之傳。全本趙氏之泣蘄錄。惟末段取宋史賈涉傳。載其淮北之捷。及斬徐揮二事。爲泣蘄錄吐氣。以慰忠義之心。其文省趙氏原文至十之六七。

而首尾層折。乃較原錄更爲明顯。亦非漫然爲刪節也。其後總論。卽潤色泣蘄錄中申訴之語。足下過不留目。僕竊以爲非也。毋論原文拖沓草率。爲趙氏之未盡。彼以反復剖白。悲哀控訴之語。乃申狀體也。今改爲沈鬱頓挫。蒼涼憑弔之辭。乃論贊體也。字句略換。而文指全殊。豈得不加察耶。杜子美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史家點竄古今文字。必具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炭。造化爲工之意。而後可與言作述之妙。當其得心應手。實有東海揚帆。瞬息千里。乘風馭雲。鞭霆掣電之奇。及遇根節蟠錯。亦有五丁開山。咫尺險巖。左顧右睨。椎鑿難施之困。非親嘗其境。難以喻此中之甘苦也。而文士之見。惟知奉韓退之。所以銘樊紹述者。不憚怵目。剴心欲其言自己出。此可爲應舉避雷同之法。若以此論著述。不亦淺。淺乎私且小耶。蓋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他若鷹隼羽毛。卽非燕雀所能假借。文章各有裁識。豈因襲成文所能掩耶。史遷之才。出入周秦。牢籠戰國。當日諸子百家。今見存者。證以百三十篇之所去取。可謂臨淮入汾陽軍。旌旗壁壘。爲改觀矣。其才足勝之也。至於六經左氏。非惟才不能勝。氣亦不能馭矣。故於三代本紀。春秋世家。則奔走趨。頗形踟躕。是人之才識。絲毫不容勉強。其明驗矣。亦有史筆不具專家之長。而以因襲之文爲重者。如班氏資洪範於劉更生。沈約襲垂象於何承天。豈班沈之學。勝於劉何。然不自爲功。而因長見取。亦史家之成例。擬於武事。則諸家如驍將之善於用兵。史裁不自用兵。如大將之善用驍將也。夫文士剿襲之弊。與史家運用之功相似。而實相天淵。剿襲者惟恐人知其所本。

運用者惟恐人不知其所本。不知所本。無以顯其造化鑪錘之妙用也。議僕書者多矣。少見多怪。本不足奇。然必待有所見。而後怪之可也。僕屬草未成書。未外見一字。而如沸之口。已譁議其書之不合。此種悠悠。尙足與之辨乎。是非久而後明。公道自在人心。足下鄉黨之望。願爲我謝鄉搢紳。請存此說。以待日後論定可也。一時人知人罪。聽之而已。嗟乎。是亦不特此書爲然也。

邵氏晉涵曰。文史字見東方朔及司馬遷傳。唐宋以還。乃以論文諸家。目爲文史。章君自謂引義徵例。出於春秋。而又兼禮家之辨名正物。斯爲文史通義之宗旨爾。蓋古人雖有其名。未嘗推究至於此也。此篇論通志義例。包今古史裁。其意蓋謂韓歐之文。不可與論馬班之史。判若天淵。論似新奇。然由其所辨。反復推求。義意未嘗不平實也。昔人論劉勰知文不知史。劉知幾知史不知文。必如此書。而文史可以各識職矣。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志爲史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俱關史法。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亦必有規矩準繩。不可忽也。體例本無一定。但取全書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見異同。輕爲改易。卽原定八門。大綱中分數十子目。略施調劑。亦足自成一家。爲目錄以就正矣。惟是記傳敘述之人。皆出史學。史學不講。而記傳敘述之文。全無法度。以至方志家言。習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馴。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文

不雅也。倍則害於事也。文士囿於習氣。各矜所尚。爭強於無形之平奇濃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異。何可爭。亦何必爭哉。惟法度義例。不知斟酌。不惟辭不雅馴。難以行遠。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爲言。今旣隨文改正。附商推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約舉數端。以爲梗概。則不惟志例潔清。卽推而及於記傳敘述之文。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切實有用。不致虛文害實事矣。如石首縣志。舉文動稱石邑。害於事也。地名兩字。摘取一字。則同一字者。何所分別。卽如石首言石。則古之縣名。漢有石成。齊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巖。今四川有石柱廳。雲南有石屏洲。山西有石樓縣。江南有石埭縣。江西廣東又俱有石城縣。後之觀者。何由而知爲今石首也。至以縣稱邑。亦習而不察。其實不可訓也。邑者城堡之通稱。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稱邑。詩稱京邑。春秋諸國通好。自稱敝邑。豈專爲今縣名乎。小而鄉村築堡。十家之聚。皆可稱邑。亦豈爲縣治邪。至稱今知縣爲知某縣事。亦非實也。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禮縣令爲尊。結銜猶帶京秩。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今若襲用其稱。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於辭章。則可用以敘事。鄙且倍矣。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於碑刻。畢竟不可爲訓。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於事理。曾記有稱人先世爲司馬公者。適欲考其先世。爲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名今之兵部。然尙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名司馬。已難分矣。又府同知。俗稱亦爲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自兵部尙書以至州同。其

官相懸絕矣。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爲何官。況後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附生。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爲貢生通號。然恩拔副歲優功廩增附例十等分別。則不可知矣。通顯貴官。則謚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號多峰巖溪泉。謚則稱公。號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爲史家書事法歟。又如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臺卿稱卿。則語不完。而苟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寇榮皆可通用。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尙得謂其人歟。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左史以來。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爲該氏。則於義爲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爲節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卽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婦人守節。比於男子抒忠。使爲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經生之爲時藝。首用二語破題。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聖人。弟子則稱賢者。顏曾孟子。則稱大賢。蓋倣律賦發端。先虛後實。試帖之制度然爾。今用其法以稱節孝。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爲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同爲經典。同爲聖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奧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旒之夢。而係春王正月之次。則聖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今爲節婦著傳。不敘節婦行事。往往稱爲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

舟者以柏木爲舟耳。詩人託以起興，非柏舟遂爲貞節之實事也。關雎可以興淑女，而雎鳩不可遂指爲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鳴鹿豈可遂指爲嘉賓。理甚曉然，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苟徇俗而無傷於理，不害於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承示志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采菲。然亦未必是也。蓋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爲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絕不多見，而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爲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爲歸，錯綜排比，整鍊而有翦裁，斯爲美也。今來稿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盡一其體。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歷城縣志，無一字不著來歷，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固注原書名目，卽新收之事，無書可注，如取於案牘，則注某房案卷字樣，如取投送傳狀，則注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注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並無自己一言之徵，乃真仿舊聞而畫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

似非義例。又世紀遺漏過多。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尙未采備。其餘亦似少頭緒。此門似尙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學校。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頒於令典。本不須載。今載之。又不注出於會典。而注出於舊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詩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別爲文徵。今倣舊聞之例。載於本門之下。則亦宜畫一其例。按舊聞無論詩文。概爲低格分載。今但於山川門中全篇錄詩。而諸門有應入傳誌記敘之文。多刪節而不列正文。恐簡要雖得。而未能包舉也。又表之爲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今職官選舉。仍散著如花名簿。名雖爲表。而實非表。戶籍之表善矣。然注圖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藝文之例。經史子集。無不當收。其著書之人。不盡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謂仿書錄解題。其實劉向七略別錄。未嘗不表其人。略同傳體。然班氏撰入漢藝文志。則各自爲傳。而於藝文目下。但注有傳二字。乃爲得體。今又不免反客而爲主矣。已上諸條。極知瞽蒙之見。無當采擇。且不自揣。而爲出位之謀。是以瑣屑不敢瀆陳。然旣承詢及。不敢不舉其大略也。

覆崔荊州書

前月過從。正在公事旁午之際。荷蒙賜贖贈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達官場。緩急情事。屢書冒瀆。抱慚無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纜匆忙。未及開視。曾拜書俟。旋省申覆。舟中無事。亦粗一過目。則歎執事明鑒。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見。送志稿時。執事留日無多。卽云志頗精當。內有訛錯。亦易改正。數

語卽爲定評。今諸摺紳磨勘月餘。簽摘如麻。甚至屢加詆詰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慚無地。然究竟推敲。不過職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顛倒錯落。文徵碑記一卷。時代不按先後。誠然牴牾。然較書如仇。議禮成訟。辦書之有簽商往復。亦事理之常。否則古人不必立較讐之學。今人修書。亦不必列較訂參閱之銜名矣。況職官科目二表。實有辦理錯誤之處。亦有開送冊籍。本不完全之處。文徵則因先已成卷。後有續收。以致時代有差。雖曰舛誤。亦不盡無因也。而諸紳指摘之外。嚴加詆訶。如塾師之於孺子。官長之於胥吏。則亦過矣。況文理果係明通。指摘果無差失。鄙人何難以嚴師奉之。今開卷第一條。則凡例原文云。方志爲國史要刪。語本明白。要刪猶云刪要。以備用爾。語出史記。初非深僻。而簽爲要典。則是國史反藉方志爲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文徵二聖祠記。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頃復活。化卽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簽立化句云有誤。否則下文復活無根。由此觀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訶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職官科目之表。舛誤自應改正。然職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旣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逐一分格。則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漢書百官表。以三十四官併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內各注名目。最爲執簡馭繁之良法。今簽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通部一例。偶因碑記編次舛誤。自應簽駁改正可也。今簽忽云學校之記當前。署廡列後。寺觀再次於後。則一體之中。又須分類分

類未爲不可。然表奏序論詩賦諸體。又不分類。亦不簽改。則一書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觀之。其人於書之體例。原不諳習。但知信口詈罵。不知交際有禮義也。其餘摘所非摘。駁所非駁之處甚多。姑舉一二以概其餘。則諸紳見教之簽。容有不可盡信者矣。荆志風俗。襲用舊文。以謂士敦廉讓。今觀此書簽議出於諸紳。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實。而於體例。又不知款目前後編次。一味橫肆斥罵。殆於庸妄之尤。難以語文風士習矣。因思執事數日之間。評定志稿得失。較諸紳彙集多日。紛指如麻。爲遠勝之。無任欽佩之至。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而鄙人又逼歸期。俟明歲如簽聲覆。以聽進止可耳。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馮君弼方官寧紹台兵備道也。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余言史事。輒盛氣凌之。見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志不貴古雅。余撰汾州諸志。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夫志以攷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余曰。余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須隨俗。則世俗人皆可爲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爲集衆啓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爲也。攷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

在人人得而攷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則如余所見。攷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苟誤。是通部之書皆誤矣。名爲此府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謂沿革誤。而通部之書皆誤者。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古事誤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至若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者。以及與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覈實可稽。斷無誤於沿革之失攷。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馮君曰。方志統合古今。乃爲完書。豈僅爲三數百年以內設邪。余曰。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則遷書雖誤。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餘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耶。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爲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搆造爾。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無。夫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搆造。特寬爲之計爾。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

也。若云但攷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攷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馮君恍悟曰。然。戴拂衣徑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也。舊志人物門類。乃有名僧。余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以爲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蹟。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蹟。庸史不解此捫例也。余曰。古蹟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爲專門。古蹟而立專門。乃統志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爲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爲人。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且人物倣史例也。史於姦臣叛賊。猶與忠良並列於傳。不聞不以爲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以古蹟爲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爲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墓。而人物爲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

爲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大名自併魏。移治府城。號稱畿南衝要。而縣志尙未裒合成。書文獻之徵。闕焉未備。余有志蒐羅。下車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與鄉縉紳討論商榷。采取兩縣舊志。參互攷訂。益以後所見聞。彙輯爲編。得圖說二篇。表二篇。志七篇。傳五篇。凡一十六篇。而敘例目錄。

之列於卷首。雜采綴記之附於卷末者不與焉。五十年春正月書成。會余遷河間府同知。尋以罣誤免官。羈迹舊治。而繼爲政者休寧吳君。自隆平移治茲縣。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而大雅擅文。所學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逆於心。因以志稿屬君訂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爲志之由而質之。吳君曰。往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余論修志事。章君所言。與今之修志者異。余徵其說。章君曰。郡縣志乘。卽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誤倣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爲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寶書。是其義矣。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卽後世圖經所由倣也。是方志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余曰。圖經於今。猶可攷乎。章君曰。古之圖經。今不可見。閒有經存圖亡。如吳郡圖經。高麗圖經之類。約略見於羣書之所稱引。如水經地志之類。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冊。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統志書。其總彙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書。本無文理。學者所不屑道。統彙之書。則固地理專門。而人物流寓。形勝土產。古蹟祠廟諸名目。則因地理而類撮之。取供文學詞章之所採用。而非所以爲書之本意也。故形勝必用駢儷。人物節取要略。古蹟流連景物。祠廟亦載游觀。此則地理中之類纂。而不爲一方文獻之徵。甚皎然也。余曰。然則統志之例。非與閻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不當載人物者。其

言洵足法與。章君曰：統志扞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爲非也。元和郡縣之志，篇首各冠以圖，圖後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經緯之外，無旁綴焉。此圖經之本質也。太平寰宇之記，則入人物藝文，所謂踵事而增華也。嘉熙方輿勝覽，侈陳名勝古蹟，游覽辭賦，則逐流而靡矣。統志之例，補寰宇之賸義，刪名勝之支辭，折衷前人，有所依據。閻氏從而議之過矣。然而其體自有輕重，不可守其類纂名目，以備一方文獻之全，甚曉然也。余曰：古之方志，義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與後代割據之雄，大抵國自爲制，其體固不侔矣。郡縣之世，則漢人所爲，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偏而不備，且流傳亦非其本書矣。今可見者，宋志十有餘家，雖不能無得失，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則史氏家法猶存。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取爲全志，儼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餘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吳郡志，羅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羅志蕪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詳，其所蔽也。羅志意存著述，范志筆具剪裁，其所長也。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知剪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鬱而不暢，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韓氏朝邑之志，其顯者也。何爲文人習氣？蓋倣韓退之畫記，而敍山川物產，不知八書十志之體，不可廢也。倣柳子厚先友記，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傳之例，不可忘也。蓋村塾講習，亦知所謂古文詞者，推尊韓柳，故其所見如是。自謂遠出於流俗矣，而不知文集無當於史裁也。等而下者，更無論矣。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後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

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託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文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是以貴專家焉。專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都里坊表名勝。皆當彙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賓主之義也。知方志爲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志爲史部要刪。則胥吏案牘。文士綺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此則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徵。則縣志取焉。縣志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志。則荒略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故實始於誤。做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盡也。然於志事。實不敢掉之以輕心焉。二圖包括地理。不敢流連名勝。侈景物也。七志分別綱目。不敢以附麗失倫。致散渙也。二表辨析經緯。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蕪穢也。五傳詳具事實。不敢節略文飾。失徵信也。鄉薦紳不余河漢。勤勤討論。勒爲斯志。庶幾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謂。誤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專家。則余謝不敏矣。

爲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爲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爭衡。必得黔中。以爲橐籥。所謂旁攝溪蠻。南通

嶺嶠。從此利盡南海者也。後漢嘗移荊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內。千里晏然。隋唐以來。益爲全楚。關鍵。五季馬氏既併朗州而後。屹然雄視諸鎮。莫敢與抗矣。蓋北屏荊渚。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爲控要之區。不其然歟。我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大湖南北。皆爲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滿洲將軍駐防荊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後雖分湖南北爲兩部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於一。余承乏兩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割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饜。惻愍吏也。六條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志輯於康熙九年。故冊荒陋。不可究詰。百餘年之文獻。又邈焉無徵。於是請事重修。余謂此能知其大也。雖然。方志徧寰宇矣。賢長吏知政貴有恆。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尙體要。猥蕪雜濫。無譏焉耳。卽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辭采。學士侈其蒐羅。而於事之關於經濟。文之出於史裁。則未之議也。會稽章典籍學誠。游於余門。數爲余言。史事鞏然有當於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爲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凡書二十四篇。爲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爲攷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爲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姓名。爲略者一。爲傳者七。采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俗志附會古蹟。題詠八景。無實靡文。概從刪落。其有記序文字。歌詠篇什。足以攷證事實。潤色風雅。志家例錄爲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別撰文

徵七卷。自爲一書。與志相輔而行。其搜剔之餘。崎言脞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爲叢談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區分類別。所以辨明讖職。歸於體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夫志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爲山鎮。漸潛滄浪之爲川澤。悠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末俗。爰求前蹟。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於漢世。李習之溫簡輿其人。興水利於唐時。因地制宜。隨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考古卽以徵今。而平日討論。不可以不豫也。蓋政之有恆。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爲求治理者法焉。

爲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荊州富於禹貢職方。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而衝要巖劇於前明。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於湖北部內十一府州。猶爲重望云。三代畫州。荆域袤延且數千里。無可言也。漢分南郡。荊州所部。蒯越說劉表曰。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六朝爭劇於蕭梁。五季稱雄於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幘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興。路爲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彼時王國所封。蔚爲都會。我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於是荊州所部。止於七縣。然而形

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衝。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至於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兵民不擾。漕兌互抵。轉餉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築。視昔爲重。乾隆戊申。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天子南顧疇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蒞。發帑二百萬金。鉅工大役。次第興舉。余於是時奉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惴。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詔旨。咨於羣公。詢於寮案。羣策材力。幸無隕越。而億兆生靈。皆蒙愷澤。而出於昏墊。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爲後持循。旋以事去。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於斯志。蓋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荆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宏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懷有荆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攷。遺文逸句。猶時見於羣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荊州府志。僅見著錄。而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物詳於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爲主。藝文乃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隸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做選例。以輯文徵。自云志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爲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采輯之餘。

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爲志餘。亦非史法。今乃別爲叢談一書。鉅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昔羅願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識。與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復商榷。時亦取衷於余。余故備悉其始末。而敘於卷端。

爲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石首爲荊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趙宋改治。調弦易名建寧。尋遷繡林山左。復名石首。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歷明至今。文物聲名。爲荆部稱盛。縣志不修。近六十年。舊志疏脫。詮次無法。又闕數十年之事實。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余撰輯通志。檄徵州縣志書。乃論次其縣事。犁剔八門。合首尾爲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余爲之序。余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夫爲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近日爲州縣志者。或胥吏案牘。蕪穢失裁。或景物題咏。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尙無條貫。而其事轉能秩然得敘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數十。括以八門。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首曰編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爲綱也。次曰方輿。攷地理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蹟。以類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

度立也。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驛兵防之隸於司馬。皆洪範八政之經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傳矣。次曰選舉。辟才俊也。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攷獻。皆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爲乘時之要務也。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標榜爲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蓋人物爲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爲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後可以法當世也。部分爲八。亦旣綱舉而目張矣。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編首。餘文賸說。綴於簡末。別爲篇次。不入八門。始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乃知方志爲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爲長吏飾儒雅之名也。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今縣治形勢。實爲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羣山湧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爲治。夫撫馭必因形勢。爲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後人相仍如縣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諸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爲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爲足表聲譽。是則雖爲一縣之志。卽王君一人之治書也。古之良吏。莫能尙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焉。

書吳郡志後

范成大吳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野。曰戶口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

寨曰官宇曰倉庫而場務附焉曰坊市曰古蹟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塚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攷證曰雜詠曰雜志篇首有紹定二年汴人趙汝談敘言石湖志成守具本欲刻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莫敢刻遂藏學宮紹定初元廣德李侯壽朋以尙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從其家求遺書校學本無少異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闕遺訂其誤僞而不自別爲續焉又曰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成周南厚三人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載所爲書篇目可攷云云其爲人所推重如此今學者論宋人方志亦推羅氏新安志與范氏吳郡志爲稱首無異辭矣余諦審之文筆亦自清簡後世方志庸猥之習彼時未開編次亦爾雅潔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自沿革城池職官題名之屬皆有郡而無縣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開及署中亭臺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體參差不一律此則當日志例與近日府志之合州縣志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別有專篇討論其事此固可無論也第他事詳郡略縣稱其體例可也沿革有郡無縣則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吳郡之舊稱冠全志而不知其謬也且沿革敘入宋代則云開寶元年吳越王改中吳軍爲

平江軍。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攷史是時改蘇州矣。而志文不著改州。下突接云。政和三年。陞蘇州爲平江府。上無蘇州之文。忽入陞州爲府。文指亦不明矣。通體采摭史籍。及詩文說部編輯而成。仍注所出於本條下。是足爲纂類之法。卻非著作體也。風俗多摭吳下詩話。閒亦攷訂方音是矣。徐祐輩九老之會。章帖輩耆英之會。皆當日偶爲盛事。不當入風俗也。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宇。旣入縣記。而學校兼志府縣之學。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倫。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不入牧守題名本類。而附見官宇之後。亦非法度。提點刑獄題名。皆大書名姓於上。而分注出身。與來去年月於下。提舉常平鹽茶。皆大書官階名姓於上。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亦於體例未畫一也。牧守載有名人。而題名反著於後。是倒置矣。官吏不載品制員額。而但取有可傳者。亦爲疏略。功曹掾屬。與令長相間雜次。亦嫌令長之名在縣記之先也。古蹟與祠廟。官宇。園亭。塚墓。宮觀。寺。山川等。頗相混亂。別出虎邱一門於山之外。不解類例牽連。詳略互注之法。則觸手皆荆棘矣。人物不自撰著。裁節史傳。亦纂類之例也。依次編爲八卷。不用標目分類。尙爲大雅。然如張顧大族。代有聞人。自宜聚族爲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時代亦復閒有顛倒。不如諸陸之萃合一編。前後不亂。豈今本訛錯。非范氏之原次歟。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縱欲嚴其分別。亦當次於人物之後。別其題品可也。今於人物之後。閒以進士題名。土物。宮觀。府郭。寺。郊外。寺。縣記。塚墓。凡十二卷後。忽出仙事以下三門。

遂使物典人事。淆雜不清。可謂擾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搜羅極博。證事亦佳。但干將莫邪屬鏤之劍。吳鴻扈稽之鉤。傳記所載一時神物。亦復難以盡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類矣。奇事一卷。異聞三卷。細勘實無分別攷證。疏而不至於陋。詩賦雜文。既注各類之下。又取無類可歸者。別爲雜詠一門。雖所收不惡。亦頗嫌漫漶無當也。每見近人修志。識力不能裁斷。而又貪奇嗜瑣。不忍割愛。則於卷末編爲雜志。或曰餘編。蓋緣全志分門如布算子。無復別識心裁。故於事類有難附者。輒爲此卷。以作蛇龍之菹。甚無謂也。今觀范氏志末亦爲雜志。則前輩已先導之。其實所載皆有門類可歸。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號之稱謂非法。人氏名號之信筆亂填。蓋宋人詩話家風。大變史文格律。其無當於方志專家。史官繩尺。不待言矣。其所以爲世所稱。則以石湖賢而有文。又貴顯於當時。而翦裁筆削。雖不合於史法。亦視近日猥濫庸妄一流。固爲矯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爲方志之佳。則不確矣。

書姑蘇志後

王鏊姑蘇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爲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風俗。次戶口。次土產。次田賦。次城池。次坊巷。次鄉都。次橋梁。次官署。次學校。次兵防。次倉場。次驛遞。次壇廟。次寺觀。次第宅。次園池。次古蹟。次冢墓。次吳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亂。次宦績。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義。孝友。儒林。文學。卓行。隱逸。薦舉。藝術。雜技。游寓。列女。釋老。凡一十三類。殿以紀異雜事。而

卷次多寡。不以篇目爲齊。名宦分卷爲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爲十。而忠義與孝友合爲一卷。儒林與文學合爲一卷。倉場與驛遞合爲一卷。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總六十卷。亦約略紙幅多寡爲之。無義例也。蘇志名義不正。卽范氏成大以蘇州爲吳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譏王氏不當以蘇州府志爲姑蘇志。所謂貴耳而賤目也。然州縣志乘。古今卒鮮善本。如范氏王氏之書。雖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惡爛之中。猶爲矯出。今本蘇州府志之可取者。多亦緣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然有荒謬無理。不直一笑。雖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斷不出於是者。如發端之三表是也。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縣爲郡邑。其謬不待言矣。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爲目。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無論體例不當。卽其自標郡邑名目。豈不相矛盾耶。且職官有知縣。而沿革無縣名。不識知縣等官。何所附耶。尤可異者。表之爲體。縱橫以分經緯。蓋有同年月而異地。或同世次而異支。所謂同經異緯。參差不齊。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錄。縣之令丞簿尉。橫列爲經。而以朝代年月縱標爲緯。後人欲稽莅任年月。由縱標而得。其時世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或先或後。或在同時。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後。必不同時。則無難列款而書。斷無經緯作表之理。表以州國郡軍府路分格。夫州則蘇州也。國則吳國也。郡則吳郡也。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蘇州府地。先後沿革之名稱。吳國時並無蘇州。稱蘇州時。並無吳郡。稱吳郡時。並無平江路府。旣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則按款羅列。閱者自知。今乃縱橫列表。

忽上忽下。毫無義例。是徒亂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顛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權攝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權攝。猶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卽無權守。有尉卽無攝尉。權攝官與本官。斷無同時互見之理。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虛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爲也。職官列表。當以時制定名。守令之表。當題府縣官表。以後貫前可也。今云古守令表。於文義固無礙矣。至於今守令表。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知縣。名實之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縣官但列知縣。而削丞簿之屬。此何說也。又表有經緯。經緯之法。所謂比其類而合之。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故類之與表。勢不兩立。表則不能爲類。類則無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曉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異制。簡編繁重。畫時代以分卷可也。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爲經。上書鄉會科年爲緯。舉人進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爲名。而又分舉人進士。列爲二表。是分類之法。非比類也。且第進士者。必先得舉人。今以進士居前。舉人列後。是於事爲倒置。而觀者耳目。且爲所亂。又胥吏所不爲也。凡此謬戾。如王氏整號爲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漬於文人習氣。以表無文義可觀。不復措意。聽一時無識之流。妄爲編輯。而不知其貽笑識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與修志也。至於官署建置。亭臺樓閣。所列前人碑記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序述。叛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稱爲州。忽稱爲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爲蘇州。政和五年以後。名爲平江路府。終宋之世。無吳郡名。范志標

題既謬。則志文法度。等於自鄧無譏。王氏不知改易。所謂謬也。又敍自古兵革之事。列爲平亂一門。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賦。坊巷風俗。戶驛兵倉。皆數典之目。宦蹟流寓。人物列女。皆傳述之體。平亂名篇。既不類於書志數典。亦不等於列傳標人。自當別議記載。務得倫序。否則全志皆當改如記事本末。乃不致於不類之譏。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尙非所責於此志也。其餘文字小疵。編摩偶舛。則更不足深求矣。蘇志爲世盛稱。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撫先哲也。

書灤志後

家存灤志四帙。板刻模糊。脫落顛倒。不可卒讀。蓋乾隆四十七年主講永平。故灤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屬余撰輯州志。因取舊志視余。卽其本也。按明史藝文志。有陳士元灤州志十一卷。陳字養吾。湖廣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歷灤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見明志。而史不列傳。應城縣志有傳。而無書目。然縣人。士至今猶侈言之。余少僑應城。求其所著。一無所見。聞前知縣江浦金增。盡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尙稱陳君原本。康熙中知州候紹歧。依例續補。雖十一卷之次。不可復尋。而門類義例。無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會青螺郭公議修許州志。公曰。海內志書。李滄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卽爲灤志。似指陳君原本而言。其書與人。均爲當世盛稱。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議更張也。今觀其書。矯誣迂怪。頗染明中葉人不讀書。而好奇習氣。文理至此。竟不復可言矣。陳君以博瞻稱。而灤志庸妄若

此其他著述不知更何如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贊不可解矣。其書分四篇。一曰世編。二曰疆里。三曰壤則。四曰建置。世編用編年體。倣春秋書法。實爲妄誕不根。篇首大書云。帝嚳氏建九州。我冀分。傳云書者何。志始也。云云。以攷九州分域。又大書云。黃帝逐葷粥。傳云書葷粥何。我邊郡也。又大書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齊餓死於首陽。封召公奭於燕。我燕分。此皆陳氏原編。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魯國之書。臣子措辭。義有內外。故稱魯爲我。非特別於他國之君。且魯史旣以國名。則書中自不便於書國爲魯。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縣之世。天下統於一尊。珥筆爲州縣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穀傳經。出於經師授受。隱微之旨。難以遽喻。則假問答而闡明之。非史例也。州縣之志。出於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隱義待己闡明。而自書自解。自問自答。旣非優伶演劇。何爲作獨對之酬酢乎。且劉氏史通嘗論晉紀及漢晉春秋。力詆前人摩擬。無端稱我。與假設問答。俱在所斥。陳氏號爲通博。獨未之窺乎。國史且然。況州縣志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紕繆。殷祀周年。兩不相蒙。洪範爲箕子。陳疇書法變例。非正稱也。陳氏爲夷齊之故。而改年稱祀。其下與封召公同蒙其文。豈將以召公爲般人乎。且夷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蓋言不受祿。而窮餓以死。非絕粒殉命之謂也。大書識其年歲。不愼甚乎。卽此數端。尙待窺其餘乎。其世編分目爲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興。其稱我朝者。終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題中興者。斷始嘉靖二十九年。實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勝概。曰風俗。曰往蹟。壤則之目有七。曰戶口。

曰田賦。曰鹽法。曰物產。曰馬政。曰兵政。曰驛傳。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學。曰倉庫。曰鋪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樓閣。曰橋渡。曰秩祀。曰寺觀。而官師人物。科目選舉。俱在編年之內。官師則大書年月。某官某人來任。其人有可稱者。卽倣左傳之例。注其行實於下。科目則曰某貢於學。某舉於鄉。某中某榜進士。其有可稱者。亦同官師之例。無則闕之。孝義節烈之得旌者。書於受旌之日。而闡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與夫節孝之婦。貞淑之女。偶不及旌。則無入志之例矣。尤有異者。侯君續陳之志於明萬曆四十七年。大書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注前明年號於下。復大書馮運泰中莊際昌榜進士。又書知州林運聚來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圖。國朝史筆。於書明事。不關於正朔者。並不斥去。天啓崇禎年號。藉曰臣子之義。內本朝而外前明。則旣書天命年號於上。事之在前明者。必當加明字以別之。庶使閱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馮運泰乃明之進士。林應聚乃明之知州。隸於本朝年號之下。又無明字以爲之區別。是直以明之進士知州。爲本朝之科第職官。不亦誣乎。至灤志標題。亦甚庸妄。灤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稱灤志。則閱題簽者。疑爲灤水志矣。然明藝文志以陳士元撰爲灤州志。則題刪州字。或侯紹歧之所爲。要以全書觀之。此等尙屬細事。不足責也。

書武功志後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爲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官師。六曰人物。七

曰選舉。首仿古人著述。別爲篇敍。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後人至欲奉爲修志楷模。可爲倖矣。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志。自以謂高簡矣。今觀其書。蕪穢特甚。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爲高簡邪。志乃史裁。苟於地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蹟。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爲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歷代帝王后妃。史尊紀傳。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說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載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爲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節錄太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刺不可勝詰矣。方志不當僭列帝王。姑且勿論。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爲刪之。以謂後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爲刪之。后妃上自姜姬。下及太姜。何爲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后。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皆有賢名。何爲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爲蕪爲僭。以言識不足也。就其自爲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詰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尤可異者。志爲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璣之圖。乃與輿圖並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夫輿

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璇璣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范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後可也。驀然取以冠首。將武功爲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旣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旣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師志褻貶並施。尙爲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書朝邑志後

韓邦靖朝邑志二卷。爲書七篇。一曰總志。二曰風俗。三曰物產。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志乘之簡。無有過於此者。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瞠乎後矣。康爲作序。亦極稱之。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淨。惟總志於古蹟中。入唐詩數首爲蕪雜耳。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於人。故其爲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猶存時人修志規模。故以志法繩之。疵謬百出。韓氏則更不可以爲志。直是一編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朝邑考。人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爲稍優。然朝邑志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采野史。不攷事實。一謬也。併選舉於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韓太宜。

人張氏自係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爲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臨文不諱。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諱爲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確。就使諱之。而自敍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後人有所攷也。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爲誰。稱其尊屬爲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爲誰之妻母。則是沒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損矣。三謬也。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爲篇。簡策不勝。則別自爲編。識以甲乙。使稽核耳。後人以繪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爲多。故以篇爲文之起訖。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爲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近代則紙冊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爲卷。不過存古名耳。如累紙不須別自爲冊。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爲其本自無義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紙六十餘番。一冊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爲三卷。於義已無所取。朝邑用紙僅十餘番。不足一冊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爲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關文義。何爲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我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書靈壽縣志後

書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書可也。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辭可也。平湖陸氏隴其理學名儒。何可輕議。然不甚深於史學。所撰靈壽縣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則重陸之爲人。而取作

志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書。以謂志家之所矜式。則耳食矣。余按陸氏靈壽縣志十卷。一曰地理。紀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災祥。五曰物產。六曰田賦。七曰官師。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而田賦。藝文。分上下卷。祀典。災祥。物產。均合於一。則所分卷數。亦無義例者也。其書大率簡略。而田賦。獨詳。可謂知所重矣。叙例皆云。士瘠民貧。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士著者不可侈靡。爭競。尤爲仁人愷悌之言。全書大率以是爲作書之旨。其用心真不媿於古循良吏矣。篇末以己所陳。請於上。有所興廢於其縣者。及與縣人傅維雲往復論修志。凡例終編。其興廢條議。固切實有用。其論修志例。則迂錯而無當矣。余懼世人徇名而忘其實也。不得不辨析於後。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紀事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編年而書。是於一縣之中。如史之有本紀者也。紀事可附地理。則舜典可附於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志矣。書事貴於簡而有法。似此依附。簡則簡矣。豈可以爲法乎。建置之篇。刪去坊表。而云所重在人。不在於坊。其說則迂誕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無藉書志以詳。亦莫如孔子。以爲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則闕里之志。可焚毀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猶學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爲別有所重。而不載。是學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觀。刪而不載。以謂闢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鑒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爲闢邪崇正。千百載後。誰復知其爲邪而

闢之耶。況寺觀之中。金石可攷。逸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於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災荒之有振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爲公所。多遴僧道以爲典守。於事大有所賴。往往見於章奏文移。未嘗害於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隘乎。官師選舉。止詳本朝。謂法舊志。斷自明初之意。則尤謬矣。舊志不能博攷前代。而以明初爲斷。已是舊志之陋。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今陸氏明見舊志而刪其名姓。其無理不待辨矣。自古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理勢然也。方志諸家。於前代帝王后妃。但當著其出處。不可列爲人物。此說前人亦屢議之。而其說訖不能定。其實列人物者。謬也。姑無論理勢當否。試問人物之例。統載古今方志。旣以前代帝王后妃列於人物。則修京兆志者。當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此不問而知其不可。則陸志人物之首后妃。殊爲不謹嚴也。至於篇末與傅維雲議。其初不過所見有偏。及往復再辨。而強辭不準於情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略。維雲則謂三代以上。聖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史遷所敘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略。前人史傳文集。荒僻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如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僖祖廟議。不當刊削。其說是也。陸氏乃云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傳於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

之詳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章章於萬世者。曾不一見。孝經論語。文
言繫辭。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見。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此則非陸氏
之本意。因窮於措辨。故爲大言。以氣蓋人。而不顧其理之安。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左傳乃裁取國史爲
之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義與春秋相爲經緯。子產叔向賢而有文。又當國最久。故晉鄭之事。多涉二人
言行。非故詳也。關一國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時。惟相定公爲郟谷之會。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與國事相
關。何嘗不詳載乎。其奔走四方。與設教洙泗。事與國政無關。左氏編年附經。其體徑直。非如後史紀傳之
體。可以特著道學儒林文苑等傳。曲折而書。因人加重者也。雖欲獨詳孔子。其道無由。豈曰以是尊孔子
哉。至謂孝經論語。文言繫辭。不入左傳。亦爲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謬與前說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說。
以不載爲尊。則帝典之載堯舜。謨貢之載大禹。是史臣不尊堯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詠文武。是詩人不
尊周先王也。孔子刪述詩書。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說尙可通乎。且動以孔子爲擬。尤學究壓人故
習。試問陸氏修志初心。其視樂毅曹彬韓維諸人。豈謂足以當孔子耶。又引太史公管晏傳贊有云。吾讀
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可見世所有者。不必詳也。此說稍
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蓋重在軼事故爲是言。且諸子著書。亦不能盡裁入傳。韓非載其說難。
又豈因其書爲世所有而不載耶。文人史傳與入方志藝文。其事又異。史傳本記事之文。故裁取須嚴。而

方志藝文。雖爲俗例濫入詩文。然其法旣寬。自可裁優而入選也。必欲兩全而無遺憾。余別有義例。此不復詳。

姑孰備考書後

姑孰備考八卷。當逵夏之符。玟伯氏所撰。夏君生明季。而終於康熙年間。陶元鼎序其生年甚悉。蓋勵志節。負才學。而疾邪輕世。故遵父遺命。不敢進取。以賈禍也。此備攷一書。則當應聘撰太平府志。直道不容爲忌者中傷。扼之使不得成。因自刪爲備考一書。以俟後世。自命甚重。諸家序言推許。亦極其尊。然細按其書。雖矜南董之直。實乏班馬之裁。儉腹旣少。聞見而胸次亦鮮。條貫首列郡紀三卷。爲古今編年。采取成書。忽標出處。忽無出處。例旣不純。且引用之處。往往昧於古書文理。如辨姑孰在西漢爲丹陽治。所諸書。自可作證。若漢書地志丹陽郡下。首列宛陵。則漢地理志諸郡屬縣。例不必以郡治居首。故凡爲郡治。而列於後者。班氏必注都尉治。以示別通體。如是非止丹陽然也。此疑當日別有先後之義。今不得而知矣。然書例曉然可見。夏君曾不之察。乃云漢書爲東漢之文。故所書如是。則大誤矣。前代之史。皆係後代所成。使可以成書時之制度。卽爲前代之典。則夫子刪書。當以春秋制度攙入唐虞三代矣。似此見解。如何攷訂古今。又如晉唐人作左傳注疏。及唐人作史記正義。所稱圖經。乃當代見行州郡圖經。故直稱圖經。不須標別某代某州某郡圖經。義例然也。後代稱引前朝之書。必須有別。不得漫稱圖經。使人不辨爲

何時何地之書。亦一定理也。今郡紀書周景王八年。楚子伐鳩之事。直書云圖經。舒有鷓鴣岸。杜預曰。舒有鷓尾緒也。此必是唐人史記。及左傳正義中文字。所謂當代見行書也。今不標原引之書。而突稱圖經。一似夏公會經見此書者。又似圖經爲今所現行之制度者。毋乃假借太甚。又明人撰志。摹仿春秋書法。動成笑柄。今郡紀編年。亦用其法。而不綱不目。大書而時有似乎瑣屑。節目而時有似乎苟簡。尤不可通者。書法仿春秋之稱魯爲我。以生長於大清年代之人。而我春秋之吳。已無情理。既我春秋之吳。而又不我西漢與三國之吳。義例又何取耶。姑孰在三國時爲吳丹陽地。書法以後漢昭烈帝。及後帝年號爲綱。而孫吳時事涉太平者。不分別吳國名目。遂以吳事隸於蜀漢編年。文義更不可通。又前代節鎮牧守。皆如法書官。宋以京朝官知州軍事。乃直書某年某官某人知。古人從無此文理也。甚至去其領官。禿書爲某年某人知。尤爲怪誕。明代知府知縣。自是官名。並非京朝官之差遣。今於明代知府。亦與宋官無別。直書爲某人知。更不足供一噓矣。至夏君修府志在順治年間。其志事遭忌中廢。而刪爲備考。又在後矣。今編年訖於萬曆四十七年。大書濟南李若納知。平易仁廉。愛民興士。以詩名家。在任有四品稿。古茂清新。一時赤幟。凡三十二字。不綱不目。語亦庸猥之甚。不知何以絕筆於此。豈又有命意別裁邪。人物列傳二卷。散論韻贊。似仿范書。忽注出處。忽又不注。亦無義例。鄉音集三卷。則其自爲詩也。傳文尙多簡淨。詩亦時有佳致。較族志惡濫之習。尙爲稍優。其可節取者也。然去時事遠矣。

章氏遺書
卷第十五 方志略

例二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上

班固古今人表爲世詬訾久矣。由此觀之。斷代之書。或可無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無人表也。固以斷代爲書。承遷有作。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所列君臣事迹。但畫西京爲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貢。周官五行。羅列春秋戰國。人表之例。可類推矣。人表之失。不當以九格定人。強分位置。而聖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謹嚴之旨。又劉知幾摘其有古無今。名與實舛。說亦良允。其餘紛紛議其不當作者。皆不足爲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與夫仁聖愚智之名。而以貴賤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橫列爲經。而以年代先後。標著上方。以爲之緯。且明著其說曰。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爲後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豈至反爲人詬訾哉。甚矣。千古良法。沈溺於衆毀之餘。而無有精史裁者。爲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馬氏釋史。蓋嘗用其例矣。然馬氏之書。本屬纂類。不爲著作。推其用意。不過三代去今日久。事文雜出。茫無端緒。列爲人表。則一經傳姓名攷耳。且猶貶置班表。不解可爲遷書補隙。又不解擴其義類。可爲史氏通裁。顧曰。人表若爲釋史而作。則亦未爲知類者也。夫通古之史。

所書事蹟多取簡編故實。非如當代紀載。得於耳聞目見。虛實可以互參。而既爲著作。自命專家。則列傳去取。必有別識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盡類以收。同於排纂。亦其勢也。即如左傳中事。收入史記。而子產叔向諸人。不能皆編列傳。人表安可。不至前人行事。雜見傳記。姓名隱顯。不無詳略異同。列傳裁斷所餘。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則略者致譏。挂漏。詳者被謗偏徇。卽後人讀我之書。亦覺闕然少繩檢矣。故班氏之人表。於古蓋有所受。不可以輕議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中

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斷代之史。子言或可無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辭也。斷代無需徵古。何當有人表歟。曰。斷代書不一類。約計蓋有三門。然皆不可無人表也。較於通史。自稍緩耳。有之斯爲美矣。史之有列傳也。猶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經。而次年月。列傳分人而著標題。其體稍異。而其爲用。則皆取足以備經。春秋紀本紀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嘗有列國公子譜矣。治斷代紀傳之史者。僅有班書人表。甫著錄而已。爲叢話所加。孰敢再議人物之條貫歟。夫春秋公子諡族諸譜。杜預名字異同諸錄。馮繼先等治編年者。如彼其詳。而紀傳之史。僅一列傳目錄。而列傳數有限制。卽年表世表。亦僅著王侯將相。勢自不能兼該人物。類別區分。是以學者論世知人。與夫檢尋史傳。去取義例。大抵渺然難知。則人表之不可闕也。信矣。顧氏炎武曰。史無年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列傳旣多。則文繁而事反遺漏。因謂其失始於陳壽。而范沈姚

李諸家咸知於此。顧氏之說可謂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廢。然王公將相。范沈姚李諸史所占篇幅幾何。唐宋之史復立年表。而列傳之繁。乃數倍於范沈諸書。年表何救於列傳之多歟。夫不立人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年。年表猶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爲史家怪笑。不敢復犯。宜其紛紛著傳。如填戶版。而難爲決斷。定去取矣。夫通古之史。所取於古紀載。簡冊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遷史之待補於固。未爲晚也。斷代之史。或取裁於簿書記注。或得之於耳目見聞。勢必不能盡類而書。而又不能必其事之無有。牽聯而及。則縱攬人名區類爲表。亦足以自見凡例。且嚴列傳通裁。豈可更待後之人乎。夫斷代之史。上者如班陳之專門名家。次者如晉唐之集衆所長。下者如宋元之強分抑配。專門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獨斷別裁。集衆所長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參差同異。強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蕪濫猥禁。故曰斷代之史。約計三門。皆不可無人表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議下

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將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謂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於是焉具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無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類人物表焉。而更無所謂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蓋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爲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爲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攝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

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翦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鄙。無譏存而不論可矣。卽有一二矯矯。雅尙別裁。則又簡略其辭。謬託高古。或做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爲痼弊久矣。是以國史寧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夫志者。志也。人物列傳。必取別識心裁。法春秋之謹嚴。含詩人之比興。離合取舍。將以成其家言。雖曰一方之志。亦國史之具體而微矣。今爲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削而不載。又似闕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訟紛然。而私智穿鑿之流。往往節錄本紀。巧更名目。輾轉位置。終無確當。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爲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然旣舉事文歸於其義。則簡冊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類纂也。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先王制作。存乎六藝。明其條貫。天下示諸掌乎。夫書道政事。典謨貢範。可以爲經要矣。而周官器數。不入

四代之書。夏禮殷禮。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蓋政教訓典之大。自爲專書。而人官物曲之細。別存其籍。其義各有攸當。故以周孔經綸。不能合爲一也。司馬遷氏紹法春秋。著爲十二本紀。其年表列傳。次第爲篇。足以備其事之本末。而於典章制度。所以經緯人倫。綱維世宙之具。別爲八書。以討論之。班氏廣爲十志。後史因之。互有損益。遂爲史家一定法矣。昔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謂周禮在魯。左氏綜紀春秋。多稱禮經。書志之原。蓋出官禮。天官未改天文。平準未改食貨。猶存漢書一二名義。可想見也。鄭樵乃云。志之大原。出於爾雅。非其實矣。然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牀疊几。難窺統要。是殆欲以周官職事。經禮容儀。盡入春秋。始稱全體。則夫子刪述禮樂詩書。不必分經爲六矣。夫馬班書志。當其耑始。略存諸子之遺。管子呂覽鴻烈諸家。所述天文地理官圖樂制之篇。采掇制數。運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做也。馬班豈不知名數器物。不容忽略。蓋謂各有成書。不容於一家之言。曲折求備耳。如欲曲折求備。則文必繁蕪。例必龐雜。而事或反晦而不顯矣。惟夫經生策括。類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該。便於尋檢。此則猥陋無足責耳。史家綱紀羣言。將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數。拾給

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禮。意可互求。而例則不可混合者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中

簿書纖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張本。後世又無由而知。則欲攷古制而得其詳。其道何從。曰。叔孫章程。韓信軍法。蕭何律令。皆漢初經要之書。猶周官之六典也。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官府。人可咨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爲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藉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勝矣。萬物之情。各有所極。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牀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何史力尙能存度數哉。然則前代章程故事。將遂聽其亡歟。曰。史學亡於唐。而史法亦莫具於唐。歐陽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窺於典章制度。不可求全於史志也。劉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並倣周官六典。包羅典章。鉅細兼收。書盈百帙。未嘗不曰。君臣事迹。紀傳可詳。制度名數。書志難於賅備。故修之至汲汲也。至於宋初。王氏有唐會要。五代會要。其後徐氏更爲兩漢會要。則補苴前古。括代爲書。雖與劉杜之典同源異流。要皆綜核典章。別於史志。義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爲典要。旣已如彼。後人修唐宋書。卽以其法。紀綱唐宋制度。使與紀傳之史相輔而行。則春秋周禮。並接源流。奕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歐陽述唐

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數。而猥加羅列。則亦不善度乎時矣。成謂通典會要之書。較馬班書志之體。爲加詳耳。其於器物名數。亦復不能甄綜賅備。故攷古者不能不參質他書。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攷證也。如欲皆存而無裁制。則岱岳不足供藏書。滄溟不足爲墨瀋也。故爲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存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爲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議下

掌故之原。始於官禮百官。具於朝廷。則惟國史書志得而攝其要。國家會典會要之書。得而備其物與數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與掌故乎。曰。部寺監卿之志。卽掌故也。擬於周官。猶夏官之有司馬法。冬官之有攷工記也。部府州縣之志。乃國史之分體。擬於周制。猶晉乘。楚檮杌。與魯春秋也。郡縣異於封建。則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職掌。在上頒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較之國史。具體而微。志與掌故。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濶也。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非掌故。蓋無以譏爲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得爲加。雖有愚拙。不能爲損。名勝大邦。與荒僻陋邑。無以異也。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夫治國史者。因推國史以及掌故。蓋史法未亡。而掌故之義不明。故病史也。治

方志者轉從掌故而正方志。蓋志義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墜。修其掌故則志義轉可明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簡略爲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識也。但知詳備爲掌故。則皆史優爲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蓋有義焉。所謂操約之道者此也。而或誤以併省事迹。刪削文字。謂之簡也。其去古人。不亦遠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別裁。或詳人之所略。或棄人之所取。初無一成之法。要讀之者美愛傳久而恍然見義於事文間。斯乃有關於名教也。然不整齊掌故。別爲專書。則志亦不能自見其意矣。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文安宰幣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踴躍。僕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有不然處。還相告也。一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爲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志。本二體也。今之修志。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志。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既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志之公稱矣。竊思志爲全書總名。則皇恩慶典。當錄爲外紀。官師銓除。當書爲年譜。典籍法制。則爲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爲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既無僭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爲勅制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勑。則削而不存可也。詳贍明備。整齊畫一。乃可爲國史取材。否則總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

又何裨焉。一今世志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爲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附。甚而風雲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亦皆入焉。此姑無論是非。即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例。非復志乘之體矣。夫既志藝文。當倣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撰書籍。分其部彙。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攷據。或可爲館閣讐校取材。斯不失爲志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隍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咏。則附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志。賈誼鼂錯諸疏入食貨志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於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於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於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誌傳贊之屬。核實無虛。已有定論。則既取爲傳文。如班史仍史記自序。而爲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爲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一凡捐資修志。開局延儒。實學未聞。凡例先廣。務新耳目。頓易舊書。其實顛倒狙公。有何真見。州郡立志。倣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尙貴真實。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餼脯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後凌前替。修新志者。襲舊志之紀載。而減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既出。史記卽付祖龍。歐宋成書。舊唐遂可覆甕。與僕以謂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卽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爲剗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

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後人矣。一志之爲體。當詳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載。百不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爲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日錄真跡。彙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今旣無及。當建言爲將來法也。一志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誌壽文。可以漫爲浮譽。悅人耳目者。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託作傳。全無徵實。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爲。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志書。從無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懼後患之虛心爾。僕謂譏貶原不可爲。志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寬隱彰之意。固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爲事也。一史志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況天地開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每見文人修志。凡景物流連。可聘文筆。典故攷訂。可誇博雅之處。無不津津累牘。一至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則寥寥數筆。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詳。使觀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竊謂邑志搜羅。不過數十年。采訪不過百十里。聞見自有真據。宜加意采輯。廣爲傳述。使觀者有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當取窮鄉僻壤。畸行奇節。子孫困於無力。

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獎者。蹤跡既實。務爲立傳。以備采風者。觀覽庶乎善善欲長之意。已上六條。就僕所見。未敢自謂必然。而今世刻行諸志。誠有未見其可者。丈夫生不爲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謂修志。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注勤事攷成。下不過苟資館穀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啓奔競。文士得之以舞曲筆。主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牴牾。則其於修志事。雖不爲亦可也。乃如足下負抱史才。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向與僕往復商論。窺兄底蘊。當非苟然爲者。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致幣敦請。自必一破從前宿習。殺青未畢。而觀者駭愕以爲搢特。又豈一邑之書。而實天下之書矣。僕於此事無能爲役。辱存商榷。陳其固陋之衷。以庶幾螢燭增輝之義。兄其有以進我乎。

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日前敬籌未議。薄殖淺陋。猥無定見。非復冀有補高深。聊以塞責云耳。乃辱教答。借獎有加。高標遠引。辭意摯懇。讀之真媿且畏也。足下負良史才。博而能斷。軒視前古。意志直欲駕范軼陳。區區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股。乃才大心虛。不恥往復下問。鄙陋如僕。何以副若谷之懷耶。前書粗陳梗概。過辱虛譽。且欲悉詢其詳。僕雖非其人。輒因高情肫摯之深。不敢無一辭以覆。幸商擇焉。一體裁宜得史法也。州縣志乘。混雜無次。既非正體編分。紀表亦涉僭妄。故前書折衷立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體爲主。所以避僭史之嫌。

而求紀載之實也。然虛名宜避國史。而實意當法古人。外紀年譜之屬。今世志乘。百中僅見一二。若考之與傳。今雖渾稱志傳。其實二者之實。未嘗不載。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體多失之繁碎。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考之爲體。乃倣書志而作。子長八書。孟堅十志。綜核典章。包函甚廣。范史分三十志。唐書廣五十篇。則已浸廣。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餘。議者譏爲科吏檔冊。然亦僅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縣志書。多分題目。浩無統攝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俱地理志中事也。戶口。賦役。征權。市糴。俱食貨考中事也。災祥。歌謠。變異。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賀。壇廟。祀典。鄉飲。賓興。俱禮儀志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類推。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彙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瑣繁碎。不啻市井泉貨注簿。米鹽凌雜。又何觀焉。或以長篇大章。如班固食貨。馬遷平準。大難結構。豈知文體既合史例。即使措辭如布算子。亦自條理可觀。切實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好爲繁瑣也。一成文宜標作者也。班襲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於鈔錄成文。至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襲善。志爲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應標於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

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按引舊文。自足以議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綴序引。後附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協。莫如直倣東漢之例。標出論曰序曰之體爲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直入本文。不加標目。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一傳體宜歸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志。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志。人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卽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攷證。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顯。太常議諡。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其幽獨之士。貞淑之女。幸邀旌獎。按厥檔冊。直不啻花名卯冊耳。必待下詔纂修。開館投牒。然後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不詳備。則日後何由而證也。夫傳卽史之列傳體爾。儒林游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啓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非若後世志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志曰輜軒實錄。宜詳於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則於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恢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旣寬。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

入之。但以庸濫徇情爲戒。不以篇幅廣狹爲拘。乃屬善之善耳。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別於敘事之文。並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范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於傳志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倣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後。屋下架屋。斯爲多文。自後相沿。製體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僕則以爲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軒輊。亦不得故恣弔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一典章宜歸詳悉也。僕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爲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苟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志。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況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今志多刪不載。未知所謂。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後以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人刻僞蘇注。杜詩。其不可強通者。則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後人覺其僞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注。然則如司馬潛虛。自加象傳。又何如耶。志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攷顛末。則可自注。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志體所宜爾。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志。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覩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采輯之也。史體縱

看志體橫看。其爲綜核一也。然綜核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於士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爲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爲銓次。鉅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諺證謠。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爲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於湖廣通志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宋撫軍聘邵昆陵。修明文錄外。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僕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卽此一端。亦可類及。何如略倣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證。可資攷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爲一邑之書。與志相輔。當亦不爲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爲者。盍乘閒爲當事告焉。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擲於劉向分彙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爲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闕此傳。自范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後史因之。遂爲定則。然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爲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閩秀才婦。道姑仙女。永無入傳之例矣。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媵。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卽下至施旦。亦皆附焉。列之爲義。可爲廣矣。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爲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獎之名。其正載之外。苟有才

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而苟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歎云。狂瞽之言。幸惟擇之。醉中草草。勿罪。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

辱示文選義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復。夫踵事增華。後來易爲力。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搦。與馬遷略同。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猶天漢視先秦略已。周則略之略已。五帝五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兼八代史記采三古。而又當勑事。故例疏而文約。文苑文鑑。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隋。則續昭明之未備。文鑑之併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猶班固地志之兼采職方禹貢。隋書諸志之補述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益。固無不可耳。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參互攷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量。讀書者但當采掇大意。以爲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來書云。得兄所論文選義例。甚以爲不然。文章一道。所該甚廣。史特其中一類耳。選家之例。繁博不倫。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擬之。若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蕭唐諸選。削趾適履。求其一

得符合。將毋陳大士初學時文。而家書悉裁爲八股式否。東西兩京文字。人選寥寥。而班范兩史排纂。遂爲定本。惟李陵塞外一書。班史不載。使近齊梁小兒。果選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選之不逮乎。編年有綱目。紀傳有廿一史。歷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復思配以文選。連牀架屋。豈爲風雲月露之辭。可以補柱下之藏耶。選事倣於六朝。而史體亦壞於是。選之無裨於史明矣。攷鏡古今。論列得失。在乎卓犖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婦歎。均可觀采。豈皆與史等哉。昔人稱杜甫詩史。而楊萬里駁之。以爲詩經果可兼尙書否。兄觀書素卓犖。而今言猶似牽於訓詁綵者。僕竊不喜。或有不然。速賜裁示。

惠書甚華而能辨。所賜於僕。豈淺鮮哉。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虛。故敢以書報。文章一道。體製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雜出。惟用所適。豈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若云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占其一類。則類將不勝其繁。伯夷屈原諸傳。夾敘夾議。而莊周列子之書。又多假敘事以行文。兄以選例不可一概。則此等文字。將何以畫分乎。經史子集。久列四庫。其原始亦非遠。試論六藝之初。則經日本無有也。大易非以聖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書與春秋。兩史籍耳。詩三百篇。文集耳。儀禮周官。律令會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餘四者。均隸柱下之籀。而後人取以致證古今得失之林。未聞沾沾取其若綱目紀傳者。而專爲史類。其他體近繁博。遽不得與於是選也。詩亡而後春秋作。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士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

而參互攷驗。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滕。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兩京文字入選甚少。不敵班范所收。使當年早有如選文苑其人。裁爲大部盛典。則兩漢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體壞於六朝。自是風氣日下。非關文選。昭明所收過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顧斤斤畫文於史外。其見尙可謂之卓犖否。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故駁詩史之說。以兄之卓見而感之何哉。

修志十議 呈天門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則易覈。時近則迹真。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託。有五難。清晰天度難。攷衷古界難。調劑衆議難。廣徵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有八忌。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尙文辭。忌粧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有四體。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要簡。要嚴。要覈。要雅。今擬乘二便。知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以歸四要。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爲十條。先陳事宜。後定凡例。庶乎畫宮於堵之意云。一。議職掌。提調專主決斷。是非總裁專主筆削文辭。投牒者敍而不議。參閱者議而不斷。庶各不相侵。事有專責。二。議攷證。邑志雖小。體例無所不備。攷核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所有應用之書。自省府鄰境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獻錄。一統志聖祖仁皇帝御纂方輿路程圖。大清會典賦役全書之屬。俱須加

意采訪。他若邑紳所撰野乘。私記文編。稗史家譜圖牒之類。凡可資搜討者。亦須出示徵收。博觀約取。其六曹案牘。律令文移。有關政教典故。風土利弊者。概令錄出副本。一體送館。以憑詳慎銓次。庶能鉅細無遺。永垂信史。三議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貴辨真僞。凡舊志人物列傳。例應有改無削。新志人物。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櫃。核實無虛。送館立傳。此俱無可議者。但所送行狀。務有可記之實。詳悉開列。以備采擇。方準收錄。如開送名宦。必詳曾任何職。實與何利。實除何弊。實於何事有益國計民生。乃爲合例。如但云清廉勤慎。慈惠嚴明。全無實徵。但作計薦考語體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開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開列著有何書。見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何經。何等著作。有關名教。孝友。亦必開明於何事。見其能孝能友。品雖毋論庸奇。偏全要有真迹。便易采訪。否則行皆曾史。學皆程朱。文皆馬班。品皆夷惠。魚魚鹿鹿。何以辨真僞哉。至前志所收人物。果有遺漏。或生平大節。載不盡詳。亦準其與新收人物。一例開送。核實增補。四議徵文。人物之次。藝文爲要。近世志藝文者。類輯詩文記序。其體直如文選。而一邑著述目錄。作者源流始末。俱無稽攷。非志體也。今擬更定凡例。一倣班志。劉略。標分部彙。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爲他日館閣校讐取材。斯則有裨文獻耳。但藝文入志。例取蓋棺論定。現存之人。雖有著作。例不入志。此係御纂續考館成法。不同近日志乘。掇拾詩文。可取一時題咏。廣登尺幅者也。凡本朝前代學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業。無論經史子集。方技雜流。釋門道藏。圖書譜牒。帖括訓詁。均得淨

錄副本投櫃送館以憑核纂。然所送之書須屬共見共聞。卽未刻行亦必論定成集者。方準收錄。倘係鈔撮稿本。畸零篇頁。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概不入編。庶乎循名責實之意。惟舊志原有目錄。而藏書至今散逸者。仍準入志。而於目錄之下。注一亡字以別之。五議傳例。史傳之作。例取蓋棺論定。不爲生人立傳。歷攷兩漢以下。如非有先生李赤諸傳。皆以傳爲游戲。巧者橐駝之作。則借傳爲議論。至何蕃方山等傳。則又作貽贈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爲生人作傳。其實非史法也。邑志列傳。全用史例。凡現存之人。例不入傳。惟婦人守節。已邀旌典。或雖未旌獎。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統得破格錄入。蓋婦人從一而終。無他志。其一生責任已畢。可無更俟沒身。而此等單寒之家。不必盡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縉紳。或在窮鄉僻壤。子孫困於無力。以及偶格成例。今日不予表章。恐後此修志。不免遺漏。故搜求至汲汲也。至去任之官。苟一時政績卓然可傳。輿論交推。更無擬議者。雖未經沒身論定。於法亦得立傳。蓋志爲此縣而作。爲宰有功此縣。則甘棠可留。雖或緣故被劾。及鄉論未詳。安得沒其現施事迹。且其人已去。卽無諛頌之嫌。而隔越方州。亦無遙訪其人存否之例。惟其人現居本縣。或現陞本省上官。及有統轄者。仍不立傳。所以遠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議耳。其例得立傳。人物投遞行狀。務取生平大節。合史例者。詳慎開載。纖瑣釘飯。凡屬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誕。義非懲創。或託神鬼。或稱奇夢者。雖有所憑。亦不收錄。庶免鳧覆羊鳴之誚。六議書法。典故作考。人物作傳。二體去取。均須斷制盡善。有體有要。乃屬不刊之書。可爲後人

取法。如考體但重政教典禮。民風土俗。而浮誇形勝。附會景物者。在所當略。其有古蹟勝概。確乎可憑。名人題咏。卓然可紀者。亦從小書分注之例。酌量附入。正考之下。所以釐正史體。別於稗乘耳。蓋志體譬之治室。廳堂甲第。謂之府宅可也。若依巖之構。跨水之亭。謂之別業。可謂之正寢。則不可。玉塵絲繖。謂之仙服。可謂之紳笏。則不可。此乃郡縣志乘。與臥游清福。諸編之分別也。列傳亦以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儒林卓行爲重。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次之。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蹟。科目而無可著之業。於法均不得立傳。蓋志屬信史。非如憲綱冊籍。一以爵秩衣冠爲序者也。其不應立傳者。官師另立歷任年譜。邑紳另有科甲年譜。年經月緯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辭填入。卽其中有應立傳者。亦不必更於譜內注明有傳字樣。以昭畫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則紀官師者。既有職官志。以載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載歷任政績。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頌。政績序記者。又收入藝文志。記邑紳者。既有科目志。又有人物志。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行業爲兩志。而其行業。有見於誌銘傳誄者。則又收入藝文志。一人之事。疊見三四門類。於是或於此處注傳見某卷。於彼處注詳見某志。字樣紛錯。事實倒亂。體裁煩碎。莫此爲甚。今日修志。尤當首爲釐定。一破俗例者也。七。議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實。非尙文辭。苟於事實有關。卽胥吏文移。亦所采錄。況上此者乎。苟於事實無關。雖班揚述作。亦所不取。況下此者乎。但舊志藝文所錄文辭。今悉散隸本人本事之下。則篇次繁簡不倫。收入考傳方幅之內。其勢不無刪潤。如恐嫌似勦襲。則於本文之上。

仍標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至標題之法。一倣史漢之例。史漢引用周秦諸子。凡尋常刪改字句。更不識別。直標其辭曰三字領起。惟大有刪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字別之。若賈長沙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倣此。然諸文體中。各有應得援引之處。獨詩賦一體。應用之處甚少。惟地理考內。名勝條中。分注之下。可載少許。以證靈傑。他若抒寫性靈。風雲月露之作。果係佳構。自應別具行稿。或入專主選文之書。不應撻入史志之內。方爲得體。且古來十五國風。十二國語。並行不悖。未聞可以合爲一書。則志中盛選詩詞。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徵引歌謠之處。又不在其列。是又卽左國引諺徵謠之義也。八議裁制。取藝文應載一切文辭。各歸本人本事。俱無可議。惟應載傳志行狀諸體。今俱刪去。仍取其文裁入列傳。則有難處者三焉。一則法所不應立傳。與傳所不應盡載者。當日碑銘傳述。或因文辭爲重。不無濫收。二則志中列傳。篇幅無多。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全錄原文。則繁簡不倫。刪去事蹟。則召怨取譏。三則取用成文。綴入本考本傳。原屬文中援引之體。故可標作者姓名。及其辭曰三字。以歸徵引之體。今若卽取舊傳。裁爲新傳。則一體連編。未便更著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馬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一句。標清賓主。蓋史公自序。原非本傳。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若孝武以前紀傳。全用史記成文者。更不識別。則以紀卽此紀。傳卽此傳。贊卽此贊。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樣也。今若違同此例。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必有勦襲雷同之謗。此三端者。決無他法可處。惟有大書分注之

例。可以兩全。蓋取彼舊傳。就今志義例。裁爲新傳。而於法所應刪之事。未便遽刪者。亦與作爲雙行小字。併作者姓氏及刪潤之故。一體附注本文之下。庶幾舊志徵實之文。不盡刊落。而新志謹嚴之體。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尙合謹嚴之例者。一仍其舊。以見本非好爲更張也。九議標題。近行志乘。去取失倫。蕪陋不足觀采者。不特文無體要。卽其標題先已不得史法也。如采典故而作考。則天文地理禮儀食貨數大端。本足以該一切細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則分星野占候爲兩志。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爲數篇。連編累牘。動分幾十門類。夫史漢八書十志之例。具在。曷嘗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訪人物而立傳。則名宦鄉賢儒林卓行數端。本不足以該古今人類。而今人每好合併。於是得一逸才。不問其行業如何超卓。而先擬其有何色目可歸。得一全才。不問其學行如何兼至。而先擬其歸何門類。爲重。牴牾牽強。以類括之。夫歷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曷嘗必首標其色目哉。所以然者。良由典故證據諸文。不隸本考。而隸藝文志。則事無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苟簡之差。行狀碑版諸文。不隸本傳。而隸藝文志。則人無全傳。不得不強合焉。以足其款目之數。故志體壞於標題。不得史法。標題壞於藝文。不合史例。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則。又原於勅修郡縣志時。悞做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也。夫志州縣與志名山不同。彼以形勝景物爲主。描摩宛肖爲工。崖顛之碑。壁陰之記。以及雷電鬼怪之跡。洞天符檢之文。與夫今古名流游覽登眺之作。收無子遺。卽徵輿博。蓋原無所用史法也。若夫州縣志乘。卽當時一國之書。民人社稷。政

教典故所用甚廣。豈可與彼一例。而有明以來。相沿不改。故州縣志乘。雖有彼善於此。而卒鮮卓然獨斷。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當一破夙習。以還正史體裁者也。十議外編廿一史中紀表志傳四體而外。晉書有載記。五代史有附錄。遼史有國語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圖式。所用雖各不同。要皆例以義起。期於無遺無濫者也。邑志猥并錯雜。使同稗野小說。固非正體。若遽以國史簡嚴之例處之。又非廣收以備約取之意。凡事屬瑣屑。而不可或遺者。如一產三男人。壽百歲。神仙蹤跡。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傳。雖非史體所重。亦難遽議刊落。當於正傳之後。用雜著體。零星紀錄。或名外編。或名雜記。另成一體。使纖夥釘。先有門類可歸。正以釐清正載之體裁也。謠歌諺語。巷說街談。苟有可觀。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門胡明府議修縣志。因作此篇以附商榷。其論筆削義例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而此議前五條。則先事之事宜。有彼書所不及者。若彼書所條。此議亦不盡入。則此乃就事論事。而餘意推廣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論俗例拘牽之病。此較前書爲暢。而藝文一志。反覆論之。特詳。是又歷攷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爲是拔本塞源之論。而斷行新定義例。初非好爲更張耳。閱者取二書而互攷焉。從事編纂之中。庶幾小有裨補云。自跋

嗚呼藝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負其胸中之奇。至於牴牾掎摭。不得已而見之於文。傷已。乃其所謂文者。往往謁數十年。螢鏡雪案。苦雨淒風。所與刻肝腎。耗心血。而鄭重以出者。曾不數世。而一觚拓落。存沒人閒。冷露飄風。同歸於盡。可勝慨哉。幸而轡軒載筆。得以傳示來茲。然漢史所錄。隋志闕亡者若而人。隋志所錄。唐書殘逸者若干家。崇文總目。中興書目。文淵閣目。上下千年。大率稱是。豈造物忌才。精華欲祕歟。抑所撰述。精采不稱。不足傳久遠歟。而兩漢以下。百家叢脞。雅俗雜揉。猥鄙瑣屑之談。亦具有存者。則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於陵舊志。藝文不載書目。故前人著作未盡搜羅。而本傳附錄生平著書。今亦不少概見。然則斯考所采。更閱三數十年。其散逸遺亡。視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爲諸家惜也。今采摭諸家。勒爲一考。厥類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別有三。曰傳世。曰藏家。俱分隸四部。曰亡逸。別自爲類附篇末。

論曰。近志藝文。一變古法。類萃詩文。而不載書目。非無意也。文章彙次甲乙成編。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證而易詳。文以兼收而大備。故昭明以後。唐有文苑。宋有文鑑。元有文類。括代總選。雅俗互陳。凡以輔正史。廣見聞。昭文章也。第十五國風。十二國語。固宜各有成書。理無可雜。近世多倣國語而修邑志。不聞倣國風而彙輯一邑詩文以爲專集。此其所以愛不忍刪。牽率牴牾。一變藝文成法歟。夫史體尙謹嚴。選事貴博采。以此詩文闌入志乘。已覺繁多。而以選例推之。則又方嫌其少。然則二者自宜各爲成書。交相

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關至鉅。未宜輕議刊置。故今一用古法以歸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刪者。暫隸附錄。苟踵事增華。更彙成書。以裨志之不逮。嗚呼。庶有聞風而嗣輯者歟。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堯水湯旱。聖世不能無災。回星反火。外物豈能爲異。然而石鵠必書。螟蝗謹志者。將以修人事。答天變也。自援神鉤命符識荒唐。遂失謹嚴。而班范所錄。一準劉向洪範之傳。連類比附。證合人事。雖存警戒。未始無附會矣。夫天人之際。聖人謹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災祥。雜出不一。聖人第謹書之。而不與斤斤規合者。應何事。若者應何人。非不能也。蓋徵應常變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牽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災變之不足畏。毋乃欲謹而反怠歟。草木變異。蟲獸禍孽。史家悉隸五類。列按五事。余以爲祥異固有爲而作。亦不必盡然。難以附合者。故據事直書。不分門類。不注徵應。一以年月爲次。人事有相關者。雜見他篇。可自得焉。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闕里備家乘矣。成均輯故事矣。膠庠泮水。寰宇同風。曷事連編采摭。更爲專考。抑自兩漢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學校有興無廢。披水築宮。拂簾拭履。有事則於中講明而施行之。無事則父老子弟於以觀游自淑。而禮法刑政。民彝物則。胥出於是焉。則學校固與吏治相爲表裏者也。典型具在。墜緒茫然。撫鐘鼓而

想音徽。可以蹶然興矣。

